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1nB110

護法錄

明 宋濂著　袾宏輯　錢謙益訂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國初應召大浮屠塔銘
    -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 李大猷傳
    -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峰金公設利塔碑銘
    -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 上天竺慈光玅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 佛心慈濟玅辨大師別峰同公塔銘
    -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淨公塔銘
    -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尚碑銘
    -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 國初大浮屠塔銘
    -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
    -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
    -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
    -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瞽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 住持淨慈禪寺孤峰德公塔銘
    -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 日本夢窗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原禪師道行碑銘
- 元末大浮屠塔銘
    - 妙果禪師塔銘
    -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
    -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銘
- 碑
    -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
    -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 蘇州萬壽禪寺重搆佛殿碑
    - 毗盧寶藏閣碑
    -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 重塑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 官巖院碑
    - 明覺寺碑
    - 麗水陳孝女傳碑
- 記
    - 蔣山廣薦佛會記
    - 跋蔣山法會記後
    -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 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 重建龍興奧源寺記
    -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 蘭溪法海精舍記
    - 仁和圓應庵記
    - 浦陽栖靜精舍記

- 浦陽善應精舍記
- 金華安化院記
- 金華清隱禪林記
- 金華永寧禪庵記
-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 栖雲室記
- 松隱庵記
- 叢桂樓記
- 松風閣記
- 沖默齋記

- 序一
  -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 新刻楞伽經序
  - 新注楞伽經後序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文句引
  -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 寶積三昧集序
  - 傳法正宗記序
  - 重刻護法論題辭
  - 釋氏護教編後記
  - 夾註輔教編序
  -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弓
- 序二
  - 瑞巖和尚語錄序
  - 雪窗禪師語錄序
  - 南堂禪師語錄序
  - 千巖禪師語錄序
  -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贊
  -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敘
  - 用明禪師文集序

    - 水雲亭小稿序
- 序三
    -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 恭跋　御製詩後
    -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 贈令儀藏主序
    -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 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 送允師省母序
    -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 誥
    - 西天僧撒哈咱失里授善世禪師誥
    - 和林國師朵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 贊
    - 血書華嚴經贊
    - 重刻金剛般若尊經序贊
    - 金剛經靈異贊
    - 新刻法華經敘贊
    - 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 寫經為像及血書心經贊
    - 觀音大士觀瀑像贊
    -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 吳道玄觀音贊
    - 魚籃觀音像贊
    - 童真觀音像贊
    -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 龍眠居士畫十八應真相贊
    - 十八大阿羅漢贊
    - 達摩大師贊
    - 高峰妙禪師像贊
    -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 蒲庵禪師畫像贊
    - 全室禪師像贊
    - 約之禪師畫像贊

- 南堂禪師像贊
-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 般若松贊
- 觀音石贊

- 銘
  - 大慈山虎跑泉銘
  -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 惠香寺新鑄銅鐘銘
  - 清淨境亭銘
- 頌
  - 夕佳樓頌
  - 天台教宗圓具圖頌
- 偈
  - 朽室偈
  - 柳庵偈
  - 清齋偈
  -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
  - 雲谷偈
- 說
  - 聲外鍠師字說
  - 報恩說
- 題跋
  - 恭題　賜和托缽歌後
  - 跋新刻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後
  - 跋法華經
  - 跋戒環師首楞嚴經解後
  - 跋金剛經後
  -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 跋金剛經篆書後
  - 題金書法華經後
  - 跋七佛偈後
  - 題錢舜舉應真圖
  - 跋清涼國師所書栖霞碑
  - 題繼絕宗賦太璞詩後
  -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 題江南八景圖後

    -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 題栖雲軒記後
    - 跋佛頂托缽歌諸文後
    - 跋德禪師船居詩後
    - 跋廬阜三笑圖
    - 跋匡廬社圖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宋文憲公護法錄序

謙益恭讀高皇帝御製文集，稽首颺言曰：「天命我祖，統合三教。」大哉！蔑以加矣。已讀故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集，則又嘆曰：「嗟乎！夫憲章聖祖者，舍文憲何適矣？」聖祖稱佛氏之教，幽贊王綱，開國以來，凡所以裁成輔相，設教佑神，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文憲則見而知之，為能識其大者，廣薦之記，《楞伽》、《金剛》之敘，通幽明，顯權實，太聖人之作用存焉。傅有之金鐸振武、木鐸振文，文憲其高皇帝之木鐸與？由文憲以闚聖祖之文，其猶《易》之有翼、《春秋》之有傳也。與聖人之言天也，筭以周髀、測以土圭，而天體見焉。于以憲章聖祖，蓋思過半矣。聖祖現身皇覺，乘願輪以御天，又憲應運而起，典司禁林，輔皇猷而宣佛教。前代以翰林學士為內相，高皇帝不置相，文憲有相道焉？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文憲以大儒應聘君臣之際，史官頌之至今，抑豈知其夙受付囑，開華嚴法界于閣浮提？其為雲龍、風虎，又有大焉者乎？姚恭靖之于成祖，閟現稍異，要皆後天奉時，佐二祖以章明佛乘，日月未改，聖謨洋洋，而儒生掩耳，如塵沙劫事，豈不誖哉？或謂文憲故服習程朱，程朱辭闢佛氏，凜干戎索，何可越也。於戲！聖祖不云乎：「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夫道譬之則日也，聖祖出而日中天矣。程朱見日于牖隙，文憲見日于扶桑，其廣狹至不同量也。生盛明之世，而墨守程朱，終不能仰青天而睹白日。悲夫！文憲集無慮數十本，余搜次其關于佛事者，合諸雲栖所輯，校定付梓而僭為之敘，以諗于世之憲章者，文憲三閱大藏，入海算沙，有如指掌，在儒門中當為多聞總持。至其悟因證地著見，于文字中必有能勘辨之者，固非學人所可得而評騭者也。

萬曆丙辰冬十有一月朔翰林院編脩虞山錢謙益謹序

宋文憲公護法錄目錄

卷之一

國初應召大浮屠塔銘(凡十有三人)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李大猷傳(附)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寂照圓明大禪師璧峰金公設利塔碑銘

佛性圓辨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佛心慈濟妙辨大師別峰同公塔銘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淨公塔銘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尚碑銘
明辨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卷之二
國初大浮屠塔銘(凡十有五人)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
佛心了悟本覺玅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瞽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住持淨慈禪寺孤峰德公塔銘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日本夢窗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原禪師道行碑
卷之三
元末大浮屠塔銘(凡十有一人)
妙果禪師塔銘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銘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記
卷之四
碑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毘盧寶藏閣碑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重塑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官巖院碑
明覺寺碑
麗水陳孝女墓碑附
卷之五
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附跋三則)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重建龍興粵源寺記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蘭溪法海精舍記
仁和圓應庵記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陽善應精舍記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清隱禪林記
金華永寧禪庵記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栖雲室記
松隱庵記
叢桂樓記
松風閣記
沖默齋記
卷之六

序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新刻楞伽經序
新注楞伽經後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文句引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寶積三昧集序錄
傳法正宗記序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釋氏護教編後引
夾註輔教編序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卷之七
序
瑞巖和尚語錄序
雪窗禪師語錄序
南堂禪師語錄序
千巖禪師語錄序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贊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重刻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用明禪師文集序
水雲亭小稿序
卷之八
序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恭跋　御製詩後(附)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贈令儀藏主序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送允師省母序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卷之九
誥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和林國師孕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贊
血書華嚴經贊
金剛般若尊經序贊
金剛經靈異贊
新刻法華經序贊
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寫經為像及血書心經贊
觀音大士觀瀑像贊
觀音菩薩畫像贊
吳道玄觀音贊
魚籃觀音像贊
童真觀音像贊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十八應真贊
十八大阿羅漢贊
達摩大師贊
高峰妙禪師像贊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蒲菴禪師畫像贊
全室禪師像贊
約之禪師畫像贊
南堂禪師像贊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般若松贊
觀音石贊
銘
大慈山虎跑泉銘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惠香寺新鑄銅鐘銘
清淨境亭銘
頌
夕佳樓頌
天台教宗圓具圖頌
偈
朽室偈
柳庵偈
清齋偈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
雲谷偈
說
聲外鍠師字說
報恩說
卷之十
題跋
恭題　賜和托缽歌後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跋法華經
跋戒環師楞嚴經解後
跋金剛經後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跋金剛經篆書後
題金書法華經後
跋七佛偈後
題錢舜舉應真圖
跋清源國師所書棲霞碑
題繼絕宗賦太璞詩後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題江南八景圖後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題棲雲軒記後
跋德禪師船居詩後

跋佛頂托缽歌諸文後
跋廬阜三笑圖
跋匡廬結社圖

宋文憲公護法錄目錄終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一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國初應召大浮屠塔銘(凡十有三人)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有序)

(至正十七年化，即龍鳳三年。)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謁濂于禁林，合掌胡跪而為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真骨與設利之所藏。其別分爪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真文懿大師、國清噩公實為之；而牛首乃師之全塔，反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士深究內典，為吾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濬發其幽光，豈宜於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稱師之德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敢讓，而謹書之。

師名懷信，字孚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為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為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繁多，浩如煙海，苟欲窮之，是誠筭沙，徒自困耳。」即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往參扣，下語多枘鑿弗合，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為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群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師擬曰：「俊

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竺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致彰露，不可掩遏。泰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師策勵徒眾，視分陰若尺壁，唯恐其失之。天曆己巳，遷住補怛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它浮屠飭車輿、盛徒御以誇衒於人，自持一缽，丐食吳楚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菩提達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旨淵邃，王甚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之望，首加崇禮，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層，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麗王繹，而吉尼丞相撒敦以師行上聞，詔賜廣慧玅悟智寶弘教禪師之號，及金襴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山天曆永祚寺。乙酉遷天童，不半載間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鉅，亦撤弊而更新之，丹輝碧明，照耀海濱。師建塔中峰之祖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剎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秉住持事者，若笑隱訢公、曇芳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為東南之楷則。居亡何毀于火，忠公新之，惟海會堂未就而化。僉謂繼忠公之躅，非師無以厭眾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答。師度眾，誠感孚，乃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尚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瞋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為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十九。停龕七日，顏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蒞，蠟炬積如丘陵。九月一日，荼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燦爛，雖煙所及處亦累累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其上足弟子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為宮，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賦性恬沖，喜氣溢顏間，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頷首而已。然進修極勤，自壯至耄，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爍金、寒折膠，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可比當。　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風雨散去，師獨結跏晏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　上嘗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為改龍翔為大天界寺。寺之逋糧在民間者，遣官為徵之。師之將告終前

一日，　上統兵駐江陰沙州。　上當晝而寢，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　上問曰：「師胡為乎來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　上還，聞師遷化，依與夢中正同，大悅，　詔出內府帛幣，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為卜金藏。舉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于世，其傳法上首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寶定、某剎寶璋、瑞岩文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土永顯、玅智淨琚、定光文摭、某剎明晟、天華士謙、豐安至慶、聖泉普彝、福林道巽、五峰普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祜永瑰，皆其人也。惟昔天童坦公以一真之學，上承松源四葉之傳，黑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麟、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故能樹精進幡，持金剛劍，入般若關，巋然為一代人天之師。此無他，真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遭逢維新之朝，上簡　帝心，昭被殊渥，至親枉乘輿而臨幸之。龍光赫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尚有餘輝。是當揭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有所歆豔，而起信焉。系之以銘曰：

乾竺之道，貴乎一真。真則非妄，日趨精明。煌煌松源，其道孔熾。正暢旁達，非真曷致？惟廣慧師，起於海東。歷抵諸師，罕契其逢。太白諸峰，上摩穹碧。舉頭觸之，堅如銕壁。一喝轟霆，豈直耳聾？毫髮之端，玅義俱融。天高日晶，森羅萬象。不即不離，了明諸相。五坐道場，六振其宗。一音演法，聞者心空。此玅法華，權實雙舉。我受我持，忘其寒暑。天香何來？鼻觀先聞。豈伊天女，吐茲奇芬？誰謂靈通，與道乖牾？我尚不有，亦何心故？世緣已竭，幡然西歸。夢寐潛通，
皇情為怡。烈火如輪，煆茲玄魄。設利燦然，逐煙而結。在昔諸師，何人不然？誕勝真漓，多隨物遷。師我藩維，師我干櫓，舍我而逝，有生孰度？
寵恩聯翩，來自九天。師則何憾，名與道傳。太史造銘，建于牛首。此山若移，斯文方朽。
時　上為吳國公甫定金陵，戎馬倥傯，乃崇信法門，加禮于信公若此，此國初護法第一盛事，宜表而出之。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洪武四年化)

浮圖之為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惟借律院以居(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規矩)。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惟推在京鉅剎為之首。南渡後，始定江南為五山十剎，俾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

金陵，及至臨　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　國朝因乏錫，以新額就寺建官，摠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　詔蒞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　聖皇付囑，以統釋教之事，誠優缽曇華千年一現者也。其順寂也，惡可不勒群行以詒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有娠(夢吞明珠有娠)。及生，容貌嶷如，長不與群童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法果寺苾芻大均)。年十六，為大僧，受具戒已而學律于明慶杲公，習教于高麗教公(聽止觀于上竺澄公)。真積力久，忽拊髀嘆曰：「毘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眾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蜜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笑隱訢公敷揚大法于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凰，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即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凝神，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為分明極，翻成所得遲。」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頷之，乃命侍香(師造廣智，智問曰：「何處來？」師對曰：「游山來。」智曰：「笠于下拶破洛浦，遍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了也。」智曰：「即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智便喝，師當下脫然有省。他日，智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智曰：「近前來，為汝說。」師即掩耳而出，智頷之)。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刱，文宗命廣智為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為掌藏鑰(師隨至，掌藏鑰，繼分座，相與激揚祖佛機緣，裨贊法門綱紀，識見出群，聲譽彰著)。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于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嘆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雙全者，莫先鳴鐘。」即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奉行臺檄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奮剔穢荒，為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為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慧禪寺，師撙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玅辯禪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于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歎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眾，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于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為樵者所剪伐，師又陳奏，　上封一劍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蓋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為大天界寺，　詔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車駕親帥，群臣幸臨，恩數優洽(吳元年丁未，太內新成將登寶位，　詔師引千二百眾披閱大藏真經，用嚴清淨覺地。師升師子座，舉揚大法，　上親帥群臣

幸臨瞻聽，師法音洪暢玅契，　皇情為之大悅，出內帑帛三十匹以施。自是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說法，　車駕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凡祖庭規矩，師備行之，濟濟繩繩，粲然攸敘。觀者嗟嗟曰：「三代禮樂，無以加焉。」)。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　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　親御翰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于三門。洪武元年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特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　誥命，俾服紫(詔師領院事，服紫衣及金襴方袍，御製誥命，其略曰：「自予肇業，命爾匡宗，德風振起于法門，景運贊襄于家國，特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禪寺，統諸山釋教事。」當是時，遴選有序，銓衡至公，宗社有志之流、山林抱道之士聯鑣而迭出，咸居名山大剎焉，自古崇尚法門于斯為盛)。章縫之士，以釋氏為世蠹，請滅除之。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　上亦以佛之教陰翊王度卻不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法，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悖教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累耳。事呈露者，勿恕可也。』」二年乙酉冬，中風得瘖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病良已(燕處東軒，誘接來學，匡弘祖道，孜孜無少懈)。夏六月，奉使西域(廷議西域未臣伏，　上以彼域敦尚佛乘，特命師往，詔尚書趙某為之副。師承命，即日登途，自浙閩而之洋，凡歷國邑，布宣　天子威德，莫不聞而來歸)。四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剌國(道憩僧伽羅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佛山精舍)，待以師禮(寅夜參承，令闔國臣民悉得瞻禮，師隨機開導，咸蒙法益)。九月庚午，示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王命醫進藥餌，師從容謝卻之。王與群臣惶惶惕惕，若失所恃)。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亟命尚書至，謂曰：「某幻緣終此，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于四三曰：「日出矣。」怡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于(世壽六十有八，僧臘五十有三)。踰五日(留七日)，顏貌如生，王大敬嘆，斲香為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荼毘之。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咒，至火滅方已。拾靈骨，祔葬其國舍利塔中(時有白煙一道，上燭于天，薪盡火滅，舍利無算，舌根齒牙不壞，迺收舍利靈骨及不壞者，祔葬其國辟支佛塔。先是彼佛曾亦懸記，今之開祔，適符其言，非偶然也)。七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衣藏于南京聚寶山雨花臺之側云(甲寅冬，尚書趙某還朝，奏陳其事。皇上聞而嗟悼，敕天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以師之遺衣藏于雨化臺之左云)。師廣顙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珂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懾，及即之也，盎然而春溫。其

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為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嘗示眾曰：「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鸝啼在百花枝，箇中無限意，消息許誰知？」語未既，遽有僧問曰：「心意識遏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曰：「是誰遏捺？」師室中謂僧曰：「二六時無你啗啄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師五會說法，門人輯錄成書，欲傳後學，師則毅然斥去之)。遭際昌辰，寵賚便蕃(凡位居臣列，被召必以名，惟師誥敕，咸以大禪師為稱，前所未有也)。雖位隆望重，恒處之若寒素，無毫髮自矜意。為人寡言笑，喜怒任真，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當勾稽簿書，至不能辨真贋，卒為下人所欺，亦弗卹也。然而毘翊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廈細旃之間從容召對，據經持論，每罄竭其蘊，蓄松園之復，釋道私祖之免，皆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其嗣法上首蔣山法印、國清導升、天寧純一、道場願證、中竺淨戒(天界行椿、育王常在)皆有聞叢林間。願證應緣入仕，為應奉翰林文字(翰林李證親預入室)，大懼師行泯沒，件繫成書，授之淨戒，以戒尚風義，死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今證已亡矣。戒果能謁濂，求為塔上之銘。濂嘗與師游，而與願、戒交尤洽，不得以不敏辭。濂聞之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刱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真如印，柄道明宗，常使輝光照燭于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清，真人撫運，崇尚佛乘，賜額建官，以統馭其眾，非得法于廣智者，亦孰能當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而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機用森嚴，出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固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由是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固非常情之可擬議。然稱人之善，必本具父師，厚之至也。濂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剎，昔為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重現。聖皇握金輪，重馭四大海，易為大天界，以表正法故。惟師蚤修證，廣智法會中(惟師乘願力，示現優曇花)，帝命作總持，欲符于前烈。弘護法王法，如寶雙眼目，祇恐昏翳蝕，光明不遍照。況能攝威儀，見者生敬畏，統率諸僧伽，無不從化者。出持使者節，直抵中印土，道憩一王城，懇請為說法。群羌如見佛，膜拜稽首禮(佛法遍天下，根本中印土，受命宣仁德，以彼尚佛乘。道憩僧伽羅，群羌如見佛，膜拜稽首禮，懇請為說法)。四大本假合，笑指空中雲，聚散不留跡，築壇聚眾香，付之大火聚。沙門逾一千，圍繞作梵唄，收骨藏勝塔，作鎮于異域(闍國諸沙門，圍繞作梵唄，拾舍利靈骨，祔葬辟支迦，異域王臣眾，瞻禮祈永鎮)。睠此行道所，何以示四眾？同袍有大德，假物以顯理。遺衣在故篋，見衣如見師。瘞之雨華臺，當與靈骨同。我知此衣中，何啻千萬縷？絲絲具煖性，性圓即菩提，師性千古存，是有無邊身。譬之虛空相，普現于一切，何假有漏形，

方號為真實？實際是真空，永離于言說，我持不壞筆，太虛以為紙。銘此無縫塔，了不見一字，若以兩耳觀，始造不二義。

雲棲刻本與翰苑續集稍異，因附註之。按洪武實錄，庚戌夏六月癸亥，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諭吐番，仍命圖其所過山川地形以歸，蓋即曇公奉使事也。實錄與大政記俱不載趙尚書為副之事，洪武中列卿亦無所謂趙尚書者，恐即是年三月趙秩奉使之訛也。集稱省合剌國，即榜葛剌西印度國，為釋迦得道之所。而雲棲本稱僧伽羅國，遍攷未聞也，似當以翰苑續集為正志之，以俟再考。洪武實錄，二十一年二月，重建天界善世禪寺于城南。初元文宗天曆元年，始建大龍翔集慶寺，在今都城之龍河。洪武元年春，即本寺開設善世院，以僧慧曇領教事，改賜額曰大天界寺，　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榜於外門。四年，改曰天下善世禪寺。五年，又改為善世法門。十四年，革善世院。十五年，設僧錄司于內。至是燬于火，　上命徙于京城南定林寺故址，仍舊額曰天界善世禪寺。

李大猷傳（附）

李願證，字大猷，姑熟人。父深肥，遯山林，以書詩為教，自號靜軒。母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既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為憂，復夢前比丘尼持栗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為？」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即能闇記。稍長，益駿發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逐卷取讀之，力白父母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今名願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有高行，願證期取法焉。久之，杖錫來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為侍者，謂之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也。」於是獨坐一室，竺墳魯典無不研窮之，著為文辭，森然有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遷吳興之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玅。其內篇曰：「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述會源，非即必悟示證，最志古今不昧寂動也。」外篇曰：「循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人物道述克己，至樂言命，為己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循本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問、用刑、尚德，儒吏經權三，尚圓象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逾其二，則宋襄儀秦，秦漢文武

儒老，魏、吳、漢、晉虛玄，梁上、梁下、隋、唐、後周也，皆踔厲前人，其光燁燁不可襲，秘聲名突，起縉紳間。」癸丑之冬，願證還天界。濂時侍　皇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顧濂曰：「其中有良僧乎？」濂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　上曰：「其名謂何？」濂對曰：「一則願證，一則證傳。」　上曰：「試取觀之。」濂因進證傳文一編，　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願證所著？」濂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召丁攜書至，　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鐵中錚錚者乎？」明日，　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敕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凡日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秘給書籍，令閉門習讀，三月俟髮長勝冠，然後蒞職。後三月，願證有疾，　上意其沉鬱多痰，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不起。病將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　上之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　上夜夢願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欹。叩其家人，服色正同，因移棺撼巾不正，　上尤嗟異焉。時洪武甲寅春二月也，壽三十七云。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鐔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像，誦其號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修，皆尊禮之。今願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禱觀音而生，亦博極群書，亦著為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天哉！豈弘宗扶教代當有其人歟？濂固不敢謂願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願證則屢被龍光親拔為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兼被于烝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木方榮而風折之，悲夫！濂與願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故徇全室泐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高皇帝御製跋儒僧文云：「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益，臣試開展過目，篇篇有意，文奇句壯，奚啻干專門之學？臣是以敢煩聖聽。』誦之再三，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朕知僧之意，有所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此而揚名，欲出為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曰：『云何如是觀人？古賢人君子，託身隱居，非止一端，未必執于本業，而不為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弄假之訛。語句真誠貼體孔門之學，安得不為用哉？』」洪武八年實錄亦同。按傳即郭傳，字文遠，會稽人，與願證同召，後陞脩起居注，遷考功監令。　高皇帝號咷求賢，不遺于禪衲，正欲其居官食祿，輔君澤

民，闡揚如來博修之道，非欲以儒易釋，以利祿破苦空也。願證輩俱未竟厥施，而姚恭靖卒以比丘現身，　高皇帝之作人，遠矣哉！至宗泐辭官，則又反覆讚嘆，權實雙顯，非大聖人不能與于斯也。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洪武三年化)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月，　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　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晏文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玅揀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　召而至，館于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為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　上特命從其教。荼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于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嗣法上首景瓛，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為曇耀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即了大義。或問：「所嗜何言？」即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倣書皆度越餘子，遠近號為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為鬻僧牒，得薙染為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師為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群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元叟叱之使

出，自是群疑塞胸，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為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玅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祚，師受經之地，為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毘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搆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辨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剎，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眾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為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于兵，師重成之。景瓚為鑄寶壺冠于顛，感天花異香之祥。師舉景瓚為代，復歸老于西齋云。師為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蒞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作。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跡，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寞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瓚，受度者曰明誠、曰正定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于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予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賸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于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概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

大鑒密旨餘十傳，玅喜起蹴龍象筵。有如大將據中堅，銕卒十萬佩櫜鞬。或觸之者命髮懸，誰歟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瀛海[田*耎]，紅燄閃閃行中邊，流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西來北燕，彤樓畫鼓金星纏，一擊三際皆廓然。火中新敷清淨蓮，紺色涵空絕蔓牽，自茲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羶。內而諸夏外朝鮮，紛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塔廟赫赩名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道則全，不識誣為有漏緣。帝敕中使來傳宣，鍾山說法超沉綿，萬人瞻依曲兩拳。一朝入滅同蛻蟬，西方彈指即

現前，白玉樓閣琉璃田，金鈴寶樹演真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定無偏圓。我作銘詩翠琰鐫，昭朗盛烈垂年年。

高皇帝每遇大浮屠輒諮詢鬼神情狀，不一而足，其所以拔濟幽明，制作禮樂，蓋皆原本于此。世之儒者，拾宋人唾餘，便欲撥去一切輪迴因果，多見其不知量也。

雲棲曰：本朝第一流宗師，無尚於楚石。築石室，扁曰西齋，有西齋淨土詩一卷。彼自號禪人，而淺視淨土者，可以深長思矣。

愚庵及公有悼楚石和尚詩三首，其一曰：「潦倒奚翁的骨孫，高年說法屢承恩。麻鞋直上黃金殿，鐵錫時敲白下門。煩惱海中垂雨露，虛空背上立乾坤。秋風唱徹無生曲，白牯狸奴亦斷魂。」其二曰：「聖主從容問鬼神，當機一默重千鈞。荼毘直下金門詔，火聚全彰淨法身。平地驚翻三世佛，等閒瞎卻一城人。大悲願力知多少？枯木花開別是春。」其三曰：「匡床談笑坐跏趺，遺偈親書若貫珠。木馬夜鳴端的別，西方日出古今無。分身何啻居天界？弘法毋忘在帝都。白髮弟兄空老大，剎竿倒卻要人扶。」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峰金公設利塔碑銘

(洪武五年化)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為壁峰，生于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為長者。母張氏，亦嗜善弗倦。有桑門持缽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屬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煜煜然照室。幻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為弟子。既薙落，受具戒，遍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對眾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出離生死，況區區者邪？」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二三年間寢食為廢。偶攜筐隨公擷蔬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筐示公，公非之。禪師寘筐于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揕其胸，使速言，禪師築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脅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

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已溺死，越七日，水遏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玅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于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于地上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禪師于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于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尚有云：『座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巖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為？」曰：「一切不為。」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為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餱糧來獻者，日繽紛也。禪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為三百歲，人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視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贈以金繒若干。禪師受之，即以拯饑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為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即位于建業。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五月，見　上于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于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秦對稱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　命高行僧十人蒞其事，而禪師與焉，賜伊蒲饌于崇禧寺，　大駕幸臨，移時方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　上服皮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　敕禪師于圜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　寵賚優渥。夏五月，悉鬻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言。天光昭回，人皆以為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

浴更衣，與四眾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世邪？」禪師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欲何為？」夷然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荼毘，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為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而迎者在在如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于某山制掇其大略，請安次王普為狀一通，徵濂為之銘。

上祀方丘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上出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為甚備，夫聖人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獲遂名山大剎，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用諸孫也。濂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嗚呼！哲人云亡，奈何不興大法衰微之嘆乎？銘曰：

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益衍以鴻。三虎怒投，中有一彪，氣可吞牛。教相紛拏，爪蔓交加，入海算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其疵。棲身孱顏，絕去八還，入第一關。河水侵淫，趺坐樹陰，爰濕我衿。我松我粻、我泉我漿，渴饑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悟其本空。玄徵肇胎，涉彼五臺，樓閣門開。南奧北湖，方衣圓顱，水赴雲趨。無間儉豐，香積之歲，且妥其躬。其名上聞，便蕃宸恩，來自帝閽。於赫
皇明，遣使奉迎，館于神京。龍文成章，日晶月光，鬱其寵榮。四眾所依，胡不寧茲，而亟其歸？泰山崔崔，一旦其頹，靡人不哀。有崇者岡，白虹吐芒，設利之藏。

金陵梵剎志載嘉靖元年碧峰寺記云：洪武五年壬子，敕工部黃侍郎重建。先是碧峰禪師奏上建寺請名，　高皇帝御賜號，因以題寺。按建寺之年，即禪師示寂之歲也。宋文憲碑文立于次年癸丑七月既望，何以不載建寺緣起，章明法門盛事耶？國初工侍僅黃立恭一人，攷之欽錄集，洪武二十年五月，鞍轡局大使黃立恭于大庖西奉聖旨。至二十一年戊辰，　御製修報恩寺塔記，始稱工部左侍郎黃立恭。昔本技流，今職工部，安得于五年先官工侍耶？記稱師棄髮存鬚，出使西洋諸國，授爵固辭。俗所傳西洋記，稱碧峰同三寶太監下西洋事，蓋委巷小人之語，寺記殆承此訛也。鄭和等使西洋始自永樂七年，師示寂久矣。如有之，則文憲于天界曇公記奉使西域事甚詳，何獨略于師耶？記又稱師祈雨

靈異為真人所譖，投之水火無損。後辭歸西域，已時陛辭期，午時出潼關，是日以上賜袈裟，遣守關吏奏上。師生于乾州名族，而曰西域胡僧示寂金陵，荼毗聚寶山而曰辭上西歸。師世壽六十五，而記稱　高帝讚碧峰像云：「年逾七十」，幾益又謬矣。國初大浮屠，惟碧峰最著，流傳神異，未易更僕寺記所載，皆非實錄，他可知已。示現微權與諸法實相無二，末法無正知見，往往以神通相眩惑，請以文憲塔銘正之。丙辰冬十一月，錢謙益謹跋。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有序)

(洪武六年化)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為，獨於鋪敘悟緣、評騭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啟眾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辨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媼精修白業，既沒，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羨，娶婁氏，屢至哭子，其情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為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翛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脩淨觀，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圮，師即協眾力葺之。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為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璿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為嗣。會橫雲岳法師，大弘三觀十乘之旨于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眾推為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峰，不契所言。復走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坐御講，請師為綱維之職，軌範為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公圓悟八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頑局此蠭殼中邪？」拂袖而入。師下旦過寮，潸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笑曰：「吾知其為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

辨。踰月，因如廁，便旋睹中園匏瓜，觸發玅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條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洊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翌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閫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鷂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鍾集四眾，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為此一場戲劇邪？」公曰：「要使眾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座說法。公既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甓驛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搆亭，以增勝概，眾方賴之。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峰，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于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為之主，參徒寢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居之。石室巖禪師主江心，豔師之為，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翩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眾，拓之為大伽藍，為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庫院之屬，而塑像、繒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歸原寺，歸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為造小大鼓鍾、魚板法器而叩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詠弗置，篆「逆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遁逃心，即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為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囚實為渠魁，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遑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廷為降院額，賜師今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為悅，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為爐，折竹以為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凋劫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

忍為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眾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燄珠之類，日就月將，欄楯硐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涌也。縻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辨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直解之，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尚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閩宜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剎，不一載間，殿堂廡如、門廡森如、藏庫燁如，摶土以設諸像，梵容穆沖，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官與大比丘眾共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甃東南二門，通逵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參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垣墉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為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舶塔、寶月、松峰諸寺，兵燹之餘，莽為荒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于官，師言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于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為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為什，分辦於各剎，表以題號，一時畢聚，仍畫為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鍾鼓為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峰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欹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緇素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橐驩自負，通《楞嚴》、《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斂衽而去，已而思還。溫方參政，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市材于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日而成，且為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蒙堂經室，無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唯山門巋然煙雨中。師見之，笑曰：「吾為爾移山門為佛殿，何如？」眾皆合爪指謝之。師為撤瓦輦致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為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唐，清遠

渭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為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為之出涕，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眾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于聚寶山，獲設利無筭。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興富、曰某，其一即行圓。於是持靈骨而歸建塔于某處，以明年　月　日藏焉。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于世。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自玅性光中發現。苟為不然，雖法主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為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渺瀰，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既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為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為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銘曰：

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玄漠不可象兮，視之儼若存。了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為尊。若涉有情見兮，雜糅成盈虧。理事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涵造大同兮，遍照光陸離。東甌見休徵兮，蓮華出屏間。異僧佩圓光兮，逆流踏波瀾。玄符既夐拔兮，何能滯塵寰？峨峨天寶山兮，鑄鐵為關扉。奮迅一朝入兮，窺破生死機。盡洗結習垢兮，真體露巍巍。方知有為相兮，不離無為宗。彈指幻塔廟兮，毗盧樓閣同。因敬乃生悟兮，自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甘露恒四灑兮，餐之甘若飴。木石被霑潤兮，談玄分五時。

大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輝昭。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泠消。爰集清淨眾兮，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兮，無耳亦當聞。一言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燭兮，恩寵何便蕃？卷舒每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兩空兮，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林兮，振德無古今。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有序)

(洪武六年化)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趍房闥，摩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娠。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頰圓額，白皙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為

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藏，師為綱維之職，軌範肅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盍棄諸緣而往躋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踊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四眾信服。復陞居前堂，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之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改元，　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蒞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席尚虛，僉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丞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夢庵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為誕。已而有　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　詔至闕，見　上于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賜以天廚法饌，萬機暇時召入禁庭，奏對　稱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于勘辨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聽者敬仰不置。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泐公自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于火，設利羅無筭，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某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巖，以某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辨縱橫，以宗教為己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

嘗以《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當毒暑時，揮汗謄鈔，鋟梓以傳。師既歿，覺慧惟恐其遺行泯泯，晝夜弗自寧，件繫群行為書，乞予為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至于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人焉。此無它，傳授之真、穎悟之正，而無它岐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于梁而尤盛於唐，以為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為造銘曰：

一真玅心兮圓同太虛，迷者自蝕兮唯塵之拘，曷治曷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奕葉其光，傳至寂照兮愈亢厥宗。

子孫蟄蟄兮各闡化機，要使青蓮兮出于汙渠。唯師之生兮孰乘願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轉彼名相兮為德之華。紺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無句之句。寶華樓閣兮彈指即成，示現世間兮何經何營？三蒞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設利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真圓，飛鴻印雪兮爪趾宛然。塔婆新建兮下瘞靈骨，銘以揭之兮來者是則。

上天竺慈光玅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洪武十二年仦）

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于是有學僧伽奉　詔入京，　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道，師備述其故，　上悅，顧眾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沉薶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　召見，字而不名，人皆以為師榮。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冥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瘦，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修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臘七十有三。其月十日，奉全身藏于山之西峰玅應塔院。玅修乃具行業，來言曰：「先師有墜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吾塔。』執事嘗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前年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戲謂師曰：「法力所攝，師之四體當益強。濂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辨，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能

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翛然而西往乎？銘何敢辭？師諱慧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賈魏公諸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髮為桑門。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于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日增而日益。子庭嘆曰：「投凡下峻阪，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峰之道，其藉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屬意于師，歷代相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學沉浸醲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似見有竹橫地下，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餐之。及覺，言于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緣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行。」師即持瓶錫而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于上竺觀音教寺。竹屋見師俊穎，輒留之，所處頗卑濕，師賦詩以述其事，竹屋見之，謂其眾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以少年易之。」為遷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有營繕之役，而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勤舊僧欲偈示氏名以勵其餘，選工書者，眾卒無以應，師揚袂出曰：「吾試為之。」霞布雲舒，精采煥發。竹屋見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矣。翹翹蒼松挺出于荊榛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典賓客，尋更掌僧籍。竹屋既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板首。未幾，出世吳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儀四眾。吳楚閩蜀之士趼足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其性竇淺深而疏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重紀至元四年，行宣政院采諸人望以主列剎，而師獲住薦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教寺災，至正元年，宣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蒞之。師至，修普賢大士殿，雲間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十萬緡。師過姑蘇，大致香楠為材，曾未幾何，大雄寶殿成。蔡卒，其妻夏氏為刻佛菩薩，洎觀自在、大阿羅漢諸像，黃文獻公溍實為之記。四年，高公又遷住上天竺，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徵，至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金之家。初修大殿，次建三解脫門，次鑄巨鍾，搆危樓以冠之。次營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為講法之所。他若白雲堂、選佛場及諸寮宇，一一皆完復。罄已橐甓通塗，自普門達于三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玅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年，師自念人貴知止，汲將焉求，竟撾鼓而退，隱于會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雲，人不知其為師。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領宣政院事，遣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帥僚屬香華以迎。師知其誠，復再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　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于塔院云。師軀幹脩偉，眉長一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耄倪見師經行，輒曰：「我

白眉和尚來也。」爭持香華以為供養。居常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即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于誘掖後進，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諸書，循環開授，止而復初，聽者咸謂披青雲而見白日。其在京時，輿論以瓦官昇元教寺，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場，不可久廢，乃以其事上聞，即天界禪林別建室廬，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為升座說法，九府大浮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歸心。師所度弟子甚眾，其在下竺則圓具等十人，上竺近二百人，而玅思、玅本、妙脩為最先嗣。其法系者，則思齊、行樞、允鑑、允忠、良謹、普知、文會、元琇、景梵，各闡化于一方。今繼師住上天竺者，即玅修也。濂聞法智尊者中興天台之道，五傳至北峰為尤盛，北峰諸子無不競爽，而佛光、桐州、剡源為最良。剡源之孫曰越溪，而桐州之孫則玉岡也。師為佛光再傳之嗣，視越溪、玉岡為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攝受有情，法筵特為江南之最。柰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耆德偉望唯師之存，巋然如魯靈光聳人瞻敬，三十八年之間，其弘宗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圓廟之碑，何以垂示罔極而慰學者之思哉？乃從玅修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思證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倬彼大師，為時俊英，依科攻義，分疏尋經。春蒸卉木，水翻建瓴。天延法胤，神夢符禎。出演鴻寶，丕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晝零。肯昧道器，一混渭涇。飛樓矗矗，湧殿亭亭。棟吻獸攫，桯礎螭擎。琅函飾鳳，華虞鏗鯨。一實所感，百物交并。有仆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莫攖。塵毫無累，體用咸貞。罄竭表裏，吻合幽明。出言石墜，轉[耳*兮]霜凝。釋門蓍蔡，剎海章程。屬茲像末，倚作金城。豈期蓮萼，遽生淨泓？三宗抱戚，四眾含情。魂游樂國，魄閟泉扃。世相莫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尚信斯銘。

佛心慈濟玅辨大師別峰同公塔銘

（洪武二年化）

華嚴建宗始于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遐軌，丕弘教緒。國師傳圭峰，圭峰傳奧，奧之後又復廢逸。朗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璿，璿傳源，二師陰搜陽闡，其宗于是乎中興。源傳沖，沖傳觀，觀傳會，會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教寺，越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南山萃冥，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

受學者至千餘人。萃傳春谷遇，遇傳今佛心慈濟玅辨大師同公。上溯圭峰，凡一十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峰。越之上虞王氏子，世推簪纓之族。父有樵，母陳氏，妊師已十月，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暨出，聞房中兒啼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也？」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纘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纏繞塵勞乎？」命捨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剃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獲受五教儀、玄談二書。又謁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皆南山大弟子，深于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陞主寶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于心胸以成麤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剷滌之乎？」公即出錢塘，見佛智熙禪師于慧日峰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佛智嘉其有成，欲縻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乎此也。」為贊清涼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為禪那而孰為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為分講雜華玄門，會要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聞之，相與崇獎莫置，聲光煥著，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郡守范侯某，憐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公毅然不答。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語，公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垂訓後人，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為乎？明公縱愛我厚，名義不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峰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峰以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于勞[貫*力]，弗敢少懈。天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涼肄業之地，人咸為公榮。公固守謙退，遲回不上。州牧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袂而起，倣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招徠俊乂，浙水東西莫不擔簦躡屩，爭集輪下。公竭忱開授，比景德為尤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皮道輿、蕭詧三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守，有修建塔廟之勳，立五賢祠，以世祀焉。至正初，順

帝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黎衣，帝師大寶法王，亦俾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恒倚之以為重。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病旱，無以禳僉，謂非公不可。公為爇香臂上以請雨，即澍。公蒞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庵中。未幾，部使者持節行郡迫起之。元季寺焚于兵，公奮然有為，創演法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實三藏。梵典室以修首楞嚴期，殿閣門廡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處瞻博迦室，年垂及於八十矣。　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于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　闕下，入見于武樓，獨免公拜跽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　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口占辭眾語，端坐而蛻，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僧年六十五。越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準法闍維，收餘燼瘞焉。所度弟子泰來、元善、如坻、性徵、慧朗、智僊、真詣、總該，其嗣法分布列剎者，則玅心大衍、皋亭善現、高麗若蘭、景德仁靜、姜山明善、延壽師顗、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景福性澄、玅相道俑、法雲道悅、小寶林日益、淨土梵翺也。公神宇超邁，伏犀插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遇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發論袞袞弗休。其挺已衛道，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其氣。中歲稍涉魔事，至中之以危法，公不顧下帷卻掃，日味華嚴，其人一旦自斃。然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卿，燕饗贙遺，唯恐不盡其意。永康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文肅公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烏傷黃文獻公溍、武威余忠宣公闕，咸樂與公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晚歲，與安陽韓莊節公性、李著作孝光，唱酬于水光山色間，尤極其情趣。扶揜他宗，無塵毛猜忌，聞其賢也，斂衽不暇。斷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師，台衡教也，挽之尸圓通。至于甄別人品，摩厲後進，三宗屢得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數人，將愬之于公府。公偶遇于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謂曰：「吾雖不識古林，聞其為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之，君子以為何如？人不如且己，否則恐罹大咎也。」眾沉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去，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禮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群行，樹碑于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瀋王遣參軍洪淪施《大藏經》于二浙，淪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于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終始如一，不以久近為礙而散其誠。逮革代之後，囊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頗多，未脫稿輒為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制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為寺所作者也。嗚呼！賢首之宗不振久矣，凜乎若九鼎一絲之懸，公獨能撐支

震耀，使孤宗植立于十餘傳之後凡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脩元史時，開局于善世院，始獲識公。公以濂為文獻公門人，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及公既歿，公之徒總該久與濂仲子中書舍人璲游，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淨狀來求銘。濂久未及為，而璲為該請之愈力。今該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為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行業之詳而為銘，文辭雖繁，而不敢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銘曰：

中天調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含。煌煌帝心，冥承遐受，昏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燄欲灰，不有清涼，曷振其頹？黃龍入夢，鱗鬣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北。曾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載之則升，委之則墜，不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靈承者公，搴華茹滋，號為法雄。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真俗俱融。不善效之，或膠於相，若不剷除，孰非吾障？旋光內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靈慧自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據摩尼座，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雙領。

詔下九門，召入　禁廷。　恩光赫赩，佛日增[熒-(火*火)+林]。賢首之宗，非公誰寄？慧力之施，茲焉為至。報緣已終，輕如脫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護塔，陰飆颯爽。塵沙有生，望門稽顙。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有序)

(洪武十一年立示寂，年未攷。)

我如來設教，騁威神玅智之力，示超絕極致之理，視萬劫為旦暮，剎那之頃三際現前，是故以生滅為一，雖出入靡常，而真如之性炯然長存。既無染淨，亦無寡多，習其學者，往往深入禪定，後天地而不凋，不知孰謂之死、孰謂之生也。扶宗宏辨禪師現坐玉几道場，說法度人，而絕去來之相，預建塔於廬山石耳峰下，期他日為設利之藏。其上首弟子師秀持岳林、佳山、良珥所聚事行，徵濂為銘勒諸塔上。嗚呼！有若師者，其殆能齊死生晝夜之理者乎？師名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其母某氏，夢龐眉異僧，乘肩輿，直叩寢門，呼曰：「吾將假館于斯。」母覺時有娠，十月而生。四歲始學步，七歲入小學，資識超群童上，十六解通儒家言。然體素尪弱，十日而九疾，每睹佛菩薩像，輒胡跪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夢，冀徼靈釋氏。愈之，命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為沙彌。院有

大梨木，三十年不發花，及師之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埠。東林知為祥徵，度為大僧，俾受具足戒。俄蓬累而出，登雙徑山，謁寂照端公，鞠明究曛，唯以觀心為急務。閱二年，未有所證入。偶遊東坡池，因操觚成一偈。寂照見之，喜云：「此龍象器也。」命為侍者，使其便于咨叩。師弗從，復走天目山，見佛慧義公。佛慧受以「萬法歸一」語，師淬礪益力，雖金墻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佛慧亦期師有立，所以警發者甚。至又三年，師急于求證，復走中天竺山，參廣智訢公，一造戶庭，如膠漆相入，即決以超脫死生大事。廣智為舉臨濟無位真人之言，且詰之云：「爾還知否？」師不覺下拜。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耶？」師答云：「拜者非是佗人。」廣智云：「從門入者，豈家珍耶？」師云：「和尚慎毋欺人也。」廣智首肯者久之。越五年，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于金陵，起廣智為開山第十世，師復往依焉，選充維那之職。未幾，陞主藏室，留廣智左右者十餘年，盡得其所為道。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問廣智云：「選佛場中，僧伽如此眾多，其有弗悖般若者乎？」廣智云：「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脅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張公深加獎嘆，師之聲光自是日起叢林中。朵兒只國王時以江浙行省右丞相領行宣政院事，遴選諸方住持。名既上，猶恐其未公也，投鉤而定之，師始出世太平南禪報恩光孝禪寺，瓣香之祝蓋嗣廣智，云：「師以誠遇物，黑白翕然宗之。」一日，令圬人塡壁，壁中隆然如有物，函[彳*(前-刖+((土*白*匕)/夕))]扗之，已而復然，抉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師召工，傳以黃金，金迸裂，設利從中涌出，寺僧覺阜雕小香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數載之內，百廢具舉，名聞于朝。帝師大寶法王錫以今號，尋遷九江圓通崇勝禪寺。宋之初，有神僧道濟德公將示寂，累青石為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即吾再來。」暨圓機旻公來鎮法席，塔果紅色，人異之。旻公人號為古佛，及其臨終復爾，懸記有三百年後大興佛事之讖。師入院之夕，眾僧夢旻公至，而其塔燁然有光者彌月，人尤異之。先是寺之獅子巖，大樹皆枯，澗泉亦竭。至是樹則重榮，泉則再湧。識者謂自旻公至師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蓋毀之後，唯佛殿法堂粗立，餘皆瓦礫之區。師會歲之入庀匠傭工，創僧堂旃檀林以居學子。新梵音閣七間，中塑觀音大士，傍列二十五圓通像，若三門鯨音樓、經藏寶閣及上下塔院，屬勤舊協心而成之。時榮國公火你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慕豔師之慈行，洊請敷宣大法，申弟子之禮，受持五戒而退。洪武九年，上即皇帝位，發號施令，雷動雲合，開善世院，以統攝釋教，命大浮屠主之。諸方以師名聞，移主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寺居五山之一，領其事者，若大覺璉公、

大慧杲公、無準範公、橫川琪公，俱一時名德，風動四方，繼之者頗難其人。聞師之臨，少長咸悅，香華遠迎者，接踵于道。時當仲冬，風恬日妍，天樂四聞，萬口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未悟，專指單提向上之功，棒喝縱橫，逢者膽落。兩序之眾，自慶獲所憑依，相與戮力。凡宮室之傾仆者起之，缺者補之，黜昧而剝蝕者完飾之，五彩彰施赫奕亦既美矣。而元輿、智起二師復營田七千餘畝，以資食輪，議者謂猶慈明之有楊岐、宏智之有石窗也。五年秋，　上敕儀曹建廣薦法會於鍾山，遣使者徵高行僧十人，而師居其首。師至，　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　上覽之大悅，因命師書天界寺額。賜食　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鄰坐引裾覺之。　上嘆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師容貌魁梧，日用之間服麤食橅，一出於天性，無所勉強。生於大德甲辰，今年七十有五，而康寧如六十餘人。屢欲撾鼓而退，為眾所擁留而止。三會語各有錄，行之于學者。所度弟子曰某，曰某云：「惟我昭覺大師，上紹臨濟正傳，得法者固多，而虎丘、大慧為最盛。虎丘四傳而為破庵、為松源，二宗角立，子孫繁庶。大慧五傳至佛智、晦機。師大辨明慧，洞徹心源，實與二宗抗衡，而大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出承其後。師表人天，上膺帝眷而聲名愈彰矣。師以敦篤之資、凝定之學，當皇明建國之初，作鎮名山，續佛慧命，歷十春秋，輝光益衍，非有大福德者，不能與於斯也。古佛乘願輪而再至意者，或其然乎？是宜有以昭示方來，不當拘泥常情而弗預圖之也。」濂耄矣，以辭章為口業，有來謁者，力拒閉之。今特徇師秀所請而為之者，嚮真乘之善果，締般若之正因也。銘曰：

廣智人天師，普度有情眾，天華散毫端，無非作佛事。光明覆一切，盛大莫與等，若非古佛生，定無能繼者。懸記若燭照，皦皦不可誣，不然龐眉者，何以叩吾寢？庭梨久絕華，何以發祥徵？歷抵於諸家，氣如獅子王，一聲哮吼間，頓使百獸伏。出世方為人，佛牙薦靈異，脫彼泥塗內，設利自然露。俄入圓通頂，種種示方便，俯視九江水，欲以一口吞。塔放百寶光，彌月光益熾，起行庭宇間，故物若宛然。巖樹與澗泉，本是無知物，誰知枯竭餘，重榮亦重涌。譬諸籥中灰，時至氣斯應，不假於外來，實由因中起。言言有徵驗，建立大道場，所以彈指頃，宮殿而一成。移住玉几峰，非惟緇素集，鬼神若相迎，天樂半空聞，咸謂未曾有。以法作布施，有如大雲興，遍周河沙界，震雷虩虩鳴，甘雨沛然下，大根與小莖，無不賴霑潤。大乘境界中，諱言神異事，我今備說之，欲警闡提者。植此窣堵波，不異青蓮花。上品上生者，佗時來示現。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淨公塔銘

(洪武十一年化)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于樸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實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眾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眾，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勒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于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為寺長，失于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此三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訴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款以上。」師即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有是？」洊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于是皆謫陝西為民。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為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為舊游，一見甚讙。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為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備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為其龕斂，以俟師之季父至道，黯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寶應，梵攜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窀于山陰，和塔祖隴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弘教大師立公于至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于昭慶濡律師。師嶷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辭章下帷授徒，師亟往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群經要旨，次訓以為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于心胸，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為之撫几稱善。天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于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為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廉陛高嚴，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為當代玅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問答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

人也。」遂錄為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師年已二十七矣。久之，出遊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訢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為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特盛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留九十日乃還。他若黃文獻公溍蒙、古忠介公泰不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于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于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即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亡，　皇明龍興，　詔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峰金公，特被　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為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于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于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公疏為事狀，以某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于死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著，何假于銘哉？然不見諸紀載，恐無以白師于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蓋誠有傷于中也。師生于越會稽縣，父倪機，母嚴氏，皆號士族。其諱元淨，其字天鏡，別號為樸隱。一時文勝多紀詠之，容貌魁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機阱捭闔之術不識為何物，性尚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為刊布詩集，復請虞公銘其塔，三主名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葺若干卷。所度徒弟曰自宗、曰梵詠、曰梵諤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者，曰禪慧智湛、曰龍山普明、曰昭福楚馨等，又若干云。銘曰：

我觀群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影響無別。因緣合并，如磁引鐵，神應自然，牢不可脫。干越之墟，降生良緇，氣量軒然，欲吞虹霓。義理蠶絲，自何而推？闢其通塗，非東魯書。乃經乃史，載攻載讀，擿其幽微，罔不昭燭。形諸篇翰，龍錦盈束，擲地鏗然，聲逾金玉。此亦麤跡，盍返其真？性具之旨，何玅弗臻？圓通萬類，不隔絲塵，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橐教筌，弸中彪外，苟或滯之，觸境斯礙。曷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劍一麾，千軍咸退。本既茂矣，末則有光。手握玄珠，三鎮道場，扶衰振弊，作世法幢。以何因緣，魔力遂疆？訾金非純，斥玉多璺，笑談受之，容色非慍。我初無生，死亦無忿，執亦斬風，于風奚損。古先至人，橫罹凶危，委以大順，理亦類斯。顧茲有眾，倚若蓍龜，身亡道隨，寧不遐思？天能勝人，是非自定，外

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用白師行，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續傳燈云：師自謂從上諸老多由教入禪，吾亦究別傳之旨乎？登華頂參無見睹，又如玉几見石室瑛，室與語，大奇之曰：「吾法叔徑山元叟和尚具大眼目，今代妙喜也。子欲了已躬事，往見勿後。」師遂參叟于不動軒。又云：「杭諸山請居靈隱。」辭再四，僉曰：「而祖佛照妙峰，而父寂照、而兄了幻皆說法靈隱，于今振墜緒、提宏綱，捨和尚其誰哉？」師幡然而起。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洪武三年化）

師諱智度，號白雲，因以為字處之。麗水人，族吳氏。年十五，慨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其父德大，與母葉氏咸鍾愛師，峻辭拒斥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滅性者，父母知志不可奪，使歸禪智寺空中假公薙髮。受具戒，即寺側楞伽庵，深習禪定，每趺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嘆曰：「六合之大，如此頹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遍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復還郡之白雲山，因澄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以為憩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而熟讀之，不假師授，章旨自通。已而復嘆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者，信不誣也，盍去之乎？」又出遊浙河之西，見靈石芝公於淨慈。未幾，又上天目山參斷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攖。時無見睹公說法天台華頂峰，大振圓悟之道。師復踰濤江，往拜之，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無見曰：「待娑羅峰點頭，卻與汝言。」師以手搖曳欲答，無見遽喝。師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無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無見頷之。服勤數載，翩然將辭還，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莂，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邪？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為報佛之深恩耳。」師佩服之，弗敢忘。師既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舒無礙。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凡當機問答，無異華頂。時至正甲申，縣令長徇緇素之請，迎師旋福林，與毒種曇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如恐失之。甲午，復隱楞伽菴。壬寅，王府參軍胡公深安、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林。甲辰，御史中丞章公溢招致龍泉之普慈，僧徒相從，雲輸川臻，多至八百人，檀施日集，食飲無闕者。乙巳，移茅山。丙午，遷武峰，從者恒如初。國朝吳元年丁未，復

隱禪智之岑樓。洪武己酉，適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大法，而師與焉。師初力辭，戍將強起之，師曰：「心境雙忘，隨緣去住，復何拘礙耶？」遂行。暨師至，而會事解嚴，遂還杭，杭人奉師居虎跑度夏。始入秋，輒趁華頂。明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眾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眾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遂擲筆而逝。是歲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龕奉五日，顏色鮮潤。闍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色舍利及齒牙數珠等。法弟大賢、上足仁哲奉骨，以某年月日，瘞于院西若干步，善女人唐淨德為建塔其上。禪師靜謐寡言，機用莫測，臨眾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傾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師像事之，不可以數計。空中無見歿，師皆為建塔，求名公卿撰銘表之。師度弟子凡二十人，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錄，故今無傳者。予聞信心為一切功德之母，苟能信焉，奚道之不造、奚法之不明？自圓悟八傳，至於無見，究其所得所證，何莫不由於此也。師自幼齡即能信吾佛之道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怠，所以卒能徹究心源，而縱橫自在也。世之知師者，孰不曰無見有子而方山有孫者乎？誠可尚也。予嘗接師護龍河上，無懈容，無蔓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而已。因語二三子曰：「其所謂信人也哉？」今弟子某奉道巖之狀，求予為銘，予頗知師，銘蓋不可不作也。銘曰：

華頂之峰，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太音鏗如，入其門者，無非獅子。我福林師，聞風而起，當機一喝，兩耳為聾，法體如如，情識頓空。歷觸諸師，見者驚愕。言出霆奔，無蟄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舉首睇之，白雲在岑，形雖遁藏，文采日露。學徒烝烝，雲輸川赴，解爾纏縛，祛爾翳昏。其心濯濯，其容閬閬，乘運而游，或出或處。葉落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既盡，翛然而化(協)。擲筆坐脫，如人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若謂師亡，青山可改。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尚碑銘

(洪武六年化)

洪武六年二月甲申，佛真文懿禪師年已八十有九，一旦無疾，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亙古亙今，唯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危坐而逝。當是時，師寓象山瑞龍之別室，其嗣法住持能仁寺智

巖與所度弟子全體等共闍維之。以是年某月日，窆于天台國清某山。體懼無以昭示來裔，請恕中愠公評騭群行成書介，方外友用堂楩公、虛白杲公詣余求塔上之文。師諱曇噩，字無夢，自號為酉庵，慈溪王氏子也。祖申，宋某年進士，真州六合縣主簿。父祿元，慶元路稅課大使，母周氏夫人。師生六年而稅課君歿，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騫，有一日千里之意。洎長窮覽儒藉，徹其義髓，人有叩者，竭其始終而語之，蟬聯不能休。自以為無書不探，知解具至，遂學文於修道先生胡公。胡公諱長孺，其文為時所宗，見師，大加賞識。久之，藻思濬發，縱橫順逆，隨意之所欲言，聲名頓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彈指歎曰：「攻書修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夫人，走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為師。聞雪庭傳公主真之長蘆，乃往依焉，遂薙除鬚髮為大僧，師之春秋二十有三矣。繼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饑渴寒暑。已而復歎曰：「教相如海，苟執著不回，是覓繩自纏爾，曷若求明本心乎？」於是篤意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往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公由中天竺來補其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迅電一掣，怒霆隨擊，內外如一，靡間毫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朗烈，元叟欣然頷之，命掌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大會於金山，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佐元叟敷陳法要，及與群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延師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徑山虛谷陵公道價傾東南，慎選書記之職，絕難其人。既得師，緇白交慶。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閫合府公邑令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帝師大寶法王嘉師之高行，錫以今號。師之所至，皆以擔荷大法為己任，煆煉學徒，孳孳如不及，多有開悟之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住持為禪剎，師為開山院，因賴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颶風發，驟雨如注，層樓脩廊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作齏粉矣。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榰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為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皆略無凝滯，不久引退。叢林中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數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於旦。　國朝洪武二年，　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與焉，館于天界寺。既　奏對，　上憫其年耄，放令還山，越四年而終。師脩身廣顙，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文思泉湧，有持卷軸求詩文者，積如束筍，當風自清美。師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牳，無不合作。鄉先生袁文清公桷指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驃騎山、

疊秀軒、列清軒三賦，駸駸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李學，以雄快直致為誇，相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翥曰：「噩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為縉紳所推許類若此。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發疏迎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江宣慰使完者都藏之獲免。自時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放異光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稿。晚年重修歷代高僧傳，鋟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大史遷。嗚呼！真如性海，無不[尒/口]攝，玅用流行，見諸文句，其與實相不相違背，苟欲岐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既明，所寓皆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俊偉光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以見不二門中本來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跡而忘物我也。其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惟釋迦文，說法如雲，雨被大千，百物咸仁。弟子結集，為一藏教，言之不文，曷資化導？末流相承，纏蔽語言，所以達摩，直探心源。救弊扶衰，吾道爾翼，豈以饒故，并忘其食？師生名閥，研究儒書，洊攻竺典，無幽不攄。終入空宗，縛習禪定，出抵諸方，以正性命。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凡情盡喪，何有死生？剎那之頃，法身呈露，以何因緣？為無著故。曰吾有作，依佛為師，敷宣大法，非文孰宜？咳唾之間，無非玅義，或縱或橫，理事不二。有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識者其誰？四坐道場，機用由此，無舌而談，震驚百里。颶風揚威，裂屋駕濤，梁木其壞，不損絲毛。古云有道，靈物呵護，豈惟人欽，神亦歆慕。世相有盡，起滅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我施文辭，以作佛事，書窣堵波，庶幾無愧。

續傳燈載師遺言曰：「三界空華云云，吾之幻軀，今將入滅，滅後闍維，煆骨為塵，不可建塔，以累後世。」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洪武十二年化)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為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己子，

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于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于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為樂。師微露文彩，珠潔璧光，廣智及群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于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辨之。師隨機而答，如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縣江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眾，手持香華，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鄰剎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眾。亡賴男子瞿範日饕盤飧，主庖者厭之。瞿御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為通裏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　賜還窮隆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室利羅交綴于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居山之陰寶盈，分爪髮歸徑山，卜于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于其歿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其本根

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柰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為然。至于師表當世者，一從事于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窮隆山石夜走，及蒞普慈，神降于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所了唯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不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山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棼絲。秋葉之零，飄墮庭陛。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碩師。機鋒交觸，劍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尒/口]徵，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撾。以眼聞者，斷除空華。由其見凝，轉識為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大臣，遣使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雙徑。匪私于師，東南龜鏡。輕儇小夫，憯不自懲。皦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辭嗟惜。是非既昭，重蒞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師今之旋，卉木[尒/口]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綴于紺骨。末學競奔，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一終

(虞居士楊捐貲刻

護法錄第一卷　計字三萬一千五百零四箇，

該銀一十五兩七錢五分零三厘。

楊釋元韜對，句容潘省耕書，上元許一科刻。

天啟辛酉元年春二月徑山化城寺識)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二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國初大浮屠塔銘(凡十有五人)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洪武二年化)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離倫，直躋覺路，同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插一莖茅、設一淨食，亦號為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即遍三千，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于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詩為業，人稱為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翛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變梵夾，必胡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雪寺觀公為弟子。觀公愛其容止修雅，言辭溫簡，以內典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泳公，泳公一見，輒加獎予，使居左右為執侍，尋陞掌鑰。泳遷住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象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知解，且日至漸息群念，期造于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覲省之禮，已而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遑遑急走，欲求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庵廬以延旦過者，有如日闐闐。」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于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廡蔬，具床几，設衾褥，下至庖廚溷湢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浹旬焉，皆飫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為，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為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客如初。師猶以為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經》。

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土十六觀相，覽者觀相興行，啟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甍耀日，儼然如化人天宮矣。事聞于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畀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顧塵居雜遝，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為神靈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為務。由是兩地之間，鍾魚互答，有若西東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為茂草之場。師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為己任，持缽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為之易業，于是施者四集。師仍于桃源夾河兩隄悉甃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塑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旦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為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荼毘，得舍利無算。其上首祖溢、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樹塔于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復所序行業介予學子方孝孺來徵銘。予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即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隨事為，而能無所染著，竟全于真理，其有得華嚴者歟？銘以昭之，以示後之人。銘曰：

臨海有上士，夙依如來智，自著福田衣，晝夜為佛事。憫諸求法者，經行山澤中，倀倀無所依，乃就古伽藍。汛掃得清淨，床第及衾枕，以至觸器等，無不皆現前。來者一如歸，了不生怖畏，非惟身安穩，饑虛獲充實。雜華與淨土，最是方便門，建閣造經像，俾人生敬信。更闡大伽藍，普施無量法，入者輒攝受，共趨涅槃城。豈知劫火起，盡化為煨燼？中心鐵石堅，誓圖興復計。未能暢本懷，竟歸寂滅海，四眾悉悲慟，大法無繫故。奉此設利羅，樹塔安置之，龍鬼當訶護。時現大神通，有如住世時，不示生滅相，生滅二皆空，是名三昧力。

憨山云：「此篇未列見性因緣，惟崇事行。至末後一段，光明東歸華嚴，以示夙習因地，正是作者別出手眼。」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洪武二年化)

天台有上雲峰，在川城西南十餘里，重崖疊巘如雲旖，翠蓯盪摩于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絕，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五

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皈依者日眾，遂闢地為鉅剎，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洊罹焚毀，唯存斷礎于斜照荒煙中。無盡禪師傷之，周覽故址，歎曰：「大士韶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轍乎？」延祐甲寅，縛草為庵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于戶外，禪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多化之，以勤勞修持為第一義。荊棘之區，變為寶坊，金碧交輝，上矗天際，而諸禪林環列于其下。上雲之境，于是為尤勝。有以土田為布施者，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為事，吾焉用此為？」南堂欲公，名重一時，作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迎母童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眾以非沙門行讓之，禪師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為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哉？」洪武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嗣法惠峰、主僧普饒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眾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邪？」侍者請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建塔于峰之左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游，師勉以忠孝，迄能為國宣勞，為時顯人，恐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為狀來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燈，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于筆端。禪師年方幼，歎曰：「般若之驗，一至于斯邪？」年十四，即求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尋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既得度，復受具戒于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鑰。日溪升堂，禪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卻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即錯。」日溪頷之。禪師服勤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峰本公在天目、方山瑤公居淨慈、無見睹公住華頂、斗巖芳公主景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日溪云：「禪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遇上雲峰勝地，卓錫其中，遂至終身

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跡巖穴，友煙霞而侶泉石，至有蹟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日交蝕于心胸，奔競干請，無所不至，是以來有識者之詘侮，可勝歎哉！禪師一缽自將，策厲學徒于寂寞之濱，雖施者填委，振起頹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為。震黃鍾于瓦釜雷鳴之際，翔靈鳳于眾禽紛飛之時，謂為禪師矯弊之功，非邪？評騭成章，繫之以銘，庶幾能箴末法之膏肓也歟？銘曰：

台有聞僧，幼輒弗群，能感雜華，思樂正因。棄白趨緇，鞠明究曛，務治心垢，甚救首焚，頓忘色聲，夐絕見聞。歷抵諸師，如提孤軍，背水設陣，瀕亡獲存。有矗者山，是曰上雲，高摩翠旻，低壓紫氛。昔之開士，來疏竺墳，我追軌轍，志符隱淪。起廢為功，策怠以勤。寶殿高騫，華宮糊紋，丹臒絢麗，觚稜紛紜。此本無作，彼應自臻。一榻危坐，八窗凝塵，影不出庭，錫常挂軒。跡處恬曠，俗慚競奔，逢時而逝，若臂之伸。凡濟覺海，實探心源。外動苟息，內靜方敦，非有獨行，曷昭群昏？左原演迤，白塔嶙峋，凡入道者，來視刻文。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

（洪武元年化）

洪武元年夏六月二十七日，杭之顯慈集慶教寺原璞法師滅度于京城大天界寺。父母所生四十六年，在菩提位中二十八夏。其上首弟子住持、圓覺、一印、昇元、克勤等，以某年月日奉舍利靈骨歸窆于郡之龍井辨才塔南，遵像法也。後七年，克勤奉　詔，往使日本。　上嘉其不辱命，俾反初服列官于朝。濂時待罪禁林，克勤數以法師塔銘為屬。未幾，克勤出鎮方嶽，承宣山西，瀕行又復諄諄言之，繼而一印結集白業成書千餘言，遣使者申言之。於戲！台衡之學，佛法之太宗，有若法師乃中流之舟楫，觀化而往，銘其可不造邪？不造，何以為訓邪？法師諱士璋，原璞其字也。受生于海寧王氏，伏犀貫頂，目光炯炯射人。自幼即決去羶葷弗御，即御輒嘔逆不能勝，唯日取天竺書習讀之。鄰寺僧伽競曰：「此釋氏種也，盍以乞我？」其父某怒曰：「吾兒非若倫也。」俾投城東太平興國傳法寺，服五戒服，其師某與翰林待制柳公貫遊，公嘗憩止寺中，親授法師儒家群經，為正句讀，敷繹旨要。法師聞之，有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年一十九，始除鬚髮，著僧伽黎，尋稟持犯于某師。時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自四明延慶遷主武林上天竺觀音教寺，大師諱本無，字我庵，佛海法師湛堂澄公之嫡子，令譽

隆洽，一時名浮圖爭擁輪下。法師將擔簦趨之，忽夢游寶所，大乘菩薩教之，胡跪作禮，口唱懺辭，覺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偈文也。法師以為祥徵，佛護一見，果刮目相視，凡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志慮專一，饑則親狎釜鬻以事烹飪，一飽而止。寒暑晝夜若不知，切身佛護如三吳俾法師遷丈室之西，以便飲食。逮還，見白煙一抹起其寢所，則自爨猶故。故佛護陰鑒其勤，以遠大期之。佛護之門人曰：「天心瑩素，高亢不服。」人亦歆豔法師之行，約共燈火磨切，詰難極于毫絲，餘子皆望風而畏，稱為雙璧。佛護既示寂，東溟日公來補其處，大演摩訶止觀，陶治生徒。夏中集讀，選法師為之開科，譬陟彼山顛，仟陌溝邃雖詰曲鉤聯，粲然辨數，聽者心地朗融，如飲甘露。東溟性嚴毅而寡許可，為之喜動顏色，遂命其司賓，繼陞領懺摩事，纓綏之士皆願與法師交，聲華由此日重。元至正十三年，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真教寺，棲真與南天竺演福鄰，古稱教海，而大用才公、絕宗繼公二三大長老皆在焉。法師猶以學之未足，時往叩其所未至，凡部味教觀之奧，偏圓本跡之微，疇昔有疑而未徹者，二老無不條分縷析以喻之。法師彈指歎曰：「佛法教藏，渺如煙海，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究，使吾自畫而不加進，其能免於專門寡陋乎？」二十年，移住旌德教寺。元季兵亂，人多為自藏計。法師竭心寺事，不以世相為累，彰善癉惡，風采為之改觀，日納清淨之眾，共講諸經玄疏，銷文入相，洪纖弗遺，才辨清發，言與理冥，往往推為義中之虎，大方自是益斂衽矣。　皇明龍興，當建元洪武之初，三宗以今寺主席尚虛，白于李曹公文忠，公時戍杭，遂從所請。法師提唱接引，如旌德時，有過無弗及焉。未幾，中書被旨，俾浙水西五府浮屠道流共甓京城，立善世院，以統僧尼，同將作監，交董其役，時方內附，相視莫知所為，法師獨出方略，具有條序，十萬之眾多倣之以集事。不幸報緣已盡，竟入涅槃，緇素翕然嗟惜之。法師器局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行，不樂俯徇流俗，意氣吻合即出肺肝相示，否則白眼怒視。俊乂來依，推食解衣以遇之，不計蓋藏有無。然精練世故，勇于有為，棲賢敝陋，殿堂門序為之一新。旌德籍券久不白，乃為鉤稽欺隱，使有文可覈。暴橫之徒，束手待命，始免捧漏沃焦之患。每懲諸剎樹徒植黨而為怨尤之府，誓不薙度弟子，私建退休之室，終身踐其言弗渝。初法師受經佛護，歷職東溟。佛護既歿，或者微以為諷，法師笑曰：「丈夫制行，當以義為斷，豈可隨世浮沉哉？」終嗣佛護法師。所著書多未脫稿，詩文有別錄若干卷。嗣法而出世者，昇元、圓覺之外，曰某曰某，共若干人云。嗚呼！圓頓法門實般若之樞機，奈何傳失其宗，指真心而名境、認理性以為總論、心有具造而遺于色，似此之類，紊亂真乘。法智一起而麾之，

然後天台之道復盛，曾未六傳習者流于知解之說，務新騁奇，頗駸駸近于山外，慈辨再起而正之，然後法智之教益明。擔負大法之任者，其所繫蓋甚重也。近代以來，佛海以純慤之質，一以法智為師，最號能守家法者，故其授受真切，出其門者咸赫然發聞。于時法師乃其嫡孫，其行解似無讓于前人，孰不望其大振玄風？而世壽僅僅若此，銘以昭之，一以傷斯道，一以勉來裔云。銘曰：

天台之學空假中，一心三觀乃其宗，如大火聚光彤彤，五金遇之無不鎔，渣滓渾化內外紅，佛海援起建寶幢，摩尼遍照天南東。入其室者膽力雄，披精進鎧手挾弓，一戰欲死魔軍降，誰為嫡胤躡狐蹤？伏犀貫頂水剪瞳，震旦群書貯心胸，一朝易轍梵夾攻，日狎井灶劬厥躬。白煙上出橫晴虹，五章四釋昭厥矇，事理即具靡弗同，肯綮一中萬里融，行解雙至方建功。三鎮名山黑白從，龍興致雲虎嘯風，輪下瓶錫無地容，法水灌頂障執通，亭亭淨植青芙蓉。似此良師不易逢，火風分散報緣終，水月鏡像索還空。作銘者濂碑則豐，千百億劫鎮幽宮。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化)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罅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勤、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為三，曰虎丘隆、曰此庵元、曰大慧杲，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覃被無際，震盪鏗鍧，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適實、太湖無用寬，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歟？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為宦族。父某，母隴西李氏。師既生，舅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黠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火食，乃使依族姻模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剎，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時前一夕，寺眾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雍熙寺，會主僧來峰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為？」河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司給牒，薙度為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蓬累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中峰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紹，克翁

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年。一旦，欲歸鄉行省覲禮，至毘陵，約明極昶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甓，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曰：「不著糟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造偈拈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塔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匾擔，捉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著口。」自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遞展化機，師皆往叩擊，道相吻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元祐庚申，延師往廣德，縛茆於大洞中。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為起廢重新之，同時有無一全。遯跡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建立禪居，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間計者凡數十，命之曰禹門興化庵。先是山顛有龍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受三皈依戒，龍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邃也，擇絕巘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斲木為棧，鉤環連鎖棲板於空中，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坌集，師亦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稔師之道行，降師號曰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副周某延師之至，為創寺一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矣，僅二紀必當變遷。」時人蓋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山禪寺，辦香酬恩，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閱《毘羅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繹正法，天降甘露之祥。甫三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峰，皆招居第一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浙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府具疏，請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戍將敦勸尤力，師漠若無聞。或激曰：「大法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師為蹶然。而寺常災，方議經營，前住持幽巖靜夢殿楹仆地，師以隻手搘之。暨師之至，果為新釋迦寶殿，塑佛菩薩、天神諸像，雄冠

諸剎。踰八年，有言師於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真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代之。明年，復命補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興銅棺山，舊有北嶽菩提院燬於會昌，士潘敬之重搆焉。師以九里寺助建法堂丈室之屬，以年稽之，正二紀矣，人益嗟愕，謂師能前知。戊子，有旨趣入覲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師，號曰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毳帽之賜。居無何，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為現祥光五道。明年，陛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波羅普化率妃嬪等延師入宮，稟受大戒，賜以白金盂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還龍池。庚子，師為慕道者所逼，出領善權寺。寺已弊，師施塗塹丹臒之功，且甓其寶街。明年，募善士萬人為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瘥兵後，枯骨至無萬數。壬寅，又退歸龍池。癸卯，廣德大旱，師徇鄉民之求，結壇誦咒，梵唄未終，大雨如瀉，歲乃登。眾愈知師有道，不容其還，強住麻蘚山慈慧禪庵。未幾，成大叢林。國朝洪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己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弟子宗珣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麾去之。十五日，自興化庵移龕至絕巘所。居十七日，昧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畢，側臥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池水忽竭，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君子知為異徵，黑白戀慕，各衣衰麻，繞龕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為供養者，執紼之人盈萬。茶毘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所持數珠皆不壞，設利無算。煙到中林，亦纍纍然生，人競折枝取之。至於灰土，亦掬取淘汰，獲者亦眾。於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骨與不壞者，以某年月日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山、麻蘚山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其心，所至者無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朵兒只、若江浙行省左丞相別不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來獻薝蔔幣衣履者，肩摩而袂接，既無虛日，師既受，即以施人，曾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為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於世。其嗣法弟子，則季山之仁奉、報本之詔洪、芙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也。其所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天寧之仁性、竹山之祖瑛、南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玟、維祖、宗會、紹仁、祖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霑丐者，可謂侈矣。師示寂後之七年，仁性親撰行業記，子通同祖玟謁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為囑。嗚呼！古之學者，孳孳為已，及覺門已證，懼失其傳，無以續佛慧命，不得已而出世為人。後世乃藉是以為榮

觀，豪攘巧取，無所不用其極，果何為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拳拳以度人為急，及主大剎，屢退養龍池，雖天童實廁五山，亦搖首弗顧。其高風峻節，如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即，何其賢耶？人疑為淮海之後身，信不誣也。聞師之風者，可以自省矣。是宜銘。銘曰：

東山紹法統，大弘臨濟宗，一燈百千燈，充滿於南北。太湖鬱蔥蘢，中有善知識，怒罵作佛事，見者輒畏縮。唯師膽如山，深入了不礙，振威聞一喝，有若霹靂飛。凡情亦喪失，通身汗如雨，縛茅巖洞居，說戒毒龍聽。文彩漸彰露，屢典大伽藍，蔚為人天師，皈依者如雲。師以方便力，破除煩惱障，沃沃甘露漿，隨量各充足。況示莊嚴相，隨處起樓閣，五色雲中現，若兜率天宮。人見稱有為，我以無為故，應物而見形，中心儼不動。孤雲本無著，動靜皆自然，不識世間事，何者為利聲？但觀龍池水，如我性清淨，預言化期至，剪紙以為衣。坐脫目微瞑，入彼寂滅場。荼毘顯祥異，神光互旋繞，白煙及林木，皆生設舍羅。四輩悉號慟，五處藏靈骨。以表正法幢，千古無壞者，此以何因緣？本無生滅故。我出廣長舌，贊述師功德，鑱諸無縫塔，鬼神共訶護。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

（洪武三年化）

禪師諱世愚，號傑峰，衢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母毛氏，嘗有妊，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禮佛塔，迨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已而薙除鬚髮，為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香燈，惟謹用針出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抵几歎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為，絕如夢幻，不可控搏。盍學無為，以明心宗乎？」出謁古崖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歎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聞見未充，無以啟發知解乎？」踏濤江而西，見諸善知識。時布衲雍公、斷崖義公、中峰本公、大弘、雪巖、高峰之道，師一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懋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禪寺，門庭雖高峻而獲證悟者甚眾，亟往謁焉。止巖曰：「南泉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仍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徇覺知，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分，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處，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

勝，且曰：「佛法元在目前，秖為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即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乃走見止巖。會止巖游姑蘇，走天池，求證于元翁信公，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慈。」元翁曰：「大慈鼻孔甚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拗折錫杖，爾將何卓？」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歸見止巖。」師既見，備陳悟由，止巖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止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遍界明明不覆藏。」止巖豎起竹篦，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床，止巖曰：「爾欲來捋虎鬚邪？」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囑曰：「善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為侍者，服勤三年。又還南屏住山，樵隱逸公請司藏鑰，尋入大慈為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西安。西安烏石山有福慧古剎，久廢為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為有道者，負餱糧鹽醯以遺之。師燈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緇素之士坌集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所容。縣大姓陳君嗣宗為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鍾樓之屬，其制如大伽藍，且置山若田，取其食以給眾。帝師大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于止巖，表其自證也。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連留三夏，烏石之眾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郡境新建佛剎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寶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為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　國朝洪武三年冬十二月，郡守黃君、鎮戍將徐君與啟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僉謂非師不足拯拔沉淪。師勉強成行，竣事而返。略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于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春秋，四方參學莫知其數。能其法者，則慧觀、慧進、德隨等一十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則慧實、道達等二十又三人也。二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林奔湊，而公卿大夫若大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兵部尚書黃公德昭、若浙江行省左丞老老、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玄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師之施及，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名山，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于斯，有識者恒傷之，紀載遺行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遽略也。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圖不朽，計結集成狀，徵予為之銘。予聞圓悟之道，實發臨濟心髓之秘，其五傳至荊

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荊叟再傳而至天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機，恒俯而就之，不為高絕難攀之行，使人望門而還，所以其弟子布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深切，如救頭燃，本心既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起大道場于久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為人天師，疇克若是邪？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勵來者之進修，當有惕然自省者矣。銘曰：

先佛振靈，青童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逢佛輒禮，性之存兮。歷抵諸師，答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矗，遮山絡谷，法雨均兮。奮襼直前，一死敢捐，心逾瘖兮。如藥瞑眩，有眼不見，耳無聞兮。其指頓忘，夜半月明(協)，如日輪兮。周遍法界，無內無外，顯一真兮。百千妙玄，開目洞然，照無垠兮。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迷群兮。瓦礫之業，化為寶宮，金碧文兮。公侯之貴，馳書奉贄，祈普熏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機，漫云云兮。大虛凝碧，萬里無跡，絕纖塵兮。烏石聿崇，清泉不窮，示法身兮。遺行有煒，表者大史，勒堅玟兮。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洪武三年化)

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于寶覺法師簡公，凡清涼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甚深微玅之旨。遐邇嗜學之子，斂衽溯瞻，不翅卿雲、德星，以獲一見為快。師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圓中大旨，叢林傳誦，以為能發越賢首諸祖之意。他師好為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為十界差別事、唯心造為真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真如生滅倒置錯亂一至于此耶？是可為太息也。」其于匡衛宗乘，唯恐稊稗之混黍苗，固若甚嚴，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沉溺專家以殊戶異軌為高，理之所在輒翻然從之。每升堂示眾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于空言，能于禪定而獲證入者，乃為有得耳。」既而又曰：「吾蚤通法華，雖累入法華三昧，然長水璿問道於琅琊覺，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為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同別之義更質疊難為法華問答若干篇，復因主修法華期懺，撰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辨正教門關鍵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于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者沒矣，可使之弗耀于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之堅也。謹按九皋聲公、啟宗佑公所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為古庭，生儒家馬氏。自幼離俗，往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恍若

青蓮花，超出淤泥，亭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為大僧，投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曹溪，師亟從之，慧解濬發，聞其演說，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寶覺善甄別人物，絲毫不少貸，獨譽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為人，望別傳教。公在報恩，遂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溈溪之光福偶乏首懺者，古田滋公命師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分筵說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寺，宣公欲攝受為弟子，師笑曰：「吾得法于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志。越二年，即棄去，還東林隱居，專修白業，謂同志曰：「吾始習晉水源華嚴懺法，行之已久。及觀天竺慈雲式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以祈生安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遯自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光聲所被，非惟天人具欽，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　皇明龍興，庶事一新，溈溪人戀嫪師為尤切，聚黑白若干眾，具疏幣，雜以香華威儀，請師居之。師亦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儉歲，躬分衛以食眾會。天復旱，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廨，屬師如其法禁之，大雨三日，由是士民知禎祥所致，施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所建置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虔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辨析之，師曰：「吾為主僧，法當坐，敢累他人邪？」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為迂，師曰：「宿業已定，不可逭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洪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建塔于某處藏焉。師形貌尪瘠退然，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業，唯恐有所染汙，獨居屋漏，法衣不離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盎無斗儲，處之裕如。謙恭自牧，豎子來見，亦無惰容，勤于誘掖，有不領解者，方便比喻，至于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罷云。嗚呼！大覺如來設為度門，雖萬別千差，不過因機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有所同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末流之弊耳。唯我清涼大士一遵如來遺教，學無常師，問律于澧公，受南山行事于曇一，傳涅槃、起信論、法界觀、還源記于瓦官，咨雜華于大訖，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疏于荊溪，參決南宗禪法于牛頭忠、徑山欽，如此之類，復不一而足，所以群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為一代人天之師。今觀師升堂示眾之言，蓋深自契于大士者也，曾不得大行其志于時，而夙因已不可逃矣。哀哉！濂于諸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衡、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于是發不及見之之歎，既序其事，復綴之以銘曰：

賢首之學，雜華為尊，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固自以為瑣瑣而不可易。至若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旨，一念三千之文，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況修門之注釋乃止觀熏習次第，亦不外之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于矛盾？唯欲鑒于群昏，或謂無斷伏分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裔之紛紜。卓哉學師，所見離倫，剪剔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談諸法之相即含性具之緣因，庶幾森萬象于寸心，合千江于一源，觀會通于大府，闢局隘之專門。柰之何道未克施而遂遘于邅逆？安養之生，固知可以無憾。但學子之亡師，譬獨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瞻弗及，鬱邑難伸，評群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玟。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洪武四年化)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圓玉皦，將至盈升，四眾爭取，灰燼為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于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彊，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于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評騭，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信于世，盍為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立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托，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種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父母曰：「是兒骨骼，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群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為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僧壽彌薙落，及受具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墻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寺

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筭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訢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舂而電掃，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有六，眾頗易之。大師殺衣黜食，為修建之計，崇基廣搆，文甍雕甍，金碧燁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剎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煙白草淒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為之慨歎。康里公為江浙行省丞相，妙揀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剪剔荊叢，葺茅為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眾，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玅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斂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骨索、甘露之灑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霑潤。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胸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搆。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玅極無象，求而即之，吻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哉？濂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為宅心之地，夙障已深，竟為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雞鳴而起，唯倀倀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真體如如，絕待離分，妄識所膠，攪為法塵。譬猶飆風，鼓埃揚氛，化晝作夜，觸目重昏。佛啟覺塗，高懸慧日，白光爛然，下銷群慝。破相玄門，最為勝特，能定諸緣，即超秘密。昭昭大師，上承禪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寘，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為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真實諦。湧殿崇峨，飛樓弘麗，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即滅，視世為虛。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焉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偈。式播徽音，用垂來裔。

憨山云：「未見如何參究，即能少年了手，豈多生功用純熟乎？古人云：『參禪一生不悟，來生出頭現成。』殆可知矣。」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瞽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洪武四年化)

台衡之學至佛海大師澄公，光明俊偉，如日出扶桑，四方之人無不瞻仰，故其入室弟子各能具大無畏，得無礙智，而闡教于十方。及其化去，予多摭群行而銘其塔。若今瞽庵示公之歿，其烏得無辭乎？瞽庵壽六十九。　國朝洪武四年，出游虎林，以某月日順寂于太平興國傳法教寺，神思不亂而返故廬。六年三月七日，其徒子延慶住持智曉，函靈骨歸藏受經祖塔之側，復恐無以傳來裔，持狀來徵銘。按狀，台之寧海有盧某者，謹敕之士也。其娶金氏。金夢寶陁大士現五色雲中，覺而有娠。及生一男子，自幼逮長，灑然有出塵之思，眾咸曰：「是子從佛乘中來耶？」年二十一，投會稽悟本院為沙彌。一山元公為之脫白。一山度弟子四人，取《醍醐經》開示悟入為之名，而瞽庵遂名顯示，號之曰瞽庵。元天曆初，受毘尼大戒，即踰濤江而西，欲講天台教觀。時天岸濟公方主萬壽圓覺寺，瞽庵往事焉。久之，濟公見其天機峻利，有一瀉千里之勢，乃曰：「子盍從吾師游乎？他日大顯南嶽一宗，吾于子有望矣。」濟公之師，即佛海也。佛海倡道于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來受經者雲蒸海湧。瞽庵廁多士中，晝夜研摩三觀十乘之旨，察其密微，至于蠶絲牛毛，設有疑悶，進質諸佛海，退與四方俊彥縱橫講切，不至于洞達弗措也。精積日久，大小乘部文義句悉貯心胸。有叩之者，辯口如水東注，不見其所窮，朋類推服，恒以為不可及。佛海器之，命其司賓。及佛海退居南天竺，虎巖頤公來紹其後，升掌懺摩。而賢叟思公又延居第一座，鍊徒牧眾，不異于常。時至正五年始出世隆壽教寺，疆畝人侵者復之，殿序僧毀者葺之，一坐十二春秋，雖蕞爾小剎，聲望頓增。遷雷峰顯嚴教寺，破屋殘僧，觸目皆

凄涼之境。瞽庵既至，學徒散者漸集，迄復伽藍舊規，人以為難。越六年，江浙省丞力聘主崇恩演福教寺，寺當兵燹之餘，鞠為荒墟。瞽庵創丈室五楹間以納負笈之士，遇有咨問者，悉竭平昔所蘊，亹亹而語之。至于南屏雪川之同異，尤嚴于斷制，歷引諸家經疏，辨證無遺。或譏其過勞，輒笑曰：「為法忘軀，桑門之常事爾，子以為勞乎？」已而兵禍日亟，飄然東邁，向悟本樵山祖塔棲焉。屏絕人事，顓志於西方淨土之學，終日繫念，未嘗少忘，屢有靈瑞之應。瞽庵古貌長身，寡言笑，清儉自持，一榻二十年，瀟然如在。逆旅當時，齒臘相亞，職業相尚，咸據席名山，瞽庵視之澹然，雅不事于謁。其出世為人，皆迫于群情，不得已而起。性不樂俗，藻麗章句，凡有述作一本山家諸師之論。其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其嗣法者，祥符、思賢等若干人。嗟夫！大化絪縕，變合無垠，而獲生人道為難。既幸為人，得服福田衣又難。雖服福田衣，從桑門之後而聞諸大法又難。法或可以治諸躬，至于收攝一切有情，使其解脫，則又難之最難者也。瞽庵於此數者，皆可以無憾狀，謂能衍佛海之道，傳之方來，動靜出處綽有可觀者，誠可信不誣也。序而銘之，孰謂非宜？銘曰：

維木之生兮處乎鄧林，雨露所滋兮其崇百尋，材既足用兮嘉聞孔章，締搆攸宜兮清廟明堂，取以媲師兮髣髴類之，道積厥躬兮位亦克施，玄風四播兮象龍駿奔，足躡紺蓮兮口舒霧雲，一氣回斡兮造化發機，區萌畢造兮有罔無夷，安養固遐兮最邇者心，彈指即至兮何間古今，幻生終滅兮有弗滅存，一真獨露兮無身而身，樵山不老兮青色如藍，銘其塔婆兮來者是監。

住持淨慈禪寺孤峰德公塔銘

(洪武五年化)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卑之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剎，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侯其聲華彰著，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緇素之人往往歆豔之，然非行業夐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此濂與淨慈禪師之事，頗願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為孤峰，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父與補怛洛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為雞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在童幼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童司藏慧明，師諸叔也，乃訶之曰：「童子不知誦詩讀書，癡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明奇之，挾至鄞縣金鵝院，俾給灑掃之

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得度為大僧，為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鵝來。」曰：「金鵝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為期。竺西一日升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眾中聞之，忽若有解，遽造偈以呈竺西，竺西頷之，而師弗自是也。復如淨慈見晦機熙公，晦機道價傾東南，湊其門者如蝟。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塤篪協應而了無障礙，命歸侍司，繼付藏鑰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為國師，師送至海濱，而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竺田上堂，敷揚正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群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寢不可掩。行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座十五夏，煆煉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為之興廢補壞，細大不遺。帝師聞師之令譽，授之圓明定慧之號，副以金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遠寄，且為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道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缽四出，造祖師堂暨伽藍神祠，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施營造之功，會杭之淨慈虛席，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居，罔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為矣。逮入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庵。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荼毘，勿令四眾衣麻而哭也。」言畢，索觚翰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不壞，舍利羅累累出灰燼中。某月某日，建塔瘞靈骨於東岡。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分居列剎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行於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所聚群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垣，請為塔上之銘。嗚呼！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化出歿無數矣。何者為名？何者為相？何者為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為定乎？銘勿作焉，可也。雖然，師之行業，夐出常倫，致位名山，垂芳當世，苟不有以顯著

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寄，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銘？銘曰：

我觀禪那之所至，即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無麤悉玄妙，秖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詣有異同。曹溪而下分五家，震動鏗鏘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繁，執持大法使弗墜。如師脫白金鵝山，歷抵諸方苦參叩，孰知枘鑿不相投？東西遑遑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卻見泥牛鬥入海，桃花開時春滿塢，更了雜花六相義。文采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倏然變幻如煙雲，盡付閣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虛空。虛空無盡難名言，苟加讚詠愚且惑。太史述辭鐫白塔，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洪武六年化）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為之館轄。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栖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剎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剃落為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鞏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眾。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豔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座，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搆

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辨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群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眾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往是山，識者以為玄應。師既至，群疑景附，遠眾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為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于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為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月，屬後事于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毘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為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于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沖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真積力久，至于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為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趍于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為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共斡化機。西來之道，于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因文妥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宣。浮翳盡斂，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趍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瞥爾觸之，凡情盡死。從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子兒。出世為人，澍大甘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

疏來謁。孰知玄微，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晝扃。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翩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鮮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修漸遐，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洪武八年化)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為慈雲遍布索訶世界，鼓以雷風，澍為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圓鑑光師為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觀師、若佛智熙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勃興，荷擔正法，其所以黼黻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為佛事，至今聲聞烜著于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姓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凝，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大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為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蒞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為中丞，尤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尚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清遠咸得與聞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閫奧，其學于是大進，形諸篇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沉冥盡斂，精明自然。老干文學者爭歆慕之，曰：「此文中虎也。」清遠恚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勵諸徒，眾未有對，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鶻橫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眾為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于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為記室。向之歆慕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恚也。」全悟瀕沒，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爾與宗泐爾。汝其[樊-大+心]哉！」宗泐，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即故龍翔云。全悟既示寂，清遠肆為汗漫游，見虞文靖公集于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于瀏陽。二公聞其雄辨蠭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于舅氏者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

之際，為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淨慈禪林虛席，四眾一心復請為主持。會儀曹奉詔設無遮大會于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京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瓜髮之地，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曰牙齒、曰缽塞莫、曰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祔葬爪髮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待結集而盛行，于時所書草隸亦遍流四方。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益諷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萼，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為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歎息而去。清遠偉行甚眾，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又九，僧臘四十云。濂聞之，世間萬事皆可偽，唯死生之際不可偽。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證入毘盧性海，寧有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若斯而已。濂長清遠八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今九京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道謙特自為事狀，同鍾山德瓊以塔上之文為請，因略其細而掇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

大慧正攴，七葉相承，焜燿鏗鍧，以文華稱。文非徒文，般若為體，其本既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遙映日光，東西照之，霞繽錦章。所以達人，兼治弗廢，黼黻折衝，莫非佛事？堂堂渭師，結秀之姿，庭槐有知，應在瑞芝。既抵碩師，日交簪組，文彩聲明，一時彰著。人見其粗，玉貫珠聯，我窺其精，說法熾然。持此應緣，隨時順逆，飛鴻度空，曾無一跡。報身已滅，大火方融，舍利粲粲，叢生其中。矧是三德，熏修所致，世間萬理，唯此無偽。靈明上通，所遺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皆歸實相，于此見師，是謂無妄。梁渚之墟，雙塔巍巍，惟舅洎甥，先後聯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永保貞吉。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洪武八年化)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為作銘記，名曰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道尊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宋以來，嘗間一見焉。碑版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葬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仵繫得悟出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婺之蘭溪人。父端，母楊淑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嘗主閩之囊山，于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即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往造焉，入室問答，機鋒遞相奮觸，電掣霆奔，義公命為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剎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場，豔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相羊于名山水間，達人勝士日游衍而激揚正法，旁及于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訢公為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峰淨土禪寺，瓣香酬恩實歸于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為，鳴鼓而退。戊戌冬，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己亥春，　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尚虛，特　詔師住之。一坐十五夏，唱道之外，小大室宇咸為補葺一新，別築燕居于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韶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勒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學碩望，莫堪戶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挹深飲醲歎詠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為急，時有化主安淨者，頗有人緣，施者麇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于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

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朝，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荼毘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指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儋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胡教授仲申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為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聯，纚纚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于世。其嗣法上首智者、志文、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樊-大+心]建云云。云濂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斂，故出其輪下者，多內衷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葩澤衒鬻于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為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蒞南屏，道價益重，巋然如魯之靈光。柰何緣業僅止于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濂與師交者頗久，歸為序其盡靈語以傳，復書其事，俾鐫諸塔。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曰：

大辨之門，總攝群機。棒喝交施，飆旋雲飛。誰為之孫？乃克肖似。奮迅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風莫攀。一彈指間，衝破命關。掌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峰，大施政令。繼遷靈源，芳泉可[(奭-人+大)*斗]。灑以楊枝，普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挽致。百越之區，亦來交疏。南屏崔崔，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于？四眾驩呼，迎師往住。旛華塞塗，觀者如蝟。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蟄方冥，一雷盡驚。我法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寶幢之仆，聞者心摧。翠竹黃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哀則何有？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洪武八年化)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破庵、松源，兩支分峙，譬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觀世尊于耆闍崛山，一切有情無不攝受，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旨禪師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梵行有足書者，入室弟子門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公所為狀，來徵銘狀。文淵慤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成序。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海季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嵩葭，不與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坌膠轕若將溷焉。年十二，即思舍

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為僧于同里石門寺，乃往為驅烏。仲智奇其風骨亢爽，俾至越之九巖，從萬壑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為大僧。已而歎曰：「所貴為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邪？」竟杖策而出，遍歷諸名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力。久之，參普覺明公于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盈萬，其門庭嚴峻，未易叩擊。公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普覺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振挈綱維，四眾悅服。尋還石門，白巖真公主真如，艷禪師制行之堅，延居上座，助揚正化，聲聞燁然，騰緇素間。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執香自敘，實上嗣普覺，世人信之，無異辭。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三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為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將倚之以為重，競來敷致，漠然若不聞，作休庵于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此即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　國朝洪武六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侯之命起公主寺事，公勉強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邪？」帥眾邀于道，擁居其位，公屢卻之不聽，色頹然不怡。時當歲儉，問道者如雲，糗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擊鍵椎集眾，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撾鼓而退。歸臥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進觚翰請書偈，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也，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龕留七日，顏貌不變，用闍維法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光色晶瑩如金銀水精者遍滿于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省等斂其不壞者，并遺骼歸龍塔而藏焉。公儀觀雄碩，識見夐卓，其于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皆迫于不得已。會　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或勸公求檄以主名山，公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不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貽於悠久。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俟刊行。平居遇物成詠，率出人意，表自省與文介類為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言論屢行，為當時推重。至于尊賢尚德，推己及物，有非人之所及，叢林孰不能言之？茲可略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教，法門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真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之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修之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升覺岸者也，是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得法于天台韶國師、圓照本公傳道于天衣懷禪師，二公兼修淨土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

策，可考不誣。今吾授公瀕沒之際，又跏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主乎淨慈者也，何其重徽而疊照哉？當必有其故矣。昧者不察，強謂觀念之未能忘于形跡，乃好誇過高之論，非事實也。于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以為後來者之勸。銘曰：

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祛妄慮，觀念之勤，亦依真住。均為攝念，奚分異同？一心既昭，眾法自融。所以先德，內而不外，破妄顯真，兼行無礙。公由幼齡，挺然弗群，有慕空宗，留神竺墳。法海冥茫，屢形嘆息，掬沙算之，數何能畢？持智慧刃，斷其縶維，八荒洞然，不懸毫絲。安養導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即為淨土。空有俱息，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化熱惱場，入清涼國。黑白欻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熙如春陽。腳踏濤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速？南屏草木，大根小莖，法雨普沾，軋者皆萌。俄結雙趺，稱佛而化，金臺來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于茶毘，設利繽紜，光如琉璃。龍華之阿，有塔如筍，琢石鐫文，為此規準。

日本夢窗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武八年立碑)

恭惟　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曆，聲教所授，與如來化境相為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夢窗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求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　敕旨，不敢遽從所請，敢拜手稽首以聞。」　皇上欣然可其奏，特　詔詞臣宋濂為之文。濂按其弟子住持善福寺周信狀云：禪師諱智曜，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而孕，歷十又三月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鹽教院以居，授之群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為大僧，禮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未久，然恐執滯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國疏山、石頭二剎，一龐眉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拊髀歎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疏石，字夢窗，謁無隱範公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錙錫之所萃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為侍者，朝夕便於咨決。俄出游奧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亦何儗實相乎？」自是融攝諸

部，昭揭一乘之旨，辨才無礙，然終以心地未明，倀倀然若無所歸。洊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蓬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師疑悶不聊，結跏澄坐，視夜如晝，目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不寺，見佛國高峰日公，扣請如前，高峰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峰厲喝曰：「汝何不云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嘉元三年夏五月，一夕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冰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爍破，乃作偈自慶，有「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亟見高峰求印可，高峰喜溢顏面，囑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佛光無學元公手書一通畀之，以寓相傳付囑之意。師回棲甲州龍山庵，高峰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庵。濃州古溪都元帥平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某氏，慕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山，縛吸江庵，既而遯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巖寺，師復辭，搆泊船庵於臥龍山，退耕庵於總州，有終身丘壑之志。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命宮使起師領南禪禪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煙霞，出世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師不得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期，王遜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新建善應寺成，延師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郡公逼主淨智寺，尋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圓覺四眾必欲致師，師為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林寺，迫師蒞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建長請師者，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為第一代。三年，王既復辟，召師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邸，更為靈龜山臨川禪院，命師為其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師宮中。二七日，罷政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謹。及還，強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群臣至山，見群僧入禪定，秩然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座，提唱音聲鴻朗，辭意警策，王愈喜，給腴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臣有毀斥禪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為對，王已信之，至是益知禪學為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兜率內院，而建仁禪寺又欲逼起之，師笑不答。曆應二年，攝州守某革西芳教寺為禪，僉言非師無以厭眾，望師振錫而往，舉揚達摩氏之道。聽者改容，為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夥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冠以亭榭，以憩四方游士，規制燦然可觀。師夢王

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即世，征夷大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福，聘師住持，遂與前夢協。阿州守源公某新立補陀院，師亦俯徇其意，為之說法，即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太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為弟子。三年，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帥群臣來聽法，敷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闕，當力為之。」堂成，可容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師百丈清規，聲振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遺以手書，其略有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國中以為榮。師以年高，又復引退兜率內院。九月朔，召門弟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座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洊臨問起居，師為陳攝心正因，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日，遺誡授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囑令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眾告別，翛然而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存日所剪爪髮瘞于雲居，髮中累累生舍利云。其嗣法上天龍曰志玄、曰玅葩，建長曰慈永，南禪曰通徹、曰周澤，所度弟子載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教，如密雲廣布，甘雨頻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成就。上自國王、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蒞止，如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臨事不懾，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道，非特究明心學，實足增夫世教之重。況其內外之功兩得，祛縛釋粘、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海眾，人患不能有其一，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養澹若無物，唯欲棲身林泉，屢典大剎，皆迫于王命，而起世稱大善知識者，非師孰能當之？嗚呼！宋南渡後，傳達摩氏之宗於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峰纂而承之。師為高峰之遺胤，益有顯於前烈，重疊照光于海東，止惡防非，有裨朝政，功用不闡，人思弗忘。濂因奉敕撰文畀中津等，歸鐫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　皇化無遠邇，昭示千載，俾勿壞。銘曰：

達摩之學，傳至真丹，一花五葉，其支寖繁。臨濟名宗，昭于佛鑑，有子如龍，乘桴東泛。海東有國，接於榑桑，民惇俗龐，環

水為疆。膜拜奉迎，若佛之至，四眾聞之，其從如雨。伊誰繼之？心境兩融。日出高峰，海水皆紅，金光見夢，長虹不滅。篤生異人，丕照先烈。何文不搜？何義不求？孰授厥像，截斷眾流。其心倀倀，有淚如霰。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馳索首，非迷即愚。一喝之中，真靈獨露。朗月中天，其色純素。我歸我山，與雲往還，豈意聲華，落彼世間？文彩一彰，疇不歆慕，鉅剎名藍，非住而住。說法千座，緇素共聆，天見祥徵，二星墜庭。百廢具興，我敢用逸，寶華樓閣，重重兜率。上自君公，下逮黔黎，稽首作禮，如天人師。屢出屢退，泊然無礙，終與實相，不相違背。吾緣垂盡，預告化期，爾毋懈怠，來質所疑。遺戒諄諄，續佛慧命。言已即化，若入禪定。覺照至圓，體性本空，生滅不二，唯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喪考妣，法幢既摧，大眾何倚？孰為佛乘？孰為眾生？縱有言說，皆是強名。勒此塔銘，龜趺螭首，焯德序功，以示不朽。執金輪以御曆云云，元黃文獻公鳳凰山大報國寺記語也。文憲學于黃公，故襲用其語。先輩文字，其學有師承若此。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原禪師道行碑銘

(洪武七年化)

禪師諱印原，字古先，世居相州，姓藤氏。藤為國中貴族。父某，母某氏。禪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為佛陀像，持以印空，父奇之曰：「是兒與菩提有緣，宜使之離俗，學究竟法。」甫八歲，歸桃溪悟公，執童子之役。年十三，即剃髮，受具足戒。自時厥後，遍歷諸師戶庭，咸無所證入，乃嘅然歎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乎？」於是不憚鯨波之險，奮然南遊。初參無見睹公於天台華頂峰，公語之曰：「汝之緣不在於斯。中峰本公以高峰上足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革*備]正赤，遠近學徒無不受其煆煉，此真汝導師也，汝宜急行。」禪師即蓬累而出，往見中峰。中峰一見，遽命給侍左右，禪師屢呈見解，中峰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禪師退，涕淚悲泣，至於飲食皆廢。中峰憐其誠懇，乃謂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之事也。」禪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嘗暫捨，積之之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丈室，告中峰曰：「原以撞入銀山鐵壁去也。」中峰曰：

「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禪師超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峰再三囑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虛谷靈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於一方，禪師咸往謁焉。諸大老見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禪師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即攝衣升舟。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州之慧林，瓣香酬恩的歸之中峰，黑白來依，猶萬水之赴壑。古山源公議革城州等持教寺為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眾心，竟迎師主之。俄住州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而謝事，行化于奧州。禪師之兄藤君，新建普應寺，延師為第一住持，禪師赴而應之。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師開山，兼主圓覺，俄遷建長。禪師說法度人，孜孜弗懈，一如慧林時。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春正月，禪師示疾，至二十三日，夜參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即龕瘞之，毋徇世俗行祭奠之禮，更可遍語諸剎舊弟子，恪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賓朋候問起居，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又八弟子遵成命，即日奉全身瘞于某處塔下。初禪師專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為事，若丹州之願勝、津州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鬱然成大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故前後所度比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雖燕坐之時，儼若臨眾，目光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炙，及聞其誨言，溫若春陽，莫不心悅誠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頃，翩翩數百言，曾不經意，皆契合真如，禪師不自以為是也。取語錄并外集投於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留此糟粕何為？」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禪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玅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為人皆類此。嗚呼！佛法之流于日本者，台衡秘密為最盛。禪宗雖僅有之，將寥寥中絕矣。千光院有大善知識曰榮西和尚，以黃龍九世嫡孫，握佛祖正印，唱最上一乘，飆馳電鶩，逢者膽落，達摩氏之道藉是以中興。其示寂之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興。」今禪師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記之足徵，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泝而上之，至楊岐十有二世，楊岐、黃龍則同宗慈明者也，其道固同矣。道之同則凡嗣其學者先後奮發，其有不言而喻者乎？予早歲屢閱一大藏教，晚獨慕乎心宗，因其徒大宣介範堂儀上人持狀，請銘禪師之塔，有不得辭也。銘曰：

天目之峰高嶙峋，陰陽變幻割明曛。中有導師人天尊，白眉青眼照秋旻。西江欲以一口吞，流傳法印千子孫。日本有國在海濱，達摩示現留圓墳。或晦或顯道則存，黃龍奮迅爪攫雲。九世宏開靜慮門，千光炫燿接朝暾。師雖後起乘願輪，佛印印空了無痕。法派端自天目分，致令執拂誨諄諄。涅槃生死俱幻塵，有壁積銕山如銀。一朝直入不見身，大千世界琉璃勻。出世秉法如握矜，左擊右刺伏魔軍。出其餘力智巧陳，飛樓湧殿聳輪囷。奈何無縫塔既新，大字題額即反真。此道本來無詘信，我於般若曾與聞。大書偉行沃言根，元無隻字鐫蒼玟。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二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三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元末大浮屠塔銘(凡十有一人)

妙果禪師塔銘

(至正七年化)

至正初，余得邵庵虞公所著《妙果禪師語錄序》而讀之，其稱師之道，有云「江河朔南，一碧萬頃，有大尊宿，譬若摩尼之珠，高懸虛空，日月星辰、山河草木悉現其中，人天鬼神、蠢動之眾一一內向，皆自以為得所攝受，而珠本無留礙。」余竊意正宗寥落，龍象分散，而世安復有斯人哉？虞公為人善巧，深入禪觀，故特溢美於師，以起人之信心爾，非至論也。及來秣陵與師諸孫似杞交，求其書而細味焉，則洪纖高下靡不含攝，而玄機所湊若涉不思議境，然後知師之道弘以周，而虞公之言實可徵不誣也。謹按資福大師廷俊狀：師諱水盛，字竺源，自號無住翁。饒之樂平人，姓范氏，父某，母徐。師生時有祥光照室，及成童，以嬉戲為佛事。年十七，去依羅山院僧常公，常使從儒者學，而師每習禪定，且針指出血，書《金剛經》。常呵之，師云：「學儒可敵死生邪？」常云：「汝黃口小兒，爾姑注意於儒，他時入道何晚也？」師弗之答。既受度，謁月庭忠公於蔣山。時孤舟濟公為第一座，以皖山誨、蒙山者誨之，師無幾云：「吾已見二老矣。」乃端坐一室，以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及河山大地咸攝入一念，始覺變易，繼凝定雙瞳與合為一，汗從眥流，亦不知所楚，後四三日，見色聞聲，漸撼搖不動。師自信法決可證，因取所攜書帙以火焚之，且發願云：「吾此生不能作佛，當入無間獄也。」傍觀者為之吐舌。俄過匡廬，止東林，聞有僧所見不異雲門，師往即焉，僧以無誠心讓之，師復奮云：「今夕必就蒲茵上死爾。」即正襟趺坐，加精進力，如一人臨萬人之敵、如操舟上湍悍之灘，不遑他接，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荊棘之叢，所履之地忽爾平沉，而秋空素月，連娟獨照，返觀自身，湛湛澄澄，唯一念之不忘爾。師猶以墮於斷滅，益進修弗懈，或靜、或動，未嘗間斷，洎歸羅山方全體頓

現，如器臀之解，十方世界舉皆現前，參以諸祖契證，如鏡照鏡，坦然明白。師自以為開悟，及掌藏鑰東林，偶閱妙喜「明心見性，非桑門事」之辭，又復致疑，不能釋者數日。或誚云：「法離唇吻，道絕言詮，子何太滯也？」於是胸中又蕩然如洗，然不敢謂已至也。越五載，重會濟公于蔣山，濟云：「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摩葬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邪？抑法如是也？」師云：「此形神俱玅而已。」濟云：「不然也，子他日當自知之。」師復往無為見無能教公，以濟所舉之言質之，無能云：「為汝弗解故也。」師忽大省，盡脫去玄玅知解，歷觀從前所悟如通宵一夢，夢時非無，及至覺後絕無所得矣。無能撫其背，而記之云：「爾後當大弘吾宗也。」師辭去，東游四明天童，已而歸息浮梁之鳳游山。海印如公方長荐福，請福分座說法，久之，往隱于南巢。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以棲師，地當五峰之下，舊有龍潭五所，聞師至，悉乘風雷徙去，識者謂聖人來居，故物怪潛遁云。天曆己巳，遣官以聘，起師主西湖之妙果。師弘闡宗旨，震撼四方，學徒一集，至有不遠萬里而來者。郡守劉公迪、戍將齊公[王*童]常虛己求道，時已行役僧之令，師堅欲引去，劉公屬縣大夫，特免科繇以款之。未幾，返南巢故隱，而嚮慕者愈眾。宗藩宣讓王累遣使者致師，師以老病固辭。淮西廉訪使斡公王倫徒、監察御史常公道夫，尤極趍仰，時移書牘，以辨鍊玄乘。鄉先正集賢學士傅公立、月灣先生吳公存與師為世外交，甚篤。月灣至有「晚始聞道」之歎。至正丁亥夏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召四眾戒飭之，且云：「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呵云：「何以偈為強之？」乃引紙膝上書已，端坐而逝。初師預建葬塔於諸峰之下，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下燭，交相通貫，未幾，散布五峰之頂，復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巢之居民凡數十里，聚觀駭異之。弟子德弘、慧月、慧觀，以是月二十六日奉全身瘞焉。世壽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三。聞師之歿，緇素無不哀慟，而兩淮之人尤切，不啻喪其父母。師之道浹洽於人者，蓋可知矣。師常囑學徒云：「凡剃髮染衣，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以正悟之境靈靈自照，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此師生平之實證實悟者，故亦用是以誨人也。師制行峻絕，有壁立萬仞之意，每垂三關語以示人，多有不契其機者。廣信祝蕃遠嘗云：「番陽竺源，吳中斷崖，其人類孤峰懸巖，可仰望而不可攀躋。」人稱之為實錄。嗚呼！大鑒之道分為五家，而臨濟之宗為最盛。臨濟之傳，雖曰豐熾光大，覃及東南，至五祖演為尤盛。今以其世次觀之，則自開福寧、月庵果、老衲證、月林觀、竹巖印、真翁圓、無能教，至師始八葉耳。宜其

傳授分明，印悟真切，有非耳剽目掇者之可同哉！余也不敏，似杞致慧月之辭，來求塔上之銘，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故特舉虞公之言於前，而歷著師之悟驗於後，使小罔末智未得謂得者睹之，庶幾有所懲創矣乎！銘曰：

道大如天地，無物可包羅，我以一心攝，不見有餘欠。自非堅固力，沒身以為期，超出河沙界，未易得之者。皇皇無住翁，誓成無上學，一念佛轉移，似倚須彌山。兩曜互遷代，風霆時激射，乃至於世間，山川及草木、胎卵濕化等，無日不現前，無見亦無聞，無無亦皆喪。如是歲月深，真體忽頓露，有若摩尼珠，閃映無定色，光光皆涉入，永無留礙者。持之出住世，蔚為人天師。吐辭鴻鍾吼，非宮亦非商，間有無耳人，聽之三日聾。何況示關要？險絕在天半。萬仞不見底，即墜即糜爛。眾生所倚藉，冥衢日月燈，睠彼毒龍眾，獰惡可怖駭。亦知所敬畏，夜隨風雨遊，莊嚴清淨域，恐以腥穢故。神光起天末，如匹練下垂，照燭窣堵波，散入五峰頂。我示涅槃相，上玄降祥應，以表無量法，諸天悉護持。大風有止時，此法無盡藏，爰假世間文，留鎮於下土。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至正十七年仆)

少林氏之道七傳至慧照大師而別為一宗，設三玄門，演暢宗乘，權實兼行，照用雙至。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逮乎宋季，其道寢微，惠朗欽公起而任之，豎大法幢，屹然為東南之標准。廣濟妙公，親承法印，據獅子巖，建立死關，鮮有升其門者。唯智覺本公，深造閫奧，以大辨才，通博無礙，慈澤普滋，遍一切處。其入室弟子以十數計，若今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則其一人也。師諱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越之蕭山縣許賢鄉人，族姓董氏，世以書詩為業。父諱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鞠以為子。七歲即就外傅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蹈矩循襲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師之諸父曇芳學佛於富陽法門院，欲乞師為嗣，謝氏不從。未幾，師遘疾甚革，謝氏禱于觀音大士曰：「佛幸我慈，俾此兒弗死，令服灑掃役終身。」禱已，師汗下而愈，遂使從芳游。時師年始十七，益求良師友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世法也。」復從授經師學《法華經》，至〈藥王品〉，問曰：「藥王既然二臂，曷為復現本身耶？」授經師異之。年十九，薙髮受具戒，走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師問曰：「八法往來，片無乖角，何謂也？」師曰：「胡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禪，真大乘法器也。」會行丞相府飯僧，師

隨眾入，本公亦在座，遙見師，即呼謂曰：「汝日用何如？」師曰：「惟念佛爾。」公曰：「佛今何在？」師方擬議，公厲聲叱之，師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公以「狗子無佛性」之語授之。繼往縛禪靈隱山中，雪庭傅公召師長內記。師下筆成章，五采交粲，見者歎服。俄棄歸法門，隨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喟然曰：「生平氣志充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醯雞耶？」復造靈隱，跏趺危坐，脅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雀聲有省，亟見本公具陳悟因。公復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翻食貓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汙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被衣待旦復往質於公，公問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貓飯。」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公曰：「破後云何？」師曰：「築碎方甓。」公乃微笑祝師曰：「汝宜善自護持，復遯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庵，耽悅禪味，不與外緣。有二蛇日來環遶座下，師為說三皈五戒，蛇矯首低昂作拜勢而去。師自是聲光日顯。笑隱訢公方主中竺法席，力荐起之，江浙行省丞相脫歡公時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迫師出世，師皆不聽。居亡何諸名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為時所容，與弟子希昇杖錫踰濤江，而東至烏傷之伏龍山，見山形如青蓮花，乃卓錫巖際，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實泰定丁卯冬十月也。初伏龍山有禪寺號聖壽，其廢已久，當師入山，時鄉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登巉巖，披蒙茸以訪焉。見師晏坐不動，各持食飲之物獻之。邑大姓樓君如浚、樓君一得，各為伐木構精廬以安師，尋因舊號，建大伽藍，重樓傑閣，端門廣術，輝映林谷。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心學，留者恒數百人。至有求道之切，斷臂師前以見志者。師各隨其根性而為說法，譬如一雨所施，小大根莖悉獲沾潤。王公大臣嚮師之道，如仰日月，名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嘉之。江淮雄藩若宣讓王則下令加護其教。若鎮南王則親書寺額，賜僧伽黎衣及普應妙智弘辨禪師之號。帝師亦再降旨，俾勢家無有所侵陵，仍更號曰佛慧圓鑒大元普濟大禪師。資政院又為啟于東朝，命朝臣製今號，并金襴法衣以賜焉。至正丁酉夏六月十四日，師示微疾，索浴更衣，會眾，書偈云：「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春秋七十四，夏五十六。是日午時，其弟子德亨、德馨等用陶器函蓋奉全身，瘞于青松庵，悲慟哀戀，聲撼岳壑。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公建大壽元忠國寺，為皇太子祝釐之地，欲奏起師為住持，適有自江南來者言師示寂，乃止。師疏眉秀目，豐頤美髯，才思英發，超越醜夷。頃刻千

偈，包含無量妙義，得其片言，皆珍襲寶護，惟謹語錄若干卷、和智覺擬寒山詩若干首，皆刻梓行于叢林。世之論者，謂師踐履真實，談辨迅利，或無愧于智覺云。濂初往伏龍山見師，師吐言如奔雷，時濂方尚氣，頗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往見焉。師問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耳閱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爾。」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自時厥後，知師之道超出有無，實非凡情之可窺測，因締為方外之交垂三十年，其激揚義諦，往來尺牘之在篋衍者，墨尚濕也。雖纏於世相，不能有所證入，而相知最深，銘非濂為而孰宜為之？銘曰：

天目嵂嵂，中設死關，豈無來者，望門而還？言言智覺，仗劍深入。師子長號，百獸咸蟄。伊誰嗣之？惟千嵂師，彼碩者子，爰契我機。杖錫行雲，遯藏空谷，明珠自護，不受人觸。世雖不聞，靈蛇先知，矯首聽法，為說三歸。我將辭名，文彩或露，足踏飛濤，一夕東度。龍峰鬱環，如青蓮花，我棲其間，指樹為家。兆之所形，孰曰無象？有來牸牸，且餧且餉。化被草莽，為梵王宮，金銀流離，絢爛太空。四方風動，無不稽首，師我檀度，願垂攝受。群聾正酣，晝夜沉冥，法音方震，萬耳皆驚。璨璨珠璣，噴落人世，神鬼莫窺，天龍交衛。有寵自天，錫予便蕃，金衣寶薰，耀於祇園。外護之嚴，罔敢于令。慧照之宗，於斯為盛。乘化而逝，人天慕哀。玅相如如，初無去來。既無去來，何有增減？太史勒銘，以昭玄範。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至正十七年作）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如一燈分為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天台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假中三觀，丕闡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玅，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千萬劫，洸洸乎，皦皦乎，不可尚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為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有若文明海慧法師者，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諱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當有妊，夢神人授白芙蕖，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治春秋經，稍竊窺三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穹官峻爵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耶？」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

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恢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往南天竺從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為迷？為悟？」法師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艷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領其懺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居第一座。南天竺素稱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遷上竺，而玉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學徒四集，無不涵腴飲醇充足而後去。天曆己巳，法師出世主良渚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踐猶未逮其言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納璘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某甲子，左丞相朵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座下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玄義》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奧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馳，正助並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抉剔經髓，敷繹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焉，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往。時薙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法師既於靈祕葺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灑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曾未幾何，兵難洊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深水寒，法師驩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修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眾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焉托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又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累累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於靈祕之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峰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璉、車溪仁讓、香積曇胄也。法師氣局衍裕，行履淳固，台家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恒推為教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修法華淨土懺，凡若于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著書以淑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為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緘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衛正者，亦豈好辨哉？今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輩宜修習不暇，奚俟予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溍、

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為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張二公欲結樓修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件繫法師梵行，徵濂為塔上之銘。濂嘗游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為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概，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演福之請，歷敘而鋪張之。千載之下有來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銘曰：

性具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三千即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依及假名兮各含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具而互融。七祖既善闡兮諸佛復靈，承洞照六合內兮日月行大清。慧命之攸寄兮文明得其宗，摠攝大化機兮正受究始終。法輪左右旋兮晝夜如環循，隨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開權以顯實兮懇懇為敷辭，一多暨小大兮非即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事法皆寂然，真勝在妙圓兮非可以言詮。談辯析玄微兮人天皆共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灑物了無跡兮物得罔其私。結期修靈懺兮瑞異駢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即為塵。商飆一朝興兮吹仆正法幢，清淨大海眾兮盡然為增傷。繼續幸有子兮龍象方駿奔，建塔為西坡兮庶以表化源。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至正十六年化)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于《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羅什翻譯東傳震旦，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主一音四相之談、或徇四時六宗之教，各號專門，務相摩軋，甚至南二而北七，異言喧豗而莫之適從矣。惟我天台尊者，丕闡前修三觀之說，約法華悟門，弘演自行因果、化他能所宗旨，白日正當中天，而螢爝雖多，隱而弗見，所以尊勝偉特，絕非他宗所可及。二十餘傳，而其道愈大顯，此濂于銘普福法師之塔，不得不推原其始而盛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生姚氏族，世為會稽餘姚人。父某，早亡。師從同里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師駿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為大僧，日持四分律，頻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精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于是往鄞依半山全公，讀天台之書。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懺，聚精會神，存誠不貳，彷彿于觀定

中睹尊者畀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懸泉湧，而了無留礙。當是時，大山恢公尸松江之延慶、越溪澄公主武林之演福，法幢雙峙，光焰鑠鑠，照映大江之南，皆延師分座說法。而越溪愛師尤篤，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要其終始而析之。師因義觀圓融，觸目皆洞然矣。泰定元年，開法于萬壽圓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倡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實自師始。明年，鹽官海岸崩，民朝夕惴惴，恐為魚鱉。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驩甚憂之，祈禁觀音大士于上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建水陸冥陽大會七日夜，師冥心觀，想取海沙詛之，親帥其徒遍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為不崩，人咸異之。天曆元年，陞主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杭之名剎，師處之泊然。集慶適當歲儉，遂退處別室。蘇人競欲致師，以幣來聘住大德萬壽寺，一座不移，閱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造者為多。重紀至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通，圓通久廢之餘，鐘魚絕響。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避焉？」欣然東歸，闢齋館，乞糗粻，攝授徒侶，多至數百人，寺為中興。歷四載，還隱寶集，專修西方念佛三昧，當會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念也。至正七年，壽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人巋然，如[春-三+?]之靈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臥不應。門人法航進曰：「和尚自為計固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赴之，居亡何竟拂衣旋故丘開清鏡閣而深蟄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經》，繁簡失當，方將折衷其說為之疏解。俄疾作，召四眾至，以唯心淨土惓惓為勉。其中或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死生難。」遽索觚翰書偈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孫至大、清晏以陶器奉蛻質葬千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所自卜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一。度琳、永孚等三十六人，得法上首。出主伽藍者，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等五人。其登門卒業未出世者尚多焉。師梵貌魁碩，言吐清麗，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故其本末兼該，無所滲漏。高昌總統有般若空利者，每謂學兼華梵，出入經論，世無能敵之。用其國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高昌為之赧然自失。鄉先達韓莊節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求于名，不過以文寓意。巴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敬師有道，遺詩敘殷勤，有「相逢定性三生話」之句。其為名薦紳推許如此。平生以流通教法為第一義，建法華本部百十會。苟有召者，未嘗不應，屢感天雨華之祥。然于佛乘文事，俱不偏廢，出處語默則未始離乎止觀。所著書有《四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外集》若干卷，並刊行于世云。夫傳胤承宗學者多失其真，何哉？蓋騖于高遠者，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以言彌近而彌遠，理愈似而愈非，唯穎悟之士洞察其微，不敢以臆說參合于其

間，重徽疊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如師者，講貫導化，一以止觀為宗，如印印泥，不差毫髮，可謂知尊者翼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者矣。豈非賢哉？豈非賢哉？某等持靈隱禪師元淨狀來徵銘，為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推台衡，大者鏗鎗，萬鼓齊鳴。彼傍宗者，自謂孤撐，以此較之，蒼蠅之聲。(其一)

累葉相仍，其學孔熾，時雨普沾，春曦流麗。無物不萌，有生咸遂，神功妙法，此焉為至。(其二)

猗歟上師，義觀雨融，剋期破障，息念歸宗。煌煌神公，心與之通，授以如意，無礙弗攻。(其三)

浙河之西，聯揚法幟，分座談玄，雲行雨施。出坐道場，歸者如肆，為人天師，攝伏庶類。(其四)

水蟲鼓禍，海涯善崩，凝神冥漻，咒沙為兵。變化儵忽，風霆流形，雙足所躡，凝如堅城。(其五)

此願力故，匪由外假，妙經之宣，集于蘭若。天亦雨華，繽紛而下，有感無應，理無愆者。(其六)

有聲隆然，傾于邇遐，游戲文辭，復衍而葩。枝枝葉葉，如寶蓮花，不物于物，以道為家。(其七)

般若光中，無非妙相，一鑑之明，實含萬象。生既不來，死亦非往，何必興嗟，涉有情想？(其八)

師有墜言，欲了正因，惟心淨土，繫功宜勤。日如懸鼓，一念不分，師雖逝矣，言若親聞。(其九)

青山崔崔，流泉在下，迴景斂英，絕斥邪窳。萬松作花，黃金滿塢，設利斯藏，永奠終古。(其十)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至正十九年遇害，即宋龍鳳五年。)

天台一宗，自法智尊者之後分為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家之中，而南屏為最盛，再傳至于車溪，其聲聞益顯，震雷霆音，為有情說，執經問難者動數百人，遂為吳越所宗。又六傳至於湛堂，貫遮性雙單制，聽正作之學，而以止觀為歸宿之域，學子翕然嚮之。其入室弟子為世法幢，星分棋布於江南，若無慈光圓照法師，則尤號金春而玉應者也。法師諱允若，字季蘅，族相里氏越人也。代為簪纓家，在唐有名造者，嘗為禮部郎中。時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宰相元載亦斂容避去，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衍抗言折之，世稱直臣，委祉垂休。至諱慶君以柔行稱，慶實生法師。年九歲，能通春秋，其父方以亢宗為期，忽翛然有絕塵之趣。嘗遊雲門傳忠廣孝

寺，寺之元上人留之，俾給侍左右。十五受具戒為大僧，渡濤江而西至虎林，謁大山恢師於興福，恢師授以天台《四教儀》、《金篦》、《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法師即能知其大意。已而聞佛海大師澄公主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四方名僧多來棲止，而方巖則師、愛山靜師尤龍象中之稱雄者，法師復往依焉。凡法智結顯、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蛄蜣、理毒性惡等文，益推斥其義而沉涵之。至於恩清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及所以害道之故。心既有得，乃質之二師，而復取正於澄公，聲入心通，知解日至。澄公甚器之，俾司賓客之職，澄公即所謂湛堂者也。至治初，澄公奉詔入燕都，校正經律論三藏，遂白其行業於帝師大寶法王，帝師嘉之，錫以今號，命出世昌源淨聖院。丁歲大侵，法師力為經度，田之萊蕪者闢之，室之敝漏者葺之。踰三年，澄公念法師不置，招之徠歸，請居第一座，攝眾千餘人。法師持規峻整，升堂入室具有儀範，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主彌陀興化教寺。當是時，倡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濟、若我庵無、若玉庭罕，與法師皆有重望，人稱為佛海會中四天王。居亡何退居雲門，視榮名利養如白衣蒼狗變遷，一不以經意，翱翔千岩萬壑中，時同斷江恩師、休耕逸師臨風笑詠，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君子又目之為雲門三高云。然法師身載明德，聲光外流，終不可掩。至正間，起主越之圓通寺。丞相康里公復具疏，延主天竺靈山教寺。靈山錢塘巨剎，有瓔珞泉，其源絕已久，法師持錫扣巖祝曰：「吾緣苟在，是泉當為吾一來。不然，則廢涸猶故也。」言始脫口，泉果涌出，淵淵然漸盈。戶部尚書貢君師泰，比之慈雲重榮檜，命名曰再來泉。法師四坐道場，教雨灌溉如甘露醍醐，飲者心泰。尋以年高，復退居雲門，築深居精舍，以法華觀慧三昧為暮年淨行。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法師與之遇，脅以白刃，毅然不為屈，辭色俱厲，因遇害，白乳溢出于地，實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兵既退，其諸孫子蘭、息幻始具衣棺為斂。闍維之夕，獲舍利如菽者無算，遂以某年月日奉遺骨痊於雲門山之麓。法師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魏公孟頫呼之為僧中御史，善詩若文，雄健有法。黃文獻公溍為序，其首謂其遊戲如幻，變化不測，理事混融，不相留礙。一時名公卿，如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虞文靖公集、韓莊節公性，皆慕法師，與為方外交。而忠介公泰不花歆豔為尤切，函書問道，殆無虛日。得法弟子出住名伽藍者，則集慶之友奎、演福之良謹、延慶之如瑩、隆德之去讓、淨聖之圓證也。其進修弗輟而未出者，則善來、普慈、曇曙、維翰、玄微、無作、及前子蘭、息幻也。法師初號浮休老人，雲門之傍有溪曰若耶，歷代詞人屢形賦詠，世以

法師名高，宜配地望，故復稱之為若耶溪。法師示滅之後，已經十齡，友奎持天衣禪師元淨所為狀，請濂為之銘。濂事文獻公時，每聞揚法師之善，固以竊識之矣。及與友奎接，行業純而問學弘，又知其為有道之士，銘其可辭？或者以師素履之美，而不獲考終命，頗致疑焉。殊不知定業所感，千劫弗遷。雖以西域聖師，深入神通三昧，或為鴆毒所加、或罹刀劍之厄，卒未能免。初無傷乎道德之崇高也，何獨於師而惑之乎？嗚呼！台衡之宗，不絕如線，噓四明之遺燄，蘇外教之邪城，當有其人，惜乎吾未得而見之。有如法師者，亦九京不可作矣。感今思古，寧不盡然傷情乎？故備序之，揭于玄塔之左，以厲其學者，必有競競自省者矣。銘曰：

止觀學廢，將焉徵兮。法船載寶，歸東瀛兮。淨光傳之，寶雲承兮。誰其中興？曰四明兮。車溪深涵，萬丈清兮。下注佛海，流無聲兮。若耶中藏，毒尾鯨兮。鼓鬣奮迅，樹赤旌兮。發為音聲，震百霆兮。龍鬼怖愕，人天聽兮。靈鷲巖巖，摩帝青兮。紺泉旋珠，若琉纓兮。膏脈久絕，茂荒荊兮。飛錫一指，來盈盈兮。莫峻匪山，五雲凝兮。絳霧為室，霞作扃兮。欲入觀慧，權實并兮。業何所因？生何憑兮？翛然而化，假以兵兮。如劍斫風，本無形兮。白液流漿，昭厥靈兮。舍利叢布，光晶熒兮。盛以五色，玻璃瓶兮。道無所損，名益貞兮。游風鼓扇，塵冥冥兮。我思哲人，涕泗零兮。請勒琬琰，示吾銘兮。

憨山曰：「台宗至元末，得三大老中興，樹大法幢。觀若公死生去就，超然如戲，則世之執宗掃教，動以義學抹摋人者，亦可以省矣。」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至正十九年化）

古浮屠之道以堅忍刻苦為先，故其慮澄欲寡而入般若為最易。所以雲居誨人為己，不貪世榮，翠巖日走聚落，食或不繼，此無他，重內而輕外也。濂今得一人焉，曰寶林桐江師，其視榮名利養亦澹然無動于中，瓶缽之外絕無長物，所服布袍或十餘年不易。臨歿，維那來發遺篋，欲行倡衣故事，唯紙衾一具而已，大笑而去。嗚呼！據位十剎之間，而履行危峻若此，視翠巖、雲居其為人也何殊，可不書以為學佛者之法乎？師吳氏子，世居嚴之桐江，故因以為號。諱紹大，父善，母李氏。師神觀孤潔，不樂處塵壒中，一觸世氛，唯恐有以涴之。入同里鳳山寺為沙彌，稍長祝髮升壇納滿分戒，私自計曰：「化龍之魚，肯于蹄涔求生乎？」即日杖策而出，上雙徑山，謁大辨禪師陵公。公據席攝眾，道價傾東南，一見師大善，授

以達摩氏單傳心印，相與詰難者久之。師退，復自計曰：「如來大法，天地所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遽辭去，歷三吳之墟，宿留建業，經匡廬泝大江之西，還止湖湘。漢沔間名伽藍所在，必往參焉。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師復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給侍左右。師益加奮勵，脅不沾席者數載。朝叩夕咨，所以悟疑辨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自在無畏法。陵公喜傳授有人，每形之于言。時東海嶼公以天目嫡孫唱道淨慈，為法擇人，如沙中淘金，鮮有慊其意者，會藏室闕主者，乃曰：「必如大兄方可耳。」師乃起蒞其職，尋以心法既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手翻貝葉，寒暑俱忘，每夜敷席于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藏教凡六千二百二十九卷，閱之至三過，遂皆通其旨趣。師之志猶未已，儒家言及老氏諸書亦擇取而擩嚌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愧矣。元之至順壬申，廣教都總管府新立未久，采諸輿論，命出世嚴之烏龍山景德禪寺，興廢補壞，善譽流衍。至正辛巳，行宣政院遷主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寺近郡城十有餘里，而城中為廉訪使者治所，持節而來者多，朝廷老臣及文學之士，休沐之日恒入山諏詢內典，故持法者頗難其人。自師之至，若貴、若賤，若小、若大，靡不嚮風，悅服四方，學子翕集座下，甚至無席受之，一時法會號為極盛。戊戌之秋，院中復徇群請，移住義烏雲黃山寶林禪寺，師堅不欲行，使者凡三往返，然後承命。明年己亥八月朔，覺體不佳。至第七日，日將歿，鳴鼓集眾，告以永訣，即斂目危坐，或請書偈，接筆擲于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邪？」翛然而化。服沙門衣五十八春秋，享報身壽七十有四。越五日，行闍維之法，獲舍利羅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以某年月日，建塔于某處藏焉。師廣額高眉，正容悟物，使人妄意自消。生平以弘法匡徒為己任，敲唱雙舉，鍾鼓交參，未嘗少懈。有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歸之。第一義諦間游戲翰墨，發為聲詩，和沖簡遠，亦有唐人遺風。至于有所建造，甃石運甓，躬任其勞，以為眾倡，手未嘗捉金帛，悉屬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曰：「吾知主法而已。」嘗患滯下疾，拭淨不忍用廁紙，摘菽葉充之。其刻苦蓋人之所不能堪，非見解正、力量弘，豈易致是哉？三會語有錄，其上首弟子兜率行勤已為編集行世。永明戒茂復以塔上之文未述為愧，乃數來徵濂銘。濂昔見師于金華山中，共蠅頭細書，戲問之曰：「師年耄矣，其眼尚如月耶？」師笑曰：「賴有此耳。」別後復錄近作詩一卷來寄，師之意似相知者。濂自後奔走西東，弗能再往，今師則不復見矣。因從永明之請，歷序師之苦行，并其證悟之深者，勒諸穹碑。假佛法而饕貴富者，過而讀焉，其有所觸也夫。銘曰：

大辨之道白如日，一照便入光明域，幻為巖瀑瀉千尺，珠璣散落龍為惜。寶林師子亟返擲，歷遍名山絕爪跡，大海震蕩接天碧，鹹味由來同一滴。二藏玄文密如織，映燈夜讀廢寢食，差別從今會于一，欲求隻字不可得。三鎮名山道充斥，太空無雲雷下擊，龍象人天俱辟易，孤高有同泰華色。茹苦不翅餐崖密，偉哉德人麟鳳質，特為時來誰復識？長風滿水，感古思今意何極？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至正十九年化）

濂之方外友具庵法師玘公手造行狀一通，來謂濂曰：「吾宗有大導師，曰佛鑑圓照論師，以至正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滅度于南演福教寺。其未滅度時，頭目忽岑岑然，乃召弟子，謂之曰：『我生緣將盡。』即焚香向西而坐，厲聲稱西方佛號，晝夜六時，聲無暫輟，至于浹日，又曰：『爾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稔三昧現前矣，吾其行哉。』即具浴更衣，據觚翰為書，以別相知者。復作辭世偈一首，合掌而逝。一城之人無不悼惜，及舁龕就火，省院重臣、憲漕達官皆執纚紼以從，五色神光自龕中發火已，舌如紅蓮、齒牙如珂貝、舍利如菽者，滿地萬眾競取灰燼，一時俱盡，後至者穴地尺餘亦得之。某年月日，建塔寺之南，偏安養蘭若，奉諸舍利等藏焉。」惟古之大德視死生為一朝，固無事乎表暴，然不托文章之家登載徽行，何以聳善而扶教？今其得法上首大山等既已修塔建祠，而法孫普福、主山守仁復以塔上之文為請，願有以慰其遙思，遂以其狀相授。濂按狀而序之曰：論師諱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之臨海人，所謂四字名號，帝師大寶法王之所畀也。父諱哲，明大經為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弗厭，而崇佛尤至，西域梵僧入夢顯徵，而論師降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年十二，受經于西江瞿公，瞿公居越之報恩，實剡源暹公諸孫，通天台教觀，論師挾冊而從之，已而祝髮受具足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湛堂澄公于南天竺。湛堂見其顏貌峻拔，出語皆中肯綮，即以法器期之，命典賓寮。時玉岡潤公自集慶維那來居第一座，學子歸之如雲，論師亦執經入室，雖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如是者十年，凡台家部味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無不臻其閫奥。玉岡嘆曰：「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致此哉？」一時儕類如我庵無公、絕宗斷公，英聲偉望，超出時流，至于剖決宗旨，議定教章，必推定師為上首，舉無異辭。玉岡出世海鹽當湖德勝寺，延論師分座講經，雨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咸詫，不異北峰之在世也。泰定元年，玉

岡陞遷演福，行宣政院請論師繼其教席。當是時，湛堂聲稱喧播中外，眾意論師必願為之子，升堂演唱之際，論師獨歸之玉岡。君子謂其知義，益推重之。至正二年，轉杭之興福。三年，亦陞主演福，康里丞相屢致薤幣，咨決心法，一時貴人畯士罔不望風作禮，施金帛者由是充牣，論師隨受隨散。首新大雄殿于兵燼之餘，既而三門兩序成，未幾彌顯之堂又成，晚建萬佛寶閣，其崇以尺計者一百三十有奇，金碧煇煌，像變絢麗，法筵之盛，特冠南北諸剎，非惟留心有為功業而已。凡其所蒞講演大小部文，終而復始。修禮期懺，至若干會。其見于著述者，有《妙玄》、《文句》、《止觀》三大部增治助文，《法華》、《涅槃》二經講義，荊溪、章安、法智三祖禮文並行于世，而詩偈二編別傳。登門受業者，前後恒數百人。出據師位者，在在有之。世壽六十八，僧臘僅五十六，竟爾西歸矣。悲夫！論師為人凝重簡默，觀行精勵，孜孜修學，無斯須懈怠。每夏終制解，同業者皆囊衣篋帙而旋故鄉，法師獨掩關謝客，益加磨淬，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欣欣也。故其德業所就，光明俊偉，若此善乎！具庵贊論師之行，曰：「論師以恢涵之量、邁遠之識于空壞劫中建住成之效，而人或有可齊者；至于發性具之微、肆辨說之雄，燦真燈于既昏、膠慧命于將墜，此豈力之所能為哉？」嗚呼！斯言至矣盡矣，濂縱欲竭其世諦文字，以美盛德之形容，其何能度越之哉？是用不辭，姑評騭其本末，而序列如右。復繫之以銘曰：

清明在躬志如神，有開必先理迺申。巨顙深目疑應真，飛空而來杖刺閽，二股六環聲振振。夢中乘此大願輪，性靈無障如夙薰，雙瞳一鑠無全文，耳入心通俱正因。超然直詣止觀門，袖有神珠光燉燉，欲與迷轍開重昏，南東西北方位分。勝劣欲往咸知津，三鎮招提道益尊，師子作座寶華茵，一音演法春雷震。天雨雜華飛繽紛，龍鬼聳聽來侁侁，有時撥動三昧雲，幻出樓閣撐秋旻。昔也劫灰已四塹，夜弔荒墟牛馬燐，今焉五彩絢嶙峋，化佛無數黃金身。神機妙用翕然臻，但見協氣恒煙熅，安樂淨域空中存，銀沙寶樹琉璃園。鳥鳴籟動宣秘言，金臺來迎欻孤騫，青蓮為屋翡翠軒，左右旋繞千幢幡。法門明驗此無諼，心境叵得染淨泯，不礙緣生想相勻。人人負此希世珍，慎母遺棄淪荊榛，弗信來徵圓照墳。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

（至正二十一年化）

師諱守貴，字無用，水庵其別號也。俗世甄氏，世居婺之浦江。其家業于耕樵，每使之行饁田間，師志弗樂也，乃同鄉童子從師傅學詩書。元至治癸亥，師年十八矣，入里之康侯山，依浮圖法為僧。群僧各分檀越家，遇其作齋會，輒持鼓螺應之，師又弗樂。泰定乙丑，師年二十，翩然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為事。適千巖禪師長公縛禪于龍華寺山，師往拜之，授以向上一機，冥參默究，恍若有所契。師因弗欲辭去，龍華與天龍院鄰，天龍沙門大道平公方務起廢，力挽千巖主之。丁卯春正月，笑隱訢公言千巖行業于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千巖竟遁逃不見使者。久之，夜渡濤江東，走烏傷伏龍山，師復與之俱。山有廢剎曰聖壽，千巖為一新之，遂命師領其徒。至正丙戌，師還天龍，往參中峰本公、斷崖義公、梁山寬公，其反覆扣答不異見千巖。時師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嘉興，建庵為佚老計。庚寅秋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大驚急，拏舟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後因名所居庵為應夢。黃文獻公為記其事云：「師自是復住持天龍，天龍素無恒產，募齋民二千家，每臨食時，輒取一小甌聚之，養四眾。大道既建大殿三門兩序，及塑佛菩薩、阿羅漢諸像，師繼其後益殫志畢慮，為造僧室與演法堂，堂上為閣，以安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像，又買並寺之地以為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咸飭，鍾魚互答，經唄兼舉，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二十日，作偈一首，副以高麗淨瓶寄別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明日，趣作浴事，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遣官僚為具後事。以某月日造慈濟塔院于天龍西崗，奉全身葬焉。師平生不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嘗落一齒，其左右櫝藏之，中生舍利羅，五色燁然，日見增長。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又四。所度弟子善法、住持、德盛等若干人。余與千巖結方外之交，揮麈談玄，無月不會，而師又與余同鄉里，故于師之傳授行業，知之實詳。銘非余，孰宜為之？德盛之請，有不得而辭也。銘曰：

伏龍之山，懸岩千尺，誰陟其顛？奮身一擲，軀命既絕，萬緣頓息，絕後復生。真體軒兀，如摩尼珠，其光五色，照耀東南。不落名跡，天龍一指，斯為獨得。無用之用，動而常寂。化為樓閣，莊嚴淨域，苟以為是，涉乎相執。以空為楮，以無為筆，焯德示後，用垂千億。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至正二十一年作）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縉州男子實為之銘。其序曰：禪師諱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為遠祖，而南康其所居也。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大辨和尚虛谷陵公，以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興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為？」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慧辨，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為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遺骼之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為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建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于其母。及將歿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于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剎皆方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浮于人者，深也。廣化、圓伊、本覺、文煜、興聖、宗得、承天、道瓊、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徑山，其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一十二年某月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跡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可也宜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略而約之。略而約之者，古之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為簡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誰？圓伊也。銘曰：

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豈宣兮？有倬達摩號為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失宗，口耳是傳兮。襲訛蹈誕，欺昏頑兮。虛石嶄嶄，法雷震天兮。餘音所及，聾以顛兮。師奮大勇，直走其前兮。象據獅吼，泝幽玄兮。五蒞名山，從者千兮。扶堙疏滯，道百川兮。洗濯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睹，照八埏兮。文辭如雲，來翩翩兮。即而索之，以緪縶煙兮。道且不有，矧簡編兮。又況幻形，同蛻蟬兮。閱塔鑊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多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羿，此遺弦兮。因粗解妙，在後賢兮。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至正二十四年作）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于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事，為師，四眾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幡幢香華導引靈龕於大白山之陽，除地為禪，行西方茶毘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灑晴空中，似雪非雪，如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繽紛，離地即隱，盤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夜跏趺，習為禪觀，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達旦不瞑。年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杭。既剃落，受大戒於昭慶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為求道耳，苟羈絏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鑰，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隙間，巖泉冷冷，然微有覺觸，遽往白之泉公。泉公謂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乃橫川嫡嗣，見道最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師即擔簦啟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為？」師曰：「正為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擬議欲答，古林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自如。古林器其為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之保寧，挾師與居，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江印公蒞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師分座說法，大眾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耶？」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如目睹所藏物，而手探取之，識者謂得古林證印。師住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眾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為？」明日請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以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獲舍利如珠璣者頗眾。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菴，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為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為人篤實，無偽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師為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咸廓本真，達摩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于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泯泯，乃具為事狀，其法嗣清守遂持來京師，請濂為之銘。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華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跡，奚以神異為事？殊不知末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

視，何以表真悟而啟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辭矣。銘曰：

我聞如來，演說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諸佛之子，依佛倣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欲警有情，使之四灑。應感之機，非由外爍，風動籟鳴，實自中作。曷以明之？法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著故，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諸法銷霣。如大寶鏡，罔不[尒/口]攝，隨物賦形，了無餘跡。宴坐雲峰，學徒川赴，孰不清涼，如飲甘露？末法瀾奔，師其底柱，胡為西歸，空存遺履。有窣堵波，中藏設利，佛光煒然，群昏咸賴。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銘

（至正四年化，洪武七年遷塔。）

廣智全悟大禪師笑隱訢公，以元至正甲申五月二十四日示寂金陵龍翔集慶寺。其年秋八月十又六日，葬石頭城塔院之後岡。黃文獻公為撰碑銘，虞文靖公著行道記，其述禪師行業甚備。元季兵亂，左右皆軍壘，院與記俱廢，唯銘獨存。且地迫城，濠土善崩，勢將蝕壙，其上首弟子宗泐心甚憂之，方議改圖。安隱寺僧法壽有地在城南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鄰，即以歸焉。已而宗泐入奏其事，　上從之，遂捐私貲，營建祠宇，造石塔者三，中塔瘞禪師全體，傍附三龕，一葬前住持覺元曇公遺衣，一自為壽藏，其東塔則歷代主僧，西塔則清淨海眾，皆整緻可經久，而碑銘亦舁至宇下。肇役于　國朝洪武甲寅夏四月，訖功于秋七月，其徙禪師就窆則八月二日也。惟事之成壞，恒相尋于無窮。當垂壞時，每逢賢子孫保衛之，庶幾可貽悠久。所以古者壙有誌，非直紀述歲月，或陵谷變更，冀知氏名而葅之，其防患亦深且長也。今禪師之墓將沒于水，宗泐為此懼，卜吉兆而來遷，其父子之情可謂至矣。然又不忍遠離，鑿穴而附之，又推及于寺眾，若尊、若卑皆于西東乎塔之。則仁之及物，為何如哉？或者謂釋氏之法，絕斥形骸，而漫不復顧省，豈其然歟？宗泐學兼儒釋，深達理事之不二，故其為此，實與禮經吻合，後之人尚體其心，而相持于無窮哉！宗泐名也，其字為季潭，奉　詔住大天界寺。天界即龍翔，今改賜茲額云。

元文宗天曆元年，以潛龍之舊建龍翔集慶寺。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于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見虞文靖學古錄，黃文獻碑銘，今載集中。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三

(常熟居士錢謙益、顧大章施貲共刻此
護法錄第三卷　計字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
箇，該銀七兩七錢一分五厘。
江陰釋在琳對，句容潘省耕書，上元許一科刻。
天啟辛酉元年春三月徑山化城寺識)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四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碑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洪武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呈帝御武樓下，中書右丞相胡公惟庸率百官晚朝，　上詔曰：「太平府萬壽禪寺宜復還浮屠氏，彼道者流當自造玄妙觀居之。」先是有　詔，江東諸州縣各留寺觀一區以聚道釋之眾，餘皆罷斥。寺適在所斥之數，玄妙觀道士以觀基卑陋，而寺之室宇尚虛，擅假之以為棲止之地。越十年，　皇上知之，故特有是　詔。于是緇流咸集，手持香華，望　闕遙拜，以謝　寵恩。既退，復相與言曰：「寺即吳之化城，當吳之時，佛法雖至中國，而大江以南則無有也。赤烏中康居沙門僧會，實來祈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創三寺，其二即金陵之保寧、海鹽之金粟，其一即今寺也。在郡治西北若干步。及宋武帝築凌歊臺干黃山，嘗遶寺中，立為二十八子院，度僧一千人，寺益增重。由唐以來，尤多名僧。其清升者，築舍利塔、大戒壇、清風亭，李太白同季父陽冰來游，為賦詩，亭中有『升公湖上秀，燦然有辨才』之句。縣令李玄則新造銅鐘，白又為作銘，一時高風雅韻，固已照映古今矣。宋景德間，敕改化城為萬壽，而安撫使張安國書其門額。自時厥後，明悟大師萬新來為住持，當世名士如楊次公、郭功父皆與萬新游。其倡酬之詩，至今人能誦之。元祐初，僧文躍進聖德頌六首，朝論嘉之，奏錫紫衣師號。建炎三年，寺燬于金兵。紹興某年，郡守郭偉因築州城，移寺于武雄，營其地去郡治之東若干步，重搆之功則慈濟大師蘊文也。繼蘊文而主寺事者，乾道元年則法清，併子院為二十而去其八。寶祐某年，則妙淨修放生池，鑿石架梁干其上。元大德元年，則善才創外三門及重閣五楹間，嚴奉一大藏教。天曆二年，則喜聖建大雄調御之殿。重紀至正四年，則宗明鑄大鴻鍾，而覆以岑樓，惟茲蘭若。自吳至今，已歷一千二百有餘歲，名人輩出，後先經營，匪一朝夕。矧又遭逢有道之朝，尊崇像教，使既廢而復興，吾儕敢不竭力上承德意？寺舊以甲乙相傳，子院尚存一十

有八，盍若合為一，更為十方禪剎，請高行僧主之。」言已，眾僧翕然，同辭走白于當塗縣曰：「百福住山海岩智公，廣慈圓悟大師曇芳忠公得法上首也。踐履無愧古人，願使居之。」縣言之府，府上之儀曹，儀曹達于中書，得報下，如所請。海岩既蒞事，勇于有為，既葺調御殿，重飾佛、菩薩、護法天王諸像，又建圓悟堂九楹間，改子院殿堂，作水陸梵變，修內外三門，築周垣三百六十餘文。其用功歲月，則自七年之冬，以至十年之秋云。海岩以成之為不易也，命道證、玅期來徵予記。予以年耄辭，而天界大禪師泐公及虛白杲公力為之請，乃作而言曰：世降道微，斯民益難治，頑闇狡狂，日接踵而生。非西方大聖人演為果報之說，豈易懾其非心哉？柳子厚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歷代帝王敬恭匪懈，而　聖世為尤隆，蓋以此也。況萬壽為一郡之首剎，海岩與其徒殫志畢慮，唯恐有廢墜。又援荊國王文公蔣山故事，合諸子院而為一，亦可謂之賢矣。雖然，有成、有壞，世間相耳。毗盧樓閣，不離世間、不即世間，斯得萬劫而長存者。善學佛者，又當于此求之。銘曰：

像法東流，達于真丹，赫兮煒煒，如日行天。大江之南，何獨不照？神師實求，敷其化導。精誠上通，籲之益堅，設利忽降，有聲鏗然。啟大伽藍，如鼎斯峙，茲惟化城，表法攸寄。背孫涉劉，大駕幸臨，翠華鸞旂，焜燿叢林。唐宋之間，名緇輩出，丕建法幢，為世楷則。薦紳豔之，投分惟勤，光華所及，五色成文。高風雅韻，照映今古，人天所瞻，如到寶所。泰運方新，室廬尚虛，孰意鵲巢，而鳩來居？

皇明照燭，洞見毫髮，　詔下九天，還其故物。龍象駿奔，有嘆有吁，自非

帝力，奚能致斯？乃鳩乃功，乃萃乃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夷者崇之，黜者飾之，缺者完之，什者植之。棟宇翬飛，舟韄藻麗，兜率天宮，來移人世。有鍾鍠鍠，有鼓龐龐，說法于堂，其聲孔揚。其聲孔揚，黑白聳聽，結習皆空，各正性命。惟皇御曆，手執金輪，與佛同仁，覆燾無垠。太史造銘，贊揚

帝德，鑱諸堅玟，昭示無極。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

句容縣之東四十五里，有地曰白土埭，邊陸衍迤，林樾蒼潤，鬱岡虎耳。良常諸山屹立乎東西，聯輝分彩，神秀之所融會，而奉聖禪寺宅焉。按金陵塔寺記，初名永定，梁武帝時有大桑門寶亮主之。帝方尊崇釋乘，聞亮精通義學，命撰《涅槃經疏》，參訂辨博允契朱佛甚深微玅之旨。寺因籍之增重，與諸大剎爭雄。唐季兵燹縱

橫，寺日隳廢。偽吳楊氏據有金陵，其檢校僕射許褒遵厥父司空雍之命新作之，割腴田在句容丹徒者若干畝，以飯浮屠。夫人景氏猶以為未足，復施句容田若干埤益之。宣城二比丘，曰義爽、曰廷規，行業峻潔，僕射具疏延居寺中，蓋大和年間也。至宋大中祥符初始賜今額，沿于宋季，又復摧敝弗支，群僧皆風雨散去，丹徒之田亦為閭右民施茂等所奪。元至元中，住持平山坦公不憚四千里之遠，北訴于中書，移文江南總攝，且命下其符于鎮江，凡歷七載之久殫，三往返之勤，侵疆乃平。山既遷化，滅庵受公繼之，後雖數易其主，而未遑設施。至正二年癸未，笑岩禪師往補其處，當屢廢之餘室，如縣罄積逋之，未庚者踰五千緡。笑岩晝夜不自寧，議鬻不毛之山以償，敝衣縮食，孜孜以興建為務。不四三春秋，粟盈于倉，帛溢于囊，乃剪歲荒，乃闢靈場，乃樹棟梁。九年己丑，釋迦寶殿成。明年庚寅，摶土塑佛、菩薩暨大弟子護法神王諸像，環以大阿羅漢，慈容穆如，几座香華嚴奉如式。曾未幾何，三解脫門又成，右設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左建僕射父子祠，而他施者附之。又明年辛卯，演法之堂又成，名之曰正法眼。閱三月，棲禪之室又成，名之曰清淨覺海，且拓其術徑，別築小山門以為喉衿，通名曰定林山，西廡及眾寮次第而就。又四年乙未，像四天王神于山門，繚以周垣，延袤三百餘堵，委蛇縵迴如雲橫阜，截防限遂嚴。又明年丙申，禪師遷保寧，而懷楚津公、南宗定公先後而至，皆刻厲有為，益其土田。當是時，　大明建都江左，而浙右猶未盡平，寺當毗陵京口之衝，騎步之兵爨息者，旁午睹其宏敞，嚴飭戟手，相戒不可犯。洪武二年庚戌，仲綸彌公來司寺事，病東廡之未稱也，撤其故腐，易以新堅，而規制于是乎大備。殿以間計者凡三，室與門如殿之數，堂如門之數而溢其二，兩廡如堂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鍾之樓則仍其舊焉。仲綸潛心內行，為四眾之所趍仰，且念笑岩錙銖之積以克遺于成，視衒奇鉤貨以病民者，相去萬萬，苟不圖之顯刻金石，則後來者何自而知之？力請濂為之記。夫自辛卯兵變以來，江淮南北所謂名藍望剎，多化為煨燼之區，而狐兔之跡交道，過其下者無不為之太息。奉聖禪居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非惟金浮碧明，照映于山色水光之際，而鍾魚之互答，初不異於承平時，豈亦有數存于其間乎？雖然，人事之盡誠足以勝天。自非主之者疊矩重規，求其持久而不墜若此，或未之見也。讀予文者，尚念昔人搆締之艱，而繼承于無窮哉！笑岩名善愈，族某氏，明之昌國人，說法嗣仲芳倫公。耆舊僧宗鉉，笑岩同邑人，是寺之役，其功為最多。繫之以銘曰：

皇矣像教，自西徂東，丕建塔廟，牖于民衷。青天震雷，以聳群聾，蹶然以興，豁爾而聰。句容之墟，白土之里，川媚山輝，靈

穌萃止。彼阿練若，雄焉中峙，由梁洎元，成壞凡幾？有偉一師，飛錫而嘆，不創寶所，妄邪孰閒？白業所感，在彈指間，靡仆不起，何闕弗完？湧殿峨峨，飛樓漪漪，像變嚴嚴，梵夾晢晢。觚稜騰翔，舟艭絢麗，兜率天宮，下移人世。粵自興戎，劫火颺埃，莊嚴勝域，鞠為草萊。此獨巋然，鸞翥鳳迴，都人聚觀，一何壯哉！賦形兩間，固囿乎數，人定勝天。如鳥建羽，千里奮飛，能令顛墜。式纘式承，胡寧弗顧？寶華樓閣，不涉有無。光明發舒，號為毗盧，遍覆大千，了無欠餘。凡爾方袍，攝心澹洎，來居來游，無證無作。太史勒文，因病注藥，尚祛昏迷，同歸妙覺。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之城南有佛剎，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所建也。當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劍一、設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燁然，于是建寶塔，取設利藏焉。改千福為繩金。塔院落成之日，爇栴檀香，香氣鬱結空濛中，僧伽大士顯形于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睹，君子疑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焚，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于民最為吉徵，鳩錢二十五萬修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來佩郡符，復倡眾洊葺之。一旦，塔影倒現于治工游氏家，上廣下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宇鞠為榛翳，惟茲塔巋然獨存，瓴甓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六月，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慧，各抽衣盂之資，刱庫堂于東偏，日夕以興復為己任。　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清泉蘭若僧道溟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可以不圖。溟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曆走民間，施者多應。其月癸丑，眾工皆興，趍附如蟻，忽有鉅甓自顛墜稠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翽翽熒熒圍繞良久而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成各六稜，環以峻宇，前廠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瓏，簷牙翬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己酉春三月，道溟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聚施者之財，于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摶土以肖三世諸佛，殿後復搆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塑曼殊師利、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岩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三門。門內，甃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則甲寅冬十一月某甲子也。惟我如來弘

開度門，樹塔立廟，所以使其見像起信。信為一切功德母，萬善皆自此生，非徒聳觀瞻而已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騭生民，廢而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溟之與三比丘精進弗懈，終能遂所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弘等不遠千餘里來請予記，因為歷序其事，而系之以贊曰：

稽首大慈父，利益于群生。塔婆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起霄漢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遙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足攝憍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來洪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設利羅，光輝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重瘞之，樹塔鎮其上。四眾方作禮，香霧空濛中，乃見僧伽像，作彼慈愍相。身被鬱多羅，手執青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惱故。成壞雖相尋，神幻終不滅，影倒治工家，下銳而上弘。化導于眾生，示以順逆故。忽遭戎馬興，鞠為榛翳場，巋然撼風雨，中有不壞者。溟等發弘願，誓加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于塔表。萬目皆瞻仰，以為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楯互周匝，洞戶各軒敞，帝網日交參，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眾，擁護于後先，生獰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湧殿及崇閎，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遍一切處。畢方不敢見，永無鬱攸孽。人見有為跡，不知皆無為，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樓閣，內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間，即墮外邪見。

蘇州萬壽禪寺重搆佛殿碑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義熙中，有沙門曰法愔，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結社廬山，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為建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唐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尋燬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吳壽禪院，始易禪僧明彥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普公為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詔加崇寧于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為徽宗薦嚴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焚，群僧散走，鞠為榛翳之場。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周視廢基，蹙額而言曰：「是剎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為人天師，且兼通儒家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內外之學雙至，中興之責庶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床第簏如也；稽其穀粟，則盎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童隸無有也。師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修士魚貫而來，有饋食

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搆大雄殿五楹間，鑿石于山，市林于江，陶瓦于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鞠明究嘿，不督而集，四阿有嚴，若翬斯飛，丹臒絢爛，眩人心目。僦工于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凡役，殿為鉅。殿既成，門廡堂室當易為爾。吾耄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勤舊合輿議延瑩中瓛公嗣其席，瓛公嘗請業禪師，不復固辭，乃走吳江水月廢剎，輦致三世如來像妥奉殿中，觀者起敬。瓛公晝夜孳孳，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者也。茲剎付之虐燄，化樓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今也翦翳剔荒，變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于開基，瓛公善繼之力必漸復于舊觀，皆肇于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于茲、來游于茲，尚當擴而充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薩埵，雖等玅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于此念之外者，毋徒委為有漏因果而忽之哉！寺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頗著靈異。吳越時，邵思寶等共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牽牛南斗姑胥墟，義熙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啟凡夫，以法籠絡為周阯。洿泥欲現金芙蕖，盛衰相尋雲卷舒，歲幾及千道如初，飛樓湧殿薄太虛。鬱攸毒燄翻赤烏，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遮叢棘下夫須，白煙斜日寒隼呼。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胸中藏書比石渠，應聘而起三嘆吁。食無糗糧衣無襦，赤立何以興吾廬？瀟然一榻結雙趺，風聲颯颯撼州閭。四方聞者魚貫趍，布帛盈橐粟滿車，捆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寶搆只須臾。龍礎承楹列砆碔，榱題攢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攝慴破執道力驅，空中樓閣齊毗盧，法筵誰嗣乃其徒？利如干將溫六瑚，吳江有剎委平蕪，尚留像變金作膚，妙莊嚴像愍且都。輦致中座清蓮敷，直揭紅日升天衢，大綱既挈萬目攄，三門夾序暨堂塗。勢可馴致當不孤，秖今勝概夐然殊，里白駢首施拜膜，鏜鞳始獲聞鼓魚。有情弱質同巴且，暮枯寧復論朝腴？一念搖曳風中旗，大雄慈憫猶己痛。乃假塔廟作世模，由外修內垢淨除，事為不落有與無，空空色色皆真如。作銘者誰列仙儒？鐫之青瑤字縈紆，後千百載期不渝。

毗盧寶藏閣碑

烏傷之墟，有山鬱盤，名伏龍山。山顛有寺，號為龍壽。宋治平中，又更聖壽。寺廢已久，莽為荊榛。元泰定末，有大導師，千巖

長公，飛錫而來，從者如雲，一彈指頃，幻成樓閣。導師示寂，後十二載，比丘如海，來補其處，四眾悅服，如公在時。十二時中，常作思惟，金口所宣，十二分教，受持之者，發明自性。此烏可闕，乃與勤舊，良杞是圖。西往姑蘇，扣諸檀度，所施白金，數將十鎰，奉以為贄。于福嚴院，請致毗盧，大藏尊經，滿六百匭，稛載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爰自山麓，以達殿堂，約二里所，夾道耦立，各各合掌，次第受經，而傳遞之，縱橫錯綜，無弗及者。琅函既登，頭面接足，禮佛而退。海之與杞，又復思惟，有經無閣，與無經同。何以自表，啟人敬心？孜孜持曆，遍走民間，欲聚銖黍，以成丘陵。杞弟德鄰，素樂真因，盡心化導，惟日不足。又有僧脩，宣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撤舊堂，載築載營，均齊合度，無有傾陊。于是命工，伐木于林，琢石于山，造陶于原，鍛鐵于冶，總總林林，不戒而趍。而其梓人，曰陳新氏，亦絕葷肉，率匠蒞役。　國朝洪武，龍集丁巳，陽月斯屆，其日乙卯，始奠梁楹，閱六十旬，乃訖厥功。閣敉五間，其高七尋，周以明軒，觚稜騫飛，蚩尾衝霄，猶如化宮，影落天半。中像大悲，具千手眼，左右于佛，飾以黃金，種種莊嚴，華侈勝特。東西相嚮，列以長龕，攢布庋格，妥至諸部，索怛鑶藏、毗柰耶藏、阿毗曇藏。其為功德，微妙難思，刊定因果，窮究性相，垂範四儀，嚴制三業，研真顯正，覈偽摧邪，無所不具、無所不感。有信禮者，如聞世雄，出大音聲，天風海潮，震盪空際，一歷耳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座，演說妙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遐邇之人，來游來瞻，舉手加額，歎未曾有。海復來謁，請述記文，用告來者，是纘是葺，永久不壞。我聞法藏，總為五千四十八卷，以別計之，凡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多。于一字中各有點畫，于點畫中各備形聲，是名為字。積字至于三百、四百、或千萬言，是名為經。積經以至恒河沙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為心。譬之于佛，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千佛千身于一身中各具手眼，是名為佛。一有不具，于相則乖。大慈悲父，以一佛身，用表千身，示現神變，出千手眼，顛倒捧執，靡不如意，是名大慈大悲之道，是名法藏。或微或顯，不越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物，千佛各具，不見其少，大悲通具，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海中，微塵剎土，佛身充滿，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走游泳、洪纖高下，有情無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與無外者，雖其手眼至那由他及無筭數亦不見餘，況止一千？由此而觀，手眼同遍于虛空界，不見一隻，亦猶契經充塞宇宙，不睹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呈露，遍照十方，斂藏于密，初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量，如刀割水，非狂則愚。金華居士逢此

勝緣，懽喜踊躍，記閣成事，意有未盡，復說偈曰：我聞善慧師，善巧度迷情，建立大機輪，中[尒/口]三乘教。運行纔一周，功與持誦齊，後代踵遐軌，嚴飾日益勝。黃金暨丹砂、栴檀眾香等，合成大寶藏，湧現瀛海中。大龍負之出，天魔鬼神眾，手持刀劍具，護法禦不祥。苟一撼動之，循環不復停，光色聲香類，一一相奮軋。如談苦空義，聞者得殊利，誠以寶輪轉，眾法與之俱。法轉心亦轉，頓悟在剎那，此以何因緣？乃獨尊閣之。膠執于一隅，森列眾星比，如如屹不動，曷以發群機？其于立法所，寧不稍乖戾？當知一切法，本來常寂靜，靜為動所基，非靜動奚寄？動靜二俱泯，始不為境轉。來升斯閣者，日見眾寶函，周遭逐心施，不翅風雨疾。回視他轉輪，昭昭涵萬象，清淨若止水，毫髮不動搖，方知非動靜，不受有相攝。若人以相求，執燈入寶山，竭力若窮探，得一而遺十。紅日行中天，眾寶皆現前，一覽心目了，無有隱遁者。此豈有奇因？不為相縛故。我今稽首禮，作此法藏偈，千佛為證明，同歸大悲海。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郡城東三十里，阿育王山即鄮山，昔在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命耶舍尊者放光，役諸鬼神分布于四天下，而鄮山當其一，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并州獵師劉薩訶受梵僧指授，即改行為僧，易號慧達，遍求舍利塔，于洛下、齊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鄮山，忽聞地下鍾聲，慧達哀益切，越三日，忽舍利與寶塔從地涌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成四角，光明殊勝。慧達見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實肇于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搆塔亭覆護，而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增創祠宇，且以封襲未嚴，斲木為浮圖，三成函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堂房廊奉之，賜額為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令其孫岳陽王詧改浮圖為五成，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藏焉，仍施黃金五百兩，造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蠲復其賦調，給兵三十，設營防衛。陳宣帝度僧守塔，如義熙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宗朝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庫。宣宗立，像教重興，又入于開元寺，鄮山僧愬于觀察判官薊希逸而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遣弟鏐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回止西陵岸，放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圖為九成，第三成實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災，文穆王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圖，其成如前數，而藻

飾有加焉，中龕雜用百寶，範黃金為座，懸珠瓔以莊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廣利為額，拓為十方禪剎。其主僧自宣密素公始可考見，宣密五傳至大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作詩頌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為搆宸奎閣，蘇文忠公軾實記其成。大覺日與九峰韶公、佛國白公、參寥潛公講道一室，扁曰蒙堂，叢林取則焉。高宗即位，以寺為舍利所宅，親灑宸翰，錫名曰佛頂光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杲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奔濤湧，而食或弗繼，乃于奉化忠義鄉隄海塗成田一千餘畝，名般若莊。大慧四傳至妙智廓公，纘承益虔。淳熙元年冬，孝宗之子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孟夏四月瞻舍利，毫光發祥，青紅交絢，變幻不一，更用黃金為塔，而藏寶塔于中。冬十月一日，孝宗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李裕文取塔入內，妙智護之行，舍利現于塔顛如月輪相，又現兩角如水精珠，若此者三。御書「妙勝之殿」四字，俾揭于塔所。玅智再傳至佛照光公，緇錫坌集，不減于昔時，盡鬻賜賚之貲，市田四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傳至笑翁堪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翁指道傍松謂曰：「此處即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人驚異，即寺之門巷建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倣古制，累石為塔者三，列于寺右，以瘞僧之歸寂者。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尋遷燕都聖壽萬安寺，集僧尼十萬，于禁庭大廟青宮及諸官署建十六壇場，香燈華旛之奉，備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瑞光從壇發，現貫燭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射禁中，晃耀奪目。世祖大悅，命僧錄憐占加送塔南還，更賜名香金繒，詔浙江省臣郡長吏增治舍利殿宇。笑翁十二傳至頑極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未曾幾何，甍棟雄麗，如天成地湧，上薄雲漢，寶塔還于故處。頑極四傳至橫川珙公，道被華夷，禪學為之中興，僧伽來依法輪者至無席以容。二十三年，大建堂宇以居之。橫川九傳至雪窗光公，寺復新，豪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盡復之，且以詔使之臨祇奉無所。至正二年春二月，又造承恩閣七楹間，黃文獻公溍為之作記。雪窗四傳至扶宗宏辨禪師約之裕公，已歷六十二代矣。禪師以笑隱訢公法子入我國朝，自廬山圓通選補其處，戒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德皆絕出乎等夷。從洪武初元以迄今茲，一座十年，宗綱丕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勤舊，竭其力而翼贊之。有若岳林住持象先輿公築黃賢塘，得田三千餘畝，名報本莊。有若雲石起公市史氏之田，其數如黃賢塘，名忠義莊。二莊皆與般若為鄰。大佛寶殿則又雲石葺之，三解脫門則僧伽智華作之。修演法之堂并撤其房廬為下蒙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營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西塔院

者，又象先也。西塔肇建于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跡之左，即寶塔所涌之地。下至庫院雜室，則出于比丘智寧之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摧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搆之艱，不可無以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浦陽山中，徵文以為記。嗚呼！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重修所成，必八吉祥、六殊勝之地方妥安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逮今，歷一千九十七年之多，國王大臣以及氓隸靡不歸依，金銀重寶施之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不翅嬰孺之思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情，神通廣博，隨念而應，所以啟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歟？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令，飆旋霆奔，一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感久而滋彰，名重五山，光照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極者也。禪師起繼芳躅，益殫志慮，當鼓魚寂寥之時，熾然建立金碧燦爛于水光山色間，澥河西東，未見有如斯之盛者，是宜詳紀之，使後人扶植于悠久也。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靈鰻在焉，相傳隨塔而至，呼為護塔神，折鮮花誘之輒二紅蟹導之而出，因作淵靈廟祀之，以其與塔相關也，特附見焉。銘曰：

巍巍大雄，攝受有情，持紅日輪，中天而行。(其一)
照燭大千，洞見毫髮，靡物不昭，無幽弗達。(其二)
靈明入滅，有不滅存，五色神變，萃斯骨身。(其三)
無憂聖王，捶碎七寶，造塔收之，萬佛旋繞。(其四)
誰放指端，白毫相光？藥叉奔逐，隨光瘞藏。(其五)
支那之國，海東之域，鍾聲發祥，塔乃涌出。(其六)
上自帝王，下達民萌，歷代崇之，精白一誠。(其七)
唯其所在，天龍呵衛，有感則通，靈光顯瑞。(其八)
神燈暈紅，烈火殞空，或射九天，燁如白虹。(其九)
千目環睹，如佛出世，攀引莫能，繼之以淚。(其十)
依之主之，代有偉人，據蓮花座，說法如雲。(其十一)
四方駿奔，孰非龍象，一喝之餘，凡情俱喪。(其十二)
聲應氣求，霧滃雲蒸，千有餘歲，無廢不興。(其十三)
有大導師，來接遐軌，佛智之孫，廣智之子。(其十四)
長眉廣顙，大類慈恩，其徒翼之，各展度門。(其十五)
湧殿飛樓，聳起無際，化海為田，有禾穟穟。(其十六)
像教陵夷，嘅嘅其永嘆，浙河西東，似斯實難。(其十七)
法王能仁，覆壽無外，佛子體佛，引之弗贊。(其十八)
昔人有言，難逢者時，優曇之現，四眾來依。(其十九)
疇無舍利，中含法界，亦有樓閣，不涉成壞。(其二十)
色非青黃，其光焞焞，不假彈指，諸門洞開。(其二十一)
苟能荷擔，直入無礙，手擎摩尼，于法自在。(其二十二)

玉几之山，其青無瑕，法雷常鳴，諸天散花。(其二十三)
敢告來者，以纘以述，功烈巍然，與山無極。

重塑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蘇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崧公來為住持，專講《華嚴經疏》，尊為賢首教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間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徼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偽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之言，強謂佛臥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偽吳亡，德岩法師俯徇群情起主寺事，不二三年，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皆一一葺治，易腐為堅，煥焉如新，已而嘆曰：「諸役幸粗完，像可不復于古乎？」于是走告民間，不分耄倪，皆舉手加額，競輸貨帛，以後為愧。法師乃戒摶土之工，斲嘉禾為骨骼，承以高座，塑臥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綵衾，諸弟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唯曼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緻，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于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某日，其年夏五月某日訖功。縻錢萬有奇，用功百有奇，仡來俾濂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群迷，不過降本垂跡，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跡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烏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除我執，殊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于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非近干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于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有雙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于大乘頓教乎？娑羅林間，居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多身遍滿塵剎，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干一乘圓教乎？諸有情眾，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位，至于混極，不翅親聞盧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為快。法師此舉，其千樹教基續慧命，有功于法門甚大，非止福澤被于一州而已。抑濂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見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眾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師子，表大智而降嗔

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劍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襲之，定為常法。而此涅槃之像，柰何獨無所表乎？濂因略舉雜華之說，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具。不然，佛法遍滿一切處，是果何言哉？濂既為作是記，殷勤遐仰，復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于後。法師名淨行，德巖其字也。博通帝心、雲華、賢首、清淨、定慧諸家，晝力振其宗于將墜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偈曰：世雄大悲利群物，果後三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饒益故，倡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床中右脅臥，慧日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林皆變白，諸天哀號雨天華。四眾圍繞共悲哽，妙香結樓奠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設利建塔廟。如來雖入般涅槃，畢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倬哉賢首古伽藍，三吳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玅相，因相攝入有情眾。近遭紛更紊常制，緇素茫然失依怙。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先補苴諸樓閣，一一莊嚴成玅境。次令埏土肖 靈像，五色高纏廣博身，州民瞻禮至灑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即大乘正法門，種種皆能濟群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觀雜華大經王，字字化為法燄雲，雲中化佛皆現前，一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濟難思解脫海，行住坐臥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上所言真實法，眾生慎勿懷疑念。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佛法之入中夏，始于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中夏知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為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明言其為佛，其事固皆佛也。況乎天竺室利房等持經來奏，而始皇謝去之？漢武帝詔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像，中夏皆有焉。至于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弘耳。然而中州之人奉佛者雖多，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婺之。浦江從僊華山降勢而下，其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峰。峰之麓，龍德寺在焉，乃法懷禪師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今名。嘉定中寧宗親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知何時建立，相傳為赤烏中。子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建業，而浦江在千餘

里外，何緣遽有興蘭若事乎？乾元乃唐肅宗紀年，以年名寺，其殆或肇于唐歟？寺廢將圮，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興及其徒永鎮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峰之上有塔七成。宋天聖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湧殿飛樓，雄麗華煥，為一郡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亂，一夕皆為煨燼，寺之二比丘，至德、守約，盡然傷心，乃合謀曰：「前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遍及，宜先其大者以為眾倡，樂善之士豈無從而和之者乎？」于是黜衣縮食，重刱大雄殿五楹間，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網二十尺，崇比深復網其四十尺。經始于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于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計者五千，而所就之，夫弗與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艱也，欲使嗣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誠來請記。嗚呼！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詳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昉見之，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秘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祇園梵林交接乎東西，琅函玉笈充牣于左右，則其證修宜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猶日眾多，自非增崇其像變，宏侈其寶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丘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真如玅智，含生本具，當繼軌轍而興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稽佛法緣起而嘆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之敬信，苟謂泛引而續言之，非知予者也。系之以詩曰：

西方大聖天人師，將本垂跡攝群機，五色神光貫太微，九龍行水香襲衣。木齡寂默和天倪，明星一出絕去來，大音演法寶華垂，像教東漸自蒼姬。秘藏弗顯昧若黟，後千餘歲寢光輝，白馬馱經息鴻盧，從此祠廟覃夏夷。仙華名山如曳旂，青龍東逝勢欲飛，穹塔為角舟木鬐，掩映樓觀聳巍巍。彷彿兜率中天移，劫火洞熾風鼓威，盡化丹臒為荒榛，二士見之心酸嘶。欲符西土化人為，彈指勿使神鬼窺，四阿凌虛截絳霓，一倡當知百和隨。千楹萬礎列參差，行看規制踰昔時，調御丈夫示弘慈，擿埴索塗哀世迷。手擎日月耀九馗，疾步長趨絕險巇，歷劫難值心勿疑，浦陽長江流渺瀰。江水可竭道無虧，興作起壞屬之誰？尚告繼者徵斯碑。

官巖院碑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於眾峰之間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岩山，俗以其形蹲踞如獅子，又稱之曰獅子岩。從岩趾斜入六百餘步，崖木四環，最號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

元淨始建院岩北石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兜率。至唐會昌之季燬于火，其故基至今猶存。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岩內。會歲旱，獨上絕頂祈請，捐身投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岩之西，為建今院。八年丁亥，因山賜額為官岩云。燈之事，備載洪遵郡志中。而比丘之經始，則出於縣民蔣氏之所私紀。年世遼邈，莫考其詳。所可考者，宋大中祥符癸丑，重建釋迦寶殿。天福己未，刻木為諸菩薩、護法神王諸像。景定庚申，玅空大師智印嘗出主杭之旌德顯慶教寺，以衣盂之資，命其徒六人造經、鍾二樓，暨圓通堂，方丈三門兩廡之屬，復聞于朝，以奉仁烈皇后楊氏神御院益增重。國朝延祐丙辰，院僧宗勝建普賢大士閣。明年丁巳，宗尚悉易殿之楣楹，新其四檐而加闢焉。復搏土益舊木像，礱石為床座而妥寘之，使與殿稱。至順壬申，景輝作潮音堂于殿之北墉。至正癸未，華光寶閣成。越三年丙戌，集僧之堂又成。七年丁亥，香積之室又成，其費一出於眾僧，唯閣之役頗殷賴邑大姓洪君榮助之而始就。榮之二弟盛興，復為創鷲峰、潛碧兩亭。自是院之規制，一如大伽藍。四方人士來觀來游，但見穹樓傑閣，飛動於蒼煙涼翠閒，恍若登耆闍崛山，親逢如來法會之未散，莫不驩欣贊詠，得未曾有。比丘普安曾不以是為既完，且謂自祥符癸丑至今歷三百四十有三年，其中更幾世幾人，始克致有于是。苟不圖文，刻諸貞玟，則後來者何以知其艱哉？乃以烏傷朱君烈所述顛末，走青蘿山中而求濂為之記。濂所居距岩不十里近，一出戶輒望見之。當天朗氣清時，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上，俯瞰縣北岩坑、仙華諸峰，如萬馬東行，或駐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蜒蜒蜒，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遶岩腹而去。周圓原野星羅綦布，諸池沼廁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游，或戰掉不能留，誠天地間勝絕之地也，宜為有道浮屠之所都，而興仆補壞代不乏人也。濂因弗辭而為之記，系之以詩曰：

獅子之岩，下瞰巨江，涵靈茹穌，吐陰納陽。(其一)
不有大雄，曷檀奇絕，乎地湧成，琉璃宮闕。(其二)
誰操化機，寂我鼓鍾？若龍若象，遯棲無蹤。(其三)
有大導師，飛錫而至，以清淨身，化為甘雨。(其四)
我民咸言，盍報有年？一彈指頃，樓閣現前。(其五)
歷年四百，何以弗墜？世有長材，愈作愈麗。(其六)
陽馬四騫，柧棱高翔，金浮翠流，燁燁煌煌。(其七)
觀者如登，玅莊嚴域，見種種光，暨種種色。(其八)
惟世間相，起滅弗停，中不滅者，永劫猶存。(其九)
矧是有為，俱繫虛妄，當悟以心，毋取于相。(其十)

若事若理，本無二門，苟涉分別，即非一真。(其十一)
我述我文，鐫諸堅石，後千萬年，與山無極。(其十二)

明覺寺碑

四明有伽藍曰明覺者，其地在太白山陰。唐天復初，沙門居納始縛庵廬，脩習禪觀。至宋某年，比丘某拆而大之，殿堂門廡一如它浮屠之制。郡守張某為請于朝，而畀以今額。元泰定間寺僧厄于科繇之煩，悉以土田質于民間，寺事日廢。至正戊戌，僧子琦籍其步畝圍落之數，往告阿育王山象先輿公曰：「琦不敏，不足敬承先訓，使塔廟一一委諸草莽人，其謂我何？然而非神力不可以攘象、非定見不能以移山，古莫不然，今豈弗類？惟公儉以持己、誠以格人，格人易以集事、持己率以動物，合是二者，何廢之不興？何壞之不補？今敢以圖籍進，公其受之。」言畢，胡跪作禮而退。當是時，敗屋數楹頹然荒菅，叢棘中饑鼯窮鼠後先笑呼，白草涼煙，舉目淒斷，象先初頗難之，已而曰：「人患志弗堅耳，苟堅矣，事豈有不可為者邪？」于是悉發其儲畜市材僦工，剔彼蕨荒土，復燥剛位，仍面陽。自戊戌至于丙午，不十年間，咸如舊貫。土田質于民者，既贖歸之，而新置之數又倍于昔，仍令寺僧甲乙世主之。噫！何其能也？世之營建塔廟者，未必無其人，苟不售奇衒巧以病夫民，則籍豪氓大賈出力而任之，所以事不難成，而功緒易見也。今象先不資眾因，不動聲氣，成此勝域偉特莊嚴，四輩之士如登耆闍崛山，親睹如來五色相光，非其力之弘、見之凝，不足以與于斯也。此無他，由能信其所有，故能成其所無。是則信者入佛之門、建善之本也。勒諸貞石以告後之人，尚知以信為最，相與嗣葺之，俾勿壞。象先，台之臨海人，俗姓王氏，得度于雪窗光禪師，深通內學。其來請文者，則用晦熙上人也。系之以偈曰：如來設教亦多種，建立塔廟乃其一，塔廟皆屬于有為，于真實際無相涉。不知何以濟群迷？耆闍崛山及諸處，重閣講堂無不具，儼然如來在會時。眾生貪著于五欲，紛紜膠葛不暫停，有如飛鳥投網中，其心在在難比喻。我佛重以慈憫故，建茲莊嚴妙勝域，所以奪妄欲趍真。太白山陰降支隴，山川鬱蟠護靈氣，有一尊者飛錫至，結茅敷坐縛禪寂。後來繼者翕然聚，化為寶坊矗天起，金碧晃輝映林谷，鍾魚互答朝夕間。何期鞠為狐兔區？遠近睨者增太息。阿育王山善知識，殷勤赴我桑門請，彈指頓開樓閣門，無有一物不現前。我聞成壞世間相，畢竟中有不壞者，曠大劫來至于今，無生無滅無增減。此為毗盧法性門，佛與眾生同此入，光明照徹大千界，不分內外及中邊。我因造記說伽陀，以言語觀即非是。

麗水陳孝女傳碑(附)

陳孝女玅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為神祠祝史，蚤夭。母某氏，更適他族，玅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玅珍刲股雜凃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玅珍倀倀如有失，賣衣走浮屠氏作諸禳禁，事皆不應。林忽昏眩，玅珍解髮相糾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玅珍計無所出，燃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玅珍曰：「爾勿憂，能剔肝食之則愈矣。」玅珍問曰：「欲剔將焉？」從丈夫指右脅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玅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玅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覆之者。玅珍益喜，持刀視脅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玅珍懼，乃擲杯珓卜於神，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亟刃之寘几上，爇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練紙作灰傅之。」玅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玅珍造塔，瘞之，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為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為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為記其事于石云。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共之，肯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呼號天地鬼神，遑遑求索茫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之顧，又奚暇毀傷絕滅之計耶？或者作鄂人，對痛斥之，余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為非，顧獨於孝子而疑之耶？此決非韓子之文，其依倣而托之者耶？余聞之，慈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孝女持菩薩戒，終身為優婆夷，此現女人身得度者也，故附載于此。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四(終)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五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為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至，煢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為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羌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卻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敕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于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啟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　躬視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蘸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暨名葅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群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初斲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

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遍應曲。執事者撤豆，　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玅濟曲。　上拜送者再，群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濂聞前事一百凄風戒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鑾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沖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眾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焄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肆惟　皇上自靈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及朽骨，而況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于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職專禱祠，親睹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　聖德于罔極，同請濂為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

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祲盪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其二)

霜月凄苦，涼颸酸嘶，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銕為心，寧免涕洟。(其三)

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遑寐，爰啟靈場，豁彼蒙翳。(其四)

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覿晬容。香凝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鐘。(其五)

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飆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其六)

迺陟秘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七)

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

鴻恩既廣，氛鑒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謠。(其九)
惟佛道弘，誓拔群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既成進呈，　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遍應、曰玅濟、曰善成，凡八章，敕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　聖旨，御製廣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附)

予既從祠部群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敕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載，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　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為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一/(幺 -厶+人)]？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為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阿毘曇藏、三曰毘尼藏。惟此三藏[諒-小+日][諒-小+日]化導，使一切有情滅妄趨真，誠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四百四十八卷，眾生根鈍，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為毘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攝大千于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內外，凡有伽藍者，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來告予曰：「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廢壞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從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弗支，白草荒煙，芻蕘之跡交道矣。貞治三年，眾以文珪或可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為護伽藍神。至應安二年，文珪欲建殿于其前，忽神降于一比丘曰：『我神泉苑善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將傾，乃視之漠如，而欲有事于殿功，是棄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為之，否則我足一搖，此地當為湖，苟遵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絕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幼時乳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即遣中納言藤元賜今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遜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志慮，出衣盂之資，簡材陶甓，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方格，層列經甎櫛比，繪像精嚴，神君鬼伯翼衛後先。所謂楹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爪焜燿，角鬣森張，陰飆肅然，似欲飛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安置甎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于某年月日，訖功于某年月日，縻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大上既棄群臣，文珪別于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　上國。　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籍是有請于執事，願為文持歸，勒諸堅玟，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藏，在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睹《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得于華嚴會上圍繞盧舍那佛，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藏，有之，其從茲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為己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既為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真實了義，為偈以繫之。文

珪字廷用，篤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之學者也。偈曰：世尊大慈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玅法，普度于人天，根雖有利鈍，隨機獲饒益。弟子所結集，汗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圓樞運動間，地軸相回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真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詰習空，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涅槃城。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毘盧藏，中函貝葉多，字如恒河沙。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以一佛攝，攝盡無復餘。大包于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非比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以天龍眾，在在悉護持。有時著靈異，雷電儵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讚此大乘法，告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有悟片言間，全體即呈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來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岑銳綿鬱，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為靈僧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為浮屠氏祥徵，因名其地為佛隴焉。大比丘咸啟樂其幽邃，可以縛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至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為居守。至熙寧五年，始釐為十方禪剎，主者照玨，乃大覺璉公之法嗣，黑白瞻依，如水赴壑，于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于壞，日就月將，漸致頹圮。元至正某年，住持文舜重搆釋迦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淛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丕禪師主之。禪師既至，升座說法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久之歲豐人和，儲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補未完之殿，堅緻有加。若丈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脫門，則新作之，以至廡庫、庖湢之屬，靡不修治如法。復集眾，因摶土設像，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曼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于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于　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惟禪師蚤得法于左庵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薦紳之流皆愛敬之，故能于干戈俶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于佛隴。禪師之功，我眾安敢忘？莫堅匪

石，願圖文歸而鑱諸。予聞我佛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蓋以眾生汩沒妄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去者始息、見在者紛拏、未來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捨，以此纏縛沈痼，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于是興大悲心，為說三乘十二分教，[諒-小+日][諒-小+日]誘掖，蓋欲眾生捨妄趨真，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奧壤，莫不有梵宇禪廬以安處其徒眾，亦欲解佛之言、行佛之行，以究夫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藉此為利養，而不知先佛忘形為道之計。盍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視日中一食者為何如？穹居華寢，方床邃筵，視樹下一宿者為何如？是宜精進策勵，如上水舟，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于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搆艱勤，其意誠出于此。圓頂方袍之士，于千而來，熙熙而處者，尚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然，如來出紅蓮舌輪遍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眾生無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駛、山峙而川流，真常之機，時時發現，無一刻止息。有能于此證入，世間名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剎，飛樓湧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予也不敏，盡閱三藏，灼見佛言不虛，誓以文辭為佛事。今因行原之請，略為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以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末矣。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我釋迦文佛慈憫有情，設宏闊勝大之教，真應弘願，罔不霑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皆沐浴至化，出離苦輪，得清淨行。《列禦寇》書所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者，信不誣矣。是故塔廟之所在，金碧焜煌，照耀無際，雖其淪壞有時，或囿乎數，曾未幾何又皆興復如初。觀乎此者，可見大法之流行與天地相為無窮者矣。衢之龍游縣東四十五里，有證果道場，實始于唐貞觀初，縣人士虞道延捐宅宇為之，悉入腴田。其中已而祝髮受具戒，為開山第一祖，且以的傳自號，修習禪觀，誓不忘于正宗，一時龍象聞風坌集，稱為虞延法師云。唐季之亂，變為瓦礫之區。在宋之初，休堂慧公嘗重興之。至宋季又廢，無住行公入主法席，又從而興之。逮元季又廢，今住持靜山仁公與其同袍本全周公謀曰：「茲寺自法師創建以來，甲乙相傳克底于今日，不翅七百餘年之久，一旦使其堙墜，吾儕之恥也，盍相與起其廢乎？」周公忻然諾之，各捐私橐之積以為眾倡，乃持曆走民間，民有力者嘉二公之淳慤，各施其所有，遂命斲木、淘土之工相

與從事。至正癸卯二月某甲子，新造釋迦寶殿，殿凡三間，演法之堂其數視殿而嬴，其三曰解脫門，則數與堂同，兩序視門而嬴，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成。復摶土塑佛、菩薩諸像，鍊黃金為紙而飾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經之室一區，而懸鍾之樓亦煥然一新。至於棲僧之房凡七，各設層搆篆堂，靡不具足。其制度不異巨剎，崇廣嚴麗，視昔有加，雕甍璇題，上凌霄漢，彤扉曲砌，下映林谷，梵唄互聞，鍾魚相答。往來觀者，咸謂當此像教衰落之時，能化灌莽之墟而為無上寶坊，非賢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躊躇歎詠而去。仁公亦自以締搆艱勤，欲俾後人聞知，相與保持于悠久，忘其春秋之高，奔走青蘿山中，徵文以記之。余按《佛說尊那經》云「無盡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種，而建立精舍實居第二。」又按《福田經》云「廣師有七德梵天福，而興立佛圖、僧房、堂閣實居第一。」嗚呼！佛言如是，世之人往往斥經營塔廟為有漏因果，恒棄之而不務，亦何可哉？二公惓惓焉，以紹述法師為己任，斯可謂允合契經之旨者矣。雖然，樓閣之在世間，有成、有壞，一剎那頃，萬變不齊，有若吾心所具寶華樓閣，先天地而不知所始、後天地而不知所終，劫火所不能焚、毘嵐風所不能破，真如無礙，湛寂常存，學佛者又當于此而求之。庶幾精粗不遺、理事雙盡者，已斯言也，非予之私言也，蓋嘗風諸師云。

重建龍興奧源寺記

龍興奧源寺在撫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鷓鴣之岡，前有一峰，銳如卓筆，上插霄漢，而幕阜雲關，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殆難名狀，靈宮秘宇之所托也，固宜。唐元和中有大比丘某，飛錫而來，徘徊顧瞻，縛茅栖止于其中。厥後漸成巨剎，樓閣崢嶸，鍾魚互答于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蕪壞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右兵起，官署民廬盡罹焚毀，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幻為瓦礫之場，荒煙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東曉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喟然歎曰：「在我法中，有為、無為皆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十有一人，驩然相之，閭右之族亦間有施貲者。于是伐木于林、攻石于山、徵瓦于陶，眾工雲興，罔敢後時。大師躬程督，幾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功告。寶殿中峙，邃閣後居，旁挾二廡，前敞三門，以至庫庾庖湢之屬罔不就緒。復摶土肖 佛、菩薩，暨護法、金剛神諸像，梵相嚴穆，見者生敬。經始于某月日，訖功于某年月日。初，刑部司門員外郎王君經三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為皆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

求予為之記。予聞大雄氏說法耆闍崛，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奠安其形軀，庇覆其徒眾，初未聞其露坐于日星風雨之中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諉諸興造為人天有漏之因，倀倀然曰：「吾志諸內，不騖諸外，彼役志于事功者，果何為也哉？」殊不知般若場中，理事無礙、內外混融，遍覆一切，不即世間、不離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違道遠矣。今大師耽悅禪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事，勒諸堅玟，庶可為馳騁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暹，字某，族王氏，東曉其號也。有長材，所蒞之處，廢無不起。既創安樂院于蓋竹原，復重造金禪師塔庵，恢其土田，已而庵燄于火，又搆成之。及今奧源之役，其功為尤偉。所謂十有一人，則行真、希儆、希晏、希住、希誠、法旭、法吾、法昶、法椿、法睿、慧澄，其學行皆有可稱云。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濂自休致以來，頗一至杭，憩永明慧日峰下天龍寺，與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禪師行滿要濂出游。寺乃唐天龍尊者駐錫之地。宋乾德三年，吳越王錢氏為建寶坊，因名天龍。王之女曾刻木作觀音像畀之，至今猶存。大中祥符元年，改額為感業。建炎三年，毀于兵。元泰定元年，擇基于寺南一百步，仍重建寺，曰天龍焉。寺後皆山，相傳為越王臺，奇石峭秀，如瑪瑙森列。從寺西斜迤而上，僅三十步，小塔出灌莽中，蓋藏天龍舍利處。又斗折而北，入妙莊嚴境門。又西行六十步，平巖幽邃，鐫成無量壽佛像，塗以黃金，累甓為洞戶，作欄楯護之。香華之器，咸刻飭像，又刻《心經般若》繫以。太平興國六年，左峙石洞尤奇，傍勒饒雲齋三字詩一章，不能全辨。巖前地夷曠，月舟云：「疑此即寺故基，柱礎尚在。」竊按錢氏造寺在太祖乾德四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方納土上。距建立之時，已一十七年。又三年，方有刻像，未必其初置寺于此也。又東折二十步，有慈氏如來暨天親、無著侍衛七像，其莊嚴一如無量壽。又東折三十步，又有寶陀大士像，石壁上刻「天龍寺光明石」六字。月舟云：「石能夜現光怪，故名。」其莊嚴一如慈氏三處，仍勒佛號于石，以金填之。濂既周覽，徘徊太息，顧月舟問其故，月舟云：「斯事甚異。　國朝洪武七年秋七月十又一日，野燎發延及寺，山風挾之為聲勢，光焰射天，黑煙已罩殿廬。行滿大懼，向木觀音像哀號，期與殿俱燼，或力解之，乃脫三衣祝而焚，已而反風滅火，繼之以雨。明日行山中，藤蔓榛棘盡幻為灰，始見石像呈露或井沒塵土間。行滿驚喜，為之剜剔澡滌，命工繪飾，嚴護如此，實其年之冬十月也。先是有神光起寺西四十

步，久而愈明，因掘地驗之，獲石觀音像，舁歸奉之。東廡旱潦疵癘，禁禱立應。由是依歸者眾，寺得重振，逮今五十六春秋矣。今諸像畢出，似非偶然之故。然寺無一肘之田，每乞食以為養，而黑白之眾幾二千指，非徼靈于大雄氏，其能致然歟？不可無以示來者。明公以文辭為佛事，願為書諸碑，仍累甓為室，以障雨風，使與石像同為無極，不識可乎？」濂聞佛之肖像，古無有也。有之，自優填主始，東土眾生兢則效之，恒聚土以擬梵形。或謂土不能悠久，復易之以木。又慮木可致朽，而更之以石。石固堅矣，亦難期于無壞，乃因山而鑿之，庶幾與天地同畢。大則數十尋，小則六七尺，在在有之。如來以慈憫之，故感其精誠，時變幻景光以歆動之，錫釐卹胤，無所不至，誠難量功德海也。雖然，天地亦一物也，物必有壞，唯本然之佛，超絕萬彙，而不可以成壞言。人具有之，而或未能思，故濂之為此記，使讀者內觀知所重在此，而不在乎彼也。寺之興復，別自有記，非像之所繫，茲不詳書。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為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瓶錫而來者，動以千計。舊雖多土田，而淪沒者過半，一遇乏食，必持缽走民間以乞食為事。寺之長老普濟禪師光公既為正其侵彊，復謀買田以助之，既齎志而歿。其弟子象先輿公恢廓而有為，乃慨然曰：「先師之志，我不可不就也。」市奉化縣腴田若干畝，有畸錢以緡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嘗輸力于其間者，若廣融、若景[木/鼎]等輪掌其事。歲收，其入六百斛，薦于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為儲偫之所。爰伐堅石，屬予為之文，而勒步畝鄉落之詳于石陰。予謂象先之功侈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為文之體，因其事而著其理，始為得之，請借田為喻，以勵夫進修之士何如？象先曰：「不亦善乎！士之進修則不昧因果，所謂竊攘質鬻之禍不作，吾田固有，永而不廢矣。」予因請佛為證，結跏敷坐，為說偈曰：大田在海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藝？藝禾乃有成。禾根入土已，當加保衛力，涵受乃糞壅。耘耔復以時，勿使惡草生。若非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既能備，時至自然熟，嘉穟累累然，遍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納，青黃與白黑，隨其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即有秋，持戒為保衛，忍辱為涵受，布施為糞壅，精進為耘耔，智慧為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不至，田雖號膏腴，蒿萊日夜長，雉兔之所藏，蛇虺共出沒，化為荒蕪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志，食此緇衣眾，頓免饑火煎。

食者或感觸，寧不思前喻？嗜道如嗜食，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重。進道功或怠，亦不易消受。刻文于貞玟，讀者知自勵，更加護持力，常使食輪轉。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峰和尚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得法于高峰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深自韜晦，往游三吳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嘗憩閶門之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于居人，則曰：「此鴈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真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邪？」吳士陸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為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于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乃請名于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昭昭影象所現之幻跡，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儕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荊南之鐵印權、冀北之指堂月，號為一時麟鳳，咸集輪下，幻住之名藉藉于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霆發延主天目山大覺正宗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于寥寞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湛源止，止之徒用庵照，補苴[卸-卩+(少/日/小)]漏而思繼承為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為塵埃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日憂之，圖為興建之計，僅四十年，皆次第就緒而復國師舊觀，實　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會濂　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為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屩擔簦咨決法要，然其心未嘗自以為足，屢卻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誅茅結廬，在在以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激，欲以身捍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茹澗飲，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于國師孫曾者乎！嗟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為記。

蘭溪法海精舍記

義烏伏龍山有大浮屠，曰千巖禪師長公，以高峰之孫、中峰之子表樹法幢，倡明教外別傳之旨。非惟中夏學徒海赴雲蒸，遠而龍荒蠻甸弁韓巴焚之人莫不持蒲膜拜，咨決疑情。而其上首弟子，既皆于道有證，各搆蘭若，分續化機，大江南北往往有焉。若今有源師所建法海精舍，亦其一也。有源名允清，金華人，淳熙丞相王魯公諸孫，蚤嘗受經石門剛公。元至正辛巳，繼往千巖座下得度為大僧，留神禪觀，脅不霑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撐觸，雹撒飆揚，莫窮涯際，千巖欣然頷之，乃屬其出游閩浙江淮間，以求印可。有源所見諸師了不異千巖，時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以郡守之聘，出世衢之子湖安國禪寺，遷信之王山興教禪寺，百廢具興，皆有光于前人。　國朝吳元年丁未，飛錫蘭溪之龍巖，樂其山縈川迴，風氣襲藏，乃歎曰：「吾知宮宅地形之術蓋有年矣，察其祥徵，無有弗驗者。如此靈壤，可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即南洲建法海精舍一區，越三載乃成。後聳傑閣，中峙寶殿，前敞高閎，兩序眾寮映翼左右。有源徵予為之記，予年踰七十，凡索文者皆峻斥。見有源素髮垂領，道貌淵雅，語言悃愊無華，不覺心許之，因為敷坐而倡言曰：法界有情，種種顛倒，執妄為真。四大假合，如水上沫，聚散無定，強指為身。六塵緣影，如火中燄，起滅弗停，堅認為心。隨因成果，墮入諸趣，出此入彼，類風轉輪。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十二分教，使其照知本來真心。廣大靈智，無物不含、無理弗攝，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本來真心，圓滿空寂，周遍百界，不動纖塵，惟寂智用，合三為一。人能有所悟入，始能了空障執，直超無上菩提。然非因像生敬、因敬生悟，思求脫離，如無舟筏，欲濟大河，無有是處。古之導師，方便設化，廣闢精廬為之棲止、嚴事像變為之瞻視、潔清香華為之供養，皆使其革妄趍真，了此身心而已。今有源灼，見于斯取，則前古鞠明究曛，孜孜弗懈，亦可謂度越人人者矣。雖然，此實人天小果之因耳。或具大乘器者，來游、來止，當知萬法本空，一塵不立，大光普照，涉入無礙，無佛道可悟、無眾生可度。洪纖高下，草木走飛，色色形形，紛紜舛錯，皆吾一實境界。樓觀云乎哉？修證云乎哉？嗚呼！教外別傳之道廣矣、大矣，又當從此而參之。精舍之建，其用錢僦工動以千百計，茲不詳書。而獨舉身心之要為言者，財輕而法重也。

仁和圓應庵記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有浮屠庵曰圓應，乃雪庵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為戰鬥之區，莽無居人。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利，屠羊豕以成肆。師惻然憫之，托缽行化，有褚

道真與金薤者首迎禮之。先是道真之家人夢異僧至其廬，倡偈為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與夢中不殊。道真即言之于眾，翕然從化，遂與薤日乞食饋師，且請于右族胡國材，其建精舍一區。葉氏婦聞之，捐地為基，以尺計者，縱袤若干，橫延若干。于是道真因之鳩工，前敞修門，中峙佛殿，後聳堂宇，翼以兩廡，而外則垣墉四周。庀事于洪武甲寅春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遽訖功焉。屋以間計者二十，粟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示後人，乃不遠千里，介予學子童徽來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殘猶未起，何暇從事于佛乎？縱師言之，而疇將聽之？」徽曰：「不然，師之事則有異于人者。師本辨章寶寶公之子，生有異徵。年十五，慨然慕道，思以善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朵兒班大師，薙落為僧，遂杖錫南游，遍參閩浙諸尊宿，得法于伏龍山千巖長公，去棲越之范蠡岩。岩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書，靜定之久，發為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者。」予因歎曰：「人苦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為有為，縱有福報，亦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為之道存。所謂無為之道者，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為諸佛而有所增、不為凡夫而有所減。淵默不言而聲如怒霆，凝定未起而身遍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二者，必知予言為有據。」徽歸，尚以是語之。師舊名孛羅帖木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地勢夷曠，宜學佛者居之。元至正己亥，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卓錫于茲，晝夜以禪寂為務。庚子建演法堂成，辛丑佛閣成，壬寅大佛寶殿成，三門兩序、庖庫像設以次咸具，皆二公之締搆，而諸徒智觀、如玢、處仁、行滿竭力佐佑，始克告完。于是置山林田園各若干畝，用給薪米之費，定為成規，使甲乙相傳，戒勿血食醪飲，違佛大禁，雞鳴而起，日入而息，爇香梵唄，以祝釐報　上，不敢怠遑，昌公遂名之曰栖靜精舍云。初千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伏龍山，昌公實往咨叩，禪師憫其求道懇切，示以禪要。昌公遵行甚力，逮夫功至心空。一旦，無疾辭眾而說偈云：「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說已，端坐而逝，時　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昌公既順寂，聰公繼之，弗懈益虔，深懼來者不知植業之艱勤，來徵予文為記，俾嗣葺之，以致悠久。予游宦南京二十年，今

始納祿而歸，州里之事皆若無聞之，每見白麟溪隱者鄭源談昌公之制行甚峻，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聰公護戒絕謹，因不讓而為之言曰：佛之妙法，如芬陀利華，雖生于水，不著于水，清淨自然，無所染污。故契經有云于身無所取、于修無所著、于法無所住，所以然者，蓋恐墮于有漏之因也。然而根有勝劣、功有偏圓，未可一軌齊之。初機之士必假法像以攝麤執，積久馴熟，至于心法兩忘，始為得之，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為非也。從有漏以至無漏，法門次第豈不粲然可徵者乎？昌公之建立于初，棲禪靜寂，洞徹心源，談笑去來，曾無留礙，此又非明效大驗乎？嗣守之者，宜鑑昌公之所證，毋廢其舊規、毋隳其成事，缺則補而葺之、弊則更而新之，庶幾不墜前人之志，可以入菩提之門而超煩惱之海矣乎？昔我大雄世尊以聖賢天人修行住處，付囑星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分布守護，故凡佛剎之所營創，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豈曰偶然之故哉？不惟僧伽之徒當繼承惟謹，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多寶長者亦思因果之不昧，相與護持之，使其永勿壞可也。是為記。

浦陽善應精舍記(大德十一年)

我大雄氏說法度生，凡其住處眾所依止，以是因緣成大蘭若。象教東漸，遂建道場，湧殿飛樓，在在而是，其中亦有折一莖草插標立壇作佛事者，小大雖殊，及其籍是，明自心性，如指指月，指有短長，因指見月，了無有異。浦陽山中有一沙門號曰景岑，發大弘願：「自無始劫以迄于今，或神、或天、或阿須倫，泥黎旁生拜諸鬼趣，隨業所感，輪轉不息。所以者何？為貪欲故，貪故不捨，不捨故有。我今思惟，咸悉棄去，搆為梵居，見者、聞者皆大懽喜。」輸田荐貝，奔走承事。大德乙巳，迨于丁未，凡三暑寒，以潰于成，殿庭靚飭，門廡峻整，中像大士踏寶蓮花，真珠瓔珞微玅莊嚴，旁繪天王暨龍神眾，各執器械呵護正法，雖悍男子，叫呶墮突，眾怖畏者來入是室，俛首作禮，五體投地，比諸道場與折草者，無小、無大，同一應感。我聞如來真實境界，無佛、菩薩亦無眾生，凡所有者皆是空假。如摩尼珠，日光所照，五色燦爛，謂生於珠，非日則隱，謂出於日，光因珠見，畢竟二者和合而成。根、塵互入，亦復如是。真如妙性本自空寂，一物則無，況茲室廬盡涉虛幻有無之相，在剎那頃，豈若心、境兩捨不有，寂用常如，然後出世，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大法雨，俾諸根莖悉獲沾潤，是則無，真如來遺教。若乃執著有漏因果，被伽黎衣，作塵勞事，如蝤蛑者，愈重愈困，要求解脫，無有是處。我今復欲廣宣此義，而說偈言：我觀自身相，四大所假合，自頂下至踵，種種非真實。一旦

四大離，我復在何處？我身且不有，何況身外物？縱彼金銀寶，珊瑚及琥珀，玻璃瑪瑙等，聚如須彌山，於己不相涉。眾生苦愚癡，執著以為命，求之不憚遠，或入鉅山中，逢著諸猛獸，或泛大洋海，黑風飄船舫，流入羅剎國，軀命不能保。此以何因緣？蓋為貪欲故，由貪漸滋蔓，業障永不淨，我今建梵居，皈依大悲父，旛蓋及床座，一一盡莊嚴。籍是像教力，欲捨諸所有，所有既空故，空空亦無有。譬如大圓鏡，中放無量光，不去亦不來，不內亦不外，如如屹不動，隨物悉現形。苟涉世間相，執此有漏因，何以能出離？汝等比丘眾，當識我所說，於一剎那間，悟此無上道。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號安國，宋治平二年更今名，嵩頭陀法師所立道場。稽諸傳記，法師名達摩，西域人。梁天監十七年，自金陵攜鐵魚磬來烏傷之香山，尋于龍腋置寺。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濟。至稽亭塘，發善慧大士神蹟，創伽藍于來山。已而西入金華，建龍盤寺以及今院，後入滅于龍丘。資政殿學士洪文安公作郡志，時既失于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復謂法師以吳赤烏二年實建龍盤。夫赤烏二年係己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戌也，凡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齒又不知其幾矣。何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護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曆三年重加藻繪。　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郡之善士唐良、胡貞及比丘宣政各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良又勸聚郡力以畢其餘。其釋迦寶殿舊搆于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持元厚新之。其潮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僧宗旨作之。其七佛殿建于太定三年秋七月，三解脫門造于至正元年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復營于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資之所致也。精進沙門彌堅，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不詢謀于眾命，其徒永琇、齊賢詣青蘿山中徵文以為記。濂聞之，西域之僧來中夏者，自攝摩騰、竺法蘭之後，代不絕人，往往以宣譯教相，建置梵宇為急。如法師者，亦其一人也。菩提達摩之來，在普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絕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其理、行貳，人固兼取籍教悟宗之言，奈何後世岐而二之。禪則直究心源，以文句為支離；教則循序進修，以觀空為虛妄。互相訾嗷，去道逾遠。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絕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即性，非顯明心性者乎？軌轍雖若稍殊，究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世岐而二之。此濂之于

法師，不能無所感也。斯院乃法師肇立，歷代嗣守遺緒隨成，至保雕像于七百餘年之久，外籍勝因、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即不離，其于達摩氏之道固未始有異也。嗚呼希矣！是尚可與俗人言哉？濂嘗過院中，見二豫章圍，可十五尺許，鬱鬱然如車蓋，屹立于門，氣象森邃，不問知其為古招提。矧居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永琇等又頗注意禪教，不敢墮于一偏，有足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授之以文，非惟補郡志之闕，緇素讀之，必有蹶然而興起者。

金華清隱禪林記

清隱禪林在婺城西三里所，禪林而謂之清隱者何？昔者郡人士劉主簿嶠嘗隱居于此。嶠，字子淵，事親極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蓽門土鉶，怡愉如也。老干場屋，一試吏而止，風節行義，翕然為邦人所稱說，齋先生唐公仲友父子、王莊敏公師心尤敬慕之。宋淳熙初，文閣侍制南澗韓公元吉來守婺，訪主簿君于隱所，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為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泉至今猶存。後一百七十餘年，為元之至正壬辰，有大比丘蘭室馨公，既得法于千巖長禪師，乃與同袍古道猷公飛錫而來，欲建禪林，說法度生。于是月溪壽公聞二師之賢，詣前作禮，亟捐茲地以為之基。而里中樂善者，曰章壽之，倡眾聚貲，為建殿宇及雕飾諸佛尊像，已而棲僧之堂、會食之所與夫門廡、庖庫諸室次第告完，皆二師同心化導之所致。而名之曰清隱者，蓋不忘其故云。當是時，五山十剎鐘魚絕響，游方之士至無憩足之所，君子為之慨焉永歎，惟禪林僻處斗隅往來者，憧憧弗絕，靡所不容，多或一二千指，皆使其忘行役之勞，飲香積之味，是誠何理哉？蓋二師以誠感人，以勤率物，故施者川至，而日用不匱也。予聞《佛說毘奈耶律》云「父母于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假使一肩持父、一肩持母，亦未足報父母恩。」由是觀之，大雄氏言孝，蓋與吾儒不異。夫名區勝地，世豈無之？二師不彼即而來，卓錫於茲，誠欲表主簿君之高風，而以孝道化度眾生，庶幾弗悖如來說律之本旨也。嗚呼賢哉！圓頂方袍之士入斯林者，談空說有之餘，尚思感發奮勵，有以念其親可也。蘭室既已示寂，古道今主持其事，堅苦清峻，為四眾所傾慕云。

金華永寧禪庵記

金華縣東五十五里，有一土阜，延袤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君克允與其弟克明于其地冶鐵，鑄阿羅漢像五百一十有八，山因是而得名，像今猶在西巖石佛寺。克允則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剛中之太曾父也。二百餘年之後，有楊氏子名允真者，居于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尊禮大雄氏之道同，往烏傷伏龍山謁千巖禪師入室弟子蘭室馨公，受大乘三聚淨戒，凝神入空，以縛禪為事。一夕，夢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于羅漢山建永寧庵，以修學禪定。」覺而異之，即其地經行，見其坡陁演迤，氣象夷曠，遂欣然入念，慮銖積寸，累搆佛廬三楹間，中塑觀音大士，華冠瓔珞，寶相殊勝，時則至正戊戌之春也。樂善之徒捐山若園五十畝奉之，允真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庫樓西廡俱先後就緒。諸什器百需之物亦莫不備給。持瓶錫而來過者，日暮塗遠，一時一憩。神靈之區，應真之所示現，夫豈偶然？必有龍鬼晝夜護持，使般若之種孽芽其間，亦其勢使焉。允真欲為久圖，請予文勒石，俾世世擇異姓有善行者主之，而楊氏之族人不與也。予聞神所必至也，羅漢之山，昔嘗產鐵，鄭君兄弟命金工鼓鑄諸像，像成而鐵已竭，協氣充牣，祥光未散。禪菴之建，實符嘉應，宜乎允真之成，此不難也。然而，造者不難，而繼者為難。嗣主其席者，尚思允真之勞勤，一椽片瓦視之不翅寶璐，庶幾繩繩相傳至永久而弗墜。苟或不然，則夫冥報之慘，具諸載籍，予何忍言之？讀斯文者，尚知所自警哉！允真字無識，敦實而無為，最為近道。父曰天祐，母姓金氏云。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衢之龍游縣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寶蓋，川媚山明，而林樾鬱蒼，儼與靈區奧壤相埒，然僻處下邑，無有啟其閟者。初盧江有沙門良亮冶父山實際禪寺，無用聰公之弟子也。沙門年既壯，出遊叢林，歷叩諸師，久未能證入。聞千巖禪師長公說法于婺之義烏伏龍山，亟往見之。禪師普應國師本公之嫡子，門庭浩蕩，俊衲雲擁，見沙門為人誠慤，可與進修，時加警策之。已而命司藏鑰，使日閱經律論玄文。久之，陞居第一座。禪師間謂沙門曰：「如如真性，迥出根塵，祥光發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場。子盍縛茅于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沙門躍然以喜，即日下山選地以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俯仰四顧，有以愜其志，遂駐錫焉。遐邇嚮慕，奔趨恐後，富者捐資，貧者效力，伐石于巖，掄材于林，梓人運斤，獷夫薦圬，不戒而集，猶務其私，僅四三年，功即就緒，法堂三楹間成，未幾釋迦殿又成，其楹間如法

堂之數，中設三世如來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黃金塗之，兼之床座、華旛及凡供具，清淨嚴肅，觀者起敬。庫院僧室之在東西，又如佛殿之數，兩廡揆之，則溢其五，別敞小門樓以為出入之地，徑術曲折，而蓮花池品列于前，四圍有水環之，蓋一倣伽藍之制。沙門因出實際，遂以名其禪居云。惟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人徒見中國九州能嚴奉之，殊不知西南之諸國，如呵羅單于陀利之屬，以道里計，近或數千，遠且二三萬餘，而尊崇為尤至，國君相祝，常以世尊如來稱之，則其他概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論。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國歷十萬里，至五印度，從五印度以西，又越大海二重，始抵西入之境，道塗比前，奚翅數倍。其所歷城郭人民，繁衍富麗，又百倍于中國，其地唯知有佛教而已，餘皆無有也。至于巷談里語，一舉佛言，以為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眾共棄之。以此而觀，若東、若北，莫不皆然。是故鄭漁仲有云「佛之書遍布天下，而儒家之言不越于跋提河。」蓋有以也。然乃史傳所載，及東伐西使親擊者之所言，咸屬南閻浮提。南閻浮提則妙高山四隅之一爾，經言百億日月、百億妙高山皆漸佛教，則又非管窺蠡測之所敢知也。或者則曰：佛書多取譬之言，果可盡徵乎？曰：吾儒亦有之也。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而一九州則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則有大瀛海環其外，乃天地際焉。禹之所序，中國九州，其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豈獨佛書言之哉？余嘗惡夫淺見狹聞之士，不足以語大方，類夫營寧生人身中，游泳腸胃自謂江河之廣，周流府藏自詫萬里之遠，不知身外之境初無涯涘也。所以輕于論議，迂固僻陋，聞者為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沙門請記，余故特一言之，使入此禪居者讀吾之文，又有以知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則嚴奉之心逾堅，嚴奉之心逾堅則將世世嗣而葺之，俾不墜壞，庶有以副沙門之所願欲。若但紀其興起歲月，稍涉文學者，人人能為之，又奚假于余哉？沙門號西山，精進入道，至老猶不懈云。

栖雲室記

中峰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峰卒而廬亦頹壞，中峰之孫用庵照師作新室于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峰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而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奚為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

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于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于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于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于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于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于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于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壇丹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游于寢席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岡阜之于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為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峰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峰之徒，苟有志于道，孰不可為中峰哉？尚何取于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松隱庵記

唯庵然禪師，有道之士也。嘗謁石室珙公于霞霧山，公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憩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乎。華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于施與，趨善則可化以吾佛之道，其必有以處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郭匯之陽止焉。郭匯者，去華亭三十里，赤松溪之所注也。前有查山，後有九峰，皆先哲示化之地。師憶懸記，遂結茅而居其中。里人吳某聞乏，捐金帛，割土地之籍來上，願師止勿去。遐邇相繼，輦石與土，堙匯增址，以相其役，而金、彭、邵三氏以創建為己任。始工于元至正壬辰，越二年甲午，而佛有殿、僧有堂，亢而為門，夾而為廡，凡日用之所宜有者皆具，取石室所書名之曰松隱庵。師恐歲月滋久，無知庵之始末者，命其徒慧開同、淨慈藏、史可傳請文而刻之。夫天下之民，未有與人以物而不求報者，爭尺布銖金，多至相毆詈戕害，雖親戚不復顧念，至見釋氏之徒獻所有，捨所愛累，千萬不敢靳者，其故何哉？蓋我大雄氏以慈悲方便，攝受群迷，慧力足以破貪，法智足以祛惑，故人樂而趨之，庶幾期于妄息而真顯乎？或者不知，徒謂釋氏能以禍福鉗制人，故有所翼而為之。嗚呼！是何待釋氏之至淺哉？然余有一言焉，今之細民竭三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于大雄氏之教，則因果之皦然者，甚可懼也。有若師者，無求于民，而

民自赴之，其道蓋有度越于人者矣。承已成之業者，多怠而不知自修，故詳其辭以告後之人，豈非師之所願乎？師松江人，少祝髮于無用貴公，中謁千巖長公于聖壽寺，遂傳其道。後嗣主其席，刺血寫經，天花毿毿滿庭云。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主僧大道禪師作之。大道諱善，平越漁浦人。初受業寺之慶菴吉公，尋升天目山，問道于普應國師，已而來歸，憫天龍之廢且久也，慨然有興復之志。時瓦礫荊棘，散漫左右，幾無所容足，而大道橐無錙銖，獨操一缽，日走市中得食，舁歸以食眾工，得錢以易材木金石百用之具，不四三年，而佛殿三門兩廡皆成，四方學徒之來者皆仰以食，于是復以其餘作斯樓。左丞周君伯琦以「叢桂」扁之。既而大道以至正辛卯七月十一日示寂，其徒奉全身瘞諸樓右，而建塔其上，且請月菴禪師述其故。屬余以記斯樓。樓乃大道憩息之所，將以致其思焉。而余獨感大道之立志堅而成功速也。今夫有威力以使人者，莫過乎有司；有貨財以使人者，莫過乎富室。然其有所興作，皆聚眾謀役群力而為之，猶且磨以歲月，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而後成。今大道累然一僧，非有貨財威力之可使人，獨用口舌化導市井之民，取其財與力以為己用，成宏偉勝大之功，若易易焉者。雖曰佛氏之教足以動人之信聽，然非大道之有志，不能也。蓋人惟患無志，有志矣患守之不堅，有志而能堅事，無不可為者，況一寺乎？余嘗病有志者之寡，而于大道深有感焉。嗚呼！後之居斯樓者，孰非大道之倫哉？讀余言而思大道之為人，則斯樓與斯寺不廢矣。請記者曰圓淨、圓如，皆彬彬雅飭。有志于禪觀者，今居斯樓云。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咸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奮傑于晨露夕月之中，遇鮮飆過之，冷冷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恒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室焉。方外恬師靜庵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斂神功于寂默之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不見其跡，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遇之，重波復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動，笙鏞間作。經簷蔔之林，則郁烈酣潤，清芬之襲人；入鮑魚之肆，則腥穢逆鼻，觸之而噦嘔。

如此者不可以一二數，苟獨指松而為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豈皆有繫于風之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故動。」儻其性本動，則寧有靜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以吾心言之，大用繁興之時，怒氣熾然如霆奔火烈、喜色熙然如霧廓霞舒，興哀則千人霣涕、鼓勇則萬夫莫敵，皆此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緣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然歟？予家浦陽大山中，青松羅垣舍之北南，明月之夜，白露初零，默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小，或亟、或徐，中心頗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松聲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是矣。嘗一滴之鹹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輪之體，又何以紛紜為哉？恬師學佛之流，故予極其變而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心者是也。心無體段、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餘，河沙凡夫不見其不足。恬師能索之于此焉，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微玅之法，隱居惡足以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季衡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為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既告之，故復為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為文，其玅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沖默齋記

保寧禪師以沖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沖者虛也，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沖也故默，則沖為體而默為用；惟其默也故沖，則默為本而沖為末。二者之理，恒若相因，未有默而不沖、沖而不原于默者也。夫太虛寥廓，縱橫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間之沖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沖默也。靈光洞然，出入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沖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況于法，此諸法之沖默也。沖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夜而實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沖者也。風性所激，運轉不停，欻焉凝冰、倏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玅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沖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窒于虛因；無所不具，故群動森然，而未嘗有離于靜。靜故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沖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

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若近乎沖默，而涉乎有為也。韋應物所謂隱拙在沖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和為沖、寡言為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為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也。真知默者，則無所事乎沖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沖默以自勵，故為略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四輩之請，分座說法于大天界寺，尋主保寧禪剎，蓋有志之士也。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五終

(丹陽居士賀學仁，男賀烺、賀炊、賀焜，施貲共刻

護法錄第五卷　計字一萬七千一百五十箇，

該銀八兩五錢七分五厘。

桐城釋在定對，句容潘省耕書，吳文刻。

天啟辛酉元年夏四月徑山化城寺識)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六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序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金剛般若經》，世尊第四時所說，中夏六譯互有不同，唯童壽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名僧達賢箋之者亡慮千餘家，唯天親、無著二論師探索微隱，不失說經本意。無著以一十八住為義，天親以二十七疑為宗，發明理觀事行之詳，破一切執、斷一切疑。至於智鏡相即、能所俱妙，三觀之圓融、三諦之冥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蓋有不可思議者矣。其經之至中夏，殆將千年，或顯、或晦，各繫其時，若論遭逢之盛，則未有如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欲使感發自新，一歸至化。嘗以三界大師行深願重，其利濟群生為甚急，演說言教雖多，而《金剛經》專言住修降伏，與《心經》、《楞伽》二經大旨略同，其舉揚心學最切，乃　詔天界禪師季潭泐公會江南禪教有學諸師，參用古註而定其說。于是季潭與演福法師大璞玘公同加箋釋，且懼二論師文旨玄奧，學者未能卒曉，因據二十七疑，而革蕭統分第之陋，仍推問答深意，而究脈絡之貫通，務令明白簡切，而免纏繞支離之患。既成，諸師重加校訂，始入奏於　華蓋殿，　皇上覽而可之，　敕同新箋二經鋟梓流通。季潭貽書，俾濂序其事，濂以昏耄為辭。雙林住持南翁凱公復來，請之甚力，乃為言曰：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非覺悟群迷，出離苦輪。　中國聖人受天眷命，為億兆生民主，無非化民成俗，而躋於仁壽之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金剛經》凡五千八百二十四言，揭之篇端，從長老須菩提以至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不過三百九十六耳。三問三答之間，其大體咸具，已無餘蘊矣。而乃躡前語跡，斷後疑情，展轉滋多，直至二十有七，方止其諄諄善誘，欲啟人信解者，為何如哉？　皇上自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禮樂形政，燦然備舉，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無所不用其極，今又彰明內典以資化導，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其設心措慮實與諸佛同一，慈

憫有情，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於戲盛哉！濂幼齡時，輒讀《金剛感應傳》，見其所紀神異事甚眾，然皆持誦精誠之所格。持誦猶爾，況通其義趣者乎？又況達性相二空而歸於一實境界者乎？殊盛之利，誠未易窺測也。誦是經者，宜思　皇上之大德，孳孳焉以進道為念斯可也。不然，則天龍鬼神實鑒臨之，可不畏哉！

新刻楞伽經序

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朔，濂朝　京師，冬十有一月丙申，入辭。將還山時，　皇上御武樓下，顧濂言曰：「卿言《楞伽》為達摩氏印心之經，朕取而閱之信。然人至難持者，心也。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冰焦火。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夫人咸知此，縱未能上齊佛智，其禁邪思、絕貪欲，其不胥為賢人君子之歸？」濂謹對曰：「誠如　聖諭，第其文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上曰：「此書生纏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略覽數過，已悉領其大旨。」即　敕奉御取經示濂，且點誦曰：「如〈佛語心品〉第十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為微隱，唯佛能究言之。第四卷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度萬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為深切。《般若心經》、若《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言已，　上復口解《心經》數章，　睿識神見皆超出乎常倫，於是賜食禁中而退。又明日，戊戌，考功監臣某奉　旨於大天界寺，俾天下諸浮屠咸讀三經。　命既下，育王禪師崇裕靈承　德意，孳孳如弗及，且以二經世已盛行，獨《楞伽》見者殊寡，乃購求雷庵受公集註鏤版而行之，徵濂為其題辭。惟我釋迦如來五時說法，而此《楞伽》實與《維摩》、《思益》、《楞嚴三昧》，《金光明》、《勝鬘》等經皆在第三方等時所說。疏經之家，謂以楞伽為名，實相為體，佛語心為宗，自覺聖智為用。經凡一百五十一品，茲所存者，特其一爾。其言幽眇精深，誠為攝心樞要之書也。欽惟　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觀輒悟，　詔天下諸浮屠是習是講，將使真乘之教與　王化並行，治心繕性，遠惡而趣善。斯心也，即如來極度群生之心也。何其盛哉！禪師敬恭明詔，罔敢怠遑，日以流通為務，亦可謂之賢矣。為沙門之學者，宜受而持之，庶幾上報　寵恩，而不負靈山之付囑。濂故備著　天語之詳于篇首，使讀者各有所警發焉。

新注楞伽經後序

皇帝既御寶歷，丕弘儒典，參用佛乘，以化成天下，且以《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發明心學，實為迷途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乃洪武十年冬十月，　詔天界禪師臣宗泐、演福法師臣如玘重加箋釋。明年春三月，《心經》、《金剛經》新注成，已徹　睿覽。秋七月，《楞伽注》又成，　上御西華樓，宗泐、如玘同侍從之，臣投進，　上覽已悅曰：「此經之注，誠為精確，可流布海內，使學者講習焉。」宗泐即奉　詔鋟梓於京師天界禪林。如玘還杭之演福，私念與宗泐同被　上旨，豈宜以天界為拘？乃刻二經於演福，獨《楞伽》卷帙浩繁，未遂厥志，蚤夜以為憂。淨慈禪師臣夷簡乃為撰疏，勸諸同袍暨樂善者助成之，起手於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訖功，費錢三千緡云。惟《楞伽》一經具藏、通、別、圓四教大旨，所以斥小乘之偏，破邪見之惑，無非欲顯圓宗自覺正智而已。第其文辭古奧，讀者殊未易曉。東都沙門寶巨嘗為之訓詁援據，雖若該博，而于經意多邈然不相入。胥臺雷庵受公徒襲寶巨之緒論，自不能伸一喙，二者咸無取焉。唯柏庭法師善月依天台教旨，著為通義，夐然絕出常倫。苟以經文顯白者正之，亦未免有遺憾，他尚何望哉？如玘以辨博無礙之智游戲毘盧藏海，台衡之書無不融攝，故其論著雖有徵于柏庭，反覆參驗，務不失如來說經本意。宗泐又能裁度旨趣，約繁辭而歸精當，遂使數百載疑文奧義煥然明暢，誠亦可謂靈承　皇上嘉惠蒸民之意，弘昭大覺立教度人之方者矣。嗚呼！佛之大法，惟　帝王長興之、宗師能傳之。今一旦遭逢如此之盛，讀是經者，小則當思遠惡而遷善，大則當思明心而見性，庶不負　聖天子之大德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流支也。迨至于唐，實叉難陀來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為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為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為言，一則因理以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兼究，則經之奧義無餘蘊矣。然自菩提達摩東來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之者寖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于南譙，悟其為前身所書，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印施江淮間。蘇

公親為書之，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于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巨、閩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綸疏錄有涉于經者，亦摭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說經，不即語言、不離語言，矧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修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子不聞達觀穎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為教，當達摩時，眾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權而據以為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子言之為當也。」此經舊嘗刻版姑蘇幻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於旃檀林，來徵余為之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註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真乘，旁通儒典，為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文句引

實際理地，不染一塵，固在於心，明萬事門中不離一法，必資於言解，此古今之通義也。昔我三界大師從兜率天化成白象，冠日之精，降神於維羅衛國，苦行於伽闍山中，得無上道，成最正覺。蓋憫大地眾生不知真性染纏使以成有漏，逐色聲以陷諸妄，汩沒死生，弗能解脫。於是坐寶蓮華師子之座，演說無上甚深妙法，開頓漸之正門，垂權實之祕教。其第四時，廣宣諸般若經，而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所說，顯之以五蘊，以總其綱；申之以十二處，以覈其變；廣之以十八界，以極其趣。小無不該，大無不統，誠所謂冥衢之燈燭，業海之方舟也。撮其樞要，實惟《心經》。是經凡三譯，今世所傳二百五十八言者，乃貞觀間三藏法師玄奘所翻，攝須彌於一毫芒，斂溟渤於一涓滴，其神功浩浩乎不可思議，是以歷代寶之如摩尼珠。為之註釋，凡百十家。溺教文者，曲引傍喻，自相疑難，其失也蕪。尊禪義者，逐字為訓，辭荒意幻，其失也鄙。務高深者，獨研大旨，盡略微文，其失也簡。安淺陋者，不知次序，前後失倫，其失也雜。殊不知了空法塵，聿依佛

智，皆不出乎是經。雖《法華》十萬餘言、《華嚴》四天下微塵數品，廣略固殊，旨義無二。奈何以至精至微之典，而以小德小智之見輕測真乘、妄談般若也哉？如濂不敏，奧自壯齡頗閱三藏諸文，於是不量蕪陋，為之訓解，蕪者剔之、鄙者雅之、略者補之、雜者一之，裁成文句一卷，總數千言。宿學之士，其亦何事於斯？庶以便初機者爾。或者則曰：「三千性相，盡屬空名，一實境界，諸念不立，何為執滯於教體之間哉？」是不然，渡巨河者，必用筏以濟；見明月者，須假指以標。若欲廢法觀空，因空顯性，何異采蘋於山椒，而求魚於木末也？不亦倀乎！雖然，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苟徒隨語生解，其去一真，薄迦梵地蓋益遠矣。忘白馬之舊馱，焚青龍之新鈔，必有蓋世人豪者興，濂日望之。

至正元年正月朔日，幅巾男子金華宋濂引。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沙門那道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段，遍閱疏鈔，而經旨瞭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即行布也，一而萬者也；所謂洞然者，即圓融也，萬而一者也。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為萬而不見其少；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為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也。然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畢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姑舉其略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而見矣。凡其所參，五十又三，或順、或逆，或小、或大，或淺、或深，皆各有所證。其登妙高峰不見德雲，而于別峰相見，示法普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放種種光，光中皆有種種奇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投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王修學書數、第印、療病，建宅、鍊藥及農賈等業，示法工巧也。見無厭足王決囚可駭，及觀宮殿皆是眾寶之所合成，明法如幻也。見遍行外道調伏九十六眾，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密女身出光明，照諸眾生，令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入大悲大智，示法幻住也。見大莊嚴園毗盧樓閣，慈氏領諸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即入，見一樓閣中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顧，一善財之身遍入一切善財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遍互融、互攝互入，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既證此一切

境界莊嚴藏解脫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按善財頂，告以法解雖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一毛孔出種種佛剎諸微妙事，善財見身中交光互現，一切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為之；先前之所得，莫知為之。後二之則非也。是知盡十方剎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剎土皆是文殊、盡十方剎土皆是一大香水海，孰為行布？孰為圓融哉？苟謂其無所證入乎，則于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旨宏深，非有識者為之開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而下，頌而釋此者凡十人，禪師蓋後出而益奇者也。或曰：「以偈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善慧大士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為而不可也？」禪師名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溫之雅山，繼主福之東禪，雪峰今住持前剎云。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凡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卷帙紛紜，浩如煙海，學者未易背之。鳳城雪月大師大隱發其巧智，創為通關之法。而四明演忠律師省悟重為編定，而益加精嚴其法，畫十二圖，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為之都。凡諸圖所列，或齊行、或各行、或單位、或避位、或間位、或加法、或鉤鎖連環，或廣略，不過一千言間總攝初分〈 難信解品〉一百三卷，無一字或違。噫！亦異矣。先是浙水東，見者甚鮮。逮宋淳熙中，有異僧載經行甬 東，暗誦弗休，大姓沃承璋以為疑，抽一二卷試之，其誦如初卷，且出關法以授承璋，承璋乃刻板流通。元至正初，黃巖沙門絕璘琚公獲拾儀真歸，刊雲峰證道院，未幾，燬於火。雪山成公嘗受經于絕璘，思繼前志，復重刊而行之，增以佛國白禪師所解名相，繫諸關後，使人了知義趣云。惟般若尊經，乃統攝世、出世間色心諸法皆歸實相，其功用不可思議。譬如四大海水，茫無邊際，攝之入一毛孔，無所增減，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謂舒之則大包無外，卷之則小入無內者也。雪月以方便智造是通關之法，一彈指頃，能背其經六分之一，其饒益群生甚大。雪山父子又能篤意傳布，唯恐或後皆不負先佛囑累者矣。雖然，真覺性者中一辭不立，光明殊勝，洞照無礙。大阿難等結集八藏諸文，一一自光明中發現。讀是關者，儻能於此求之，則山河大地、有情無情咸成文句

身，不待較繁簡於卷帙之間也。雪山遍參諸方，嘗主藏鑰于靈隱景德禪寺，其衛道之志蓋皦然云。

寶積三昧集序

釋氏之書有三法藏焉：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說；論則諸賢聖僧所著；唯律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間，統為十二部，分為大，小、中三乘，廣大殊勝，無所不攝。其文久流中國，至秦而絕。漢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往使天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疊至，代有所增。以卷計者，梁則五千四百，隋則六千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後，稍有廢逸，開元之目則五千四十八。至貞元中，則又增二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藏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逮元有國，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至遵為號者五百八十六，通為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噫嘻！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茫若望洋，至于皓首而不能周覽。唐僧智昇嘗編入中國歲月及譯人姓氏，名曰《開元釋教錄》，美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戶部尚書王古隨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後先、華譯同異，咸志之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弗表其義也。優婆塞陳實分門別科，頗括祕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糅之自造諸偈，而又擇焉不能精也。東山立庵大師崇志頗病焉，乃於延祐之初，掇拾三藏英華，上自三寶流通，中至天仙、天標、坤維、人倫之凡時劫、根塵世諦、塔寺、道具、眾器之屬，下及珍寶，飲食、花木、禽獸、地獄之品，析二十門，釐為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昧》，集鍥梓於壽聖禪林。立庵既示寂，板廢不存。白庵禪師萬金以精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籍亦臻其閫奧，悼立庵利物之心勤而傳世之不遠也，復為銓次義例，分卷為五重，刻而布之。以濂閱大藏者凡三，稍涉戶庭，請序其首簡。濂取覽之，儼然如探故物，雖未獲窺其全，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眾寶之積，爛然溢目矣。於是胡跪作禮，而說贊曰：巍巍法王寶，號為脩多羅，毗尼阿毗曇，三千大千界，以及無算數，無物不含攝，無土不現身。護法金剛王，手持蓮華杵，或執七寶劍，各逞神通力，晝夜不暫離，魔軍及末伽，無有能壞者。善慧施方便，為轉大法輪，一轉千佛轉，佛佛具千佛，千佛亦復然，輾轉至無邊，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太空、草木花藥等，根莖皆霑溉。如來真正幢，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涯涘，苟取一滴水，濕性靡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鎔天地，餘燼存一粟，炎體終弗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

旬，光入寸隙中，圓明具日相。若耆闍崛山，山石立萬仞，一沙細於塵，孰敢謂非石？所以二尊者，各出本來智，一取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將須彌盧，納之於鍼孔，一噓寒灰燄，死後使復然。光照閻浮提，利彼有情眾，智者能移物，勿為物所移。佛言雖至寶，執著亦為障。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宣妙法，法法悉皆忘，定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傳法正宗記序

表大法之真傳，起群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真丹身毒，相去絕遠，梵言華言，重譯或殊，況屢遭滅斥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墜逸，遍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真。謏聞之士苟獲，窺其一偏，遂執為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議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濂讀《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彊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馱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摩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屏釋，而沙門曇曜蒼黃逃竄，單錄諸祖之名，匿巖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運重啟，曇曜進為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為《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跡，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辯而自明矣。唐興，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眾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為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為未足，誣迦葉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而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紀載，釋迦為表，三十三祖為傳，持法一千三百四人為分家略傳，而秀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及西域諸師為證，以闢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濂竊聞之，太平真君之七年，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深藏，蓋至于久而後出。以此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于諸師之論義，學者亦未必能盡聞之，顧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為詬病，猶將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甬東祖杲禪師以誠篤契道，汲汲焉准恐法輪不運，合眾緣重刻以傳。嗚呼！書

不流通與無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杲公之為則又有功於大師者也，皆不可以不紀，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重刻護法論題辭

衢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為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為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沖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樸既散，誕勝真漓，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趣。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煙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追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眾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為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為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絏縲不足以為囚、斧鉞不足以為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犄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為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為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塗齟齬者甓之，枯骴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以博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釋氏護教編後記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為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為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瑜伽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經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行事防非止惡之宗。薩埵以瑜伽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為瑜伽微妙祕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為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為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朗授湛然，是為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西方，是為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伽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溈山大圓禪師靈[袖-由+右]，[袖-由+右]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為溈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為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震，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之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線，唯臨濟一

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眾生根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籍籍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為者邪？此則教禪異塗，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為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別為漸宗，荊、吳、秦各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為哉？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麤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歎哉！此雖通名為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抵牾之甚，霅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諫書辨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毗盧華藏，圓滿廣大，遍河沙界，無久無餘，非相而相、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即非聖諦，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擅專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於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請予為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蓋不得不然也。

王忠文公禕叢錄中載佛學一篇與此文同。末一段云：佛之為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邈，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為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為溺於空寂。若律之為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為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為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為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知圓，性善、性惡之說，如水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橫川珙

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柄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忠文與文憲同里同門，故其問學之相合如此。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蒸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為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為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充之則為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為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為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為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水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為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為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閾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跡，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惡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為《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于一心者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者為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戟手來詆訾。予噤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果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為我招禪師于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弓

先佛所說《旃檀香身》、《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皆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奉詔所譯。其在法藏與《瑜伽》、《大教王經》凡二十七等，同車輦字函中。功德所被，或療惡疾、或救海難、或出生際諸鬼趣資以解脫，誠心求之，靡不應感。蓋我如來大誓願故、神通力故、慈憫有情故，一彈指頃即能成就無邊殊勝。經言可信，真實不虛。天界沙門太初肇公信之為尤力，於是命工鋟梓，以廣流通，介其同袍一林桂公徵濂引其首。夫

佛法廣如虛空，然無始、無終，無內、無外，苟欲繪畫而贊詠之，非愚則惑矣。姑書其概，以起讀者之信心云。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六

(丹陽居士賀學仁，男賀烺、賀炊、賀焜，施貲共刻

護法錄第六卷　計字一萬零二百六十六箇，

該銀五兩一錢三分三厘。

桐城釋在定對，句容潘省耕書，進賢陳叔道刻。

天啟辛酉元年春四月徑山化城識)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七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序

瑞巖和尚語錄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夷花獻佛，請為說法。佛拈花示眾，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蜜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遍照。凡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為千萬、千萬為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光燁如也；凡夫為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獰飆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于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摩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被有情，欲澄濁為清、止浪為平，直入于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蹴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志而自畫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琪公，起于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開度門，達摩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為世嫡，今吾恕中愠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于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徇眾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眾，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詔來南京，力辭其行。　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徵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

二。茲又獲睹其全，驚霆奮而疾飆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為稽《決疑經》所載以啟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源，推達摩之教以為學源，歷題之于首簡。予老且病，凡求文繽紛于前悉皆謝絕，而獨為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雪窗禪師語錄序

或問于余曰：「菩提達摩西來，以不立文字為宗，蓋欲掃空諸相，直究本心，而趨真實覺地者也。名山宿德，何莫非達摩之子孫？為之徒者，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號曰語錄，無乃與不立文字之旨相戾乎？」曰：「非是之謂也。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諸經，其弟子結集為修多羅藏，至繁且多也。復慮後之人溺于見解而反為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于摩訶迦葉，拈華微笑之間，無上甚深妙法含攝無餘，此亦化道之一法門耳，非真謂鹿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不然，如來自兜率下生，何不即以單傳直指示人？顧乃[諒-小+日]複勸誘而弗置之邪？去佛既遠，學者纏繞名義，不能出離，誠有如如來之所慮者，達摩出而救之，故取迦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不得已焉爾。」育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于白馬寺，繼遷開元，已而住阿育王山，兼領天童寺事。四會之間，緇素翕集，所以啟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真正幢，涉險度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垂三語以驗來學，又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閫奧者哉？虞文靖公贊師之語，謂為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師入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象先輿公、月徑滿公以所錄語徵余為之序，余故舉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者言之。于以見達摩之宗，非有違于先佛諸師之錄、非有違于達摩，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然，靈妙一真，直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了不可得。于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眾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斯錄者，又當于是而求之。人能于是求之，始于禪師之道與有聞矣。禪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別號曰雪窗，成都之新都人。

南堂禪師語錄序

予壯齡時與千巖長公為方外交，千巖以南堂禪師偈贊示余，余讀之，驚曰：「是有所證悟者之言也。絕枝蔓、去町畦，而不墮于情識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見斯人哉？」千巖以余言為然，當時之所見，僅一二章耳。自時厥後，或吳、或楚、或梁宋、或魯衛，名僧開士多有謁余浦陽江之上者。余既見，輒問：「見南堂否？」曰：「見之。」曰：「有何言？」遂各解囊相示。見漸多，則其心慕之為愈至。及來京師，其弟子祖灋、海壽復持三會語畀余而求為之序，讀之連日，因獲盡其大觀焉。嗚呼！據獅子座，演如來法，其任甚不輕也。在他人為之，東剽西掠，拈綴成篇，而椎鑿之痕故在；師則混融無跡，不異雲流而天空者矣。在他人為之，拘滯一偶，動輒有礙，或得乎此竟遺于彼；師于殺活之機，縱橫皆自如矣。在他人為之，氣索神沮，不自振拔，而無以應來學之求；師乃圓滿充足，覃及于諸方矣。有若師者，其所造詣，誠非凡情之可度量哉？夫以少林西來，惟究心源，言辭直截，初無隱晦。傳至大鑒，恐為世諦流布，不得不秘護而密持之。歷代碩師隨時升降，慈憫峻厲，各立戶庭。其接引雖若有不同，所以祛逐妄緣而挽入正塗者，則一而已矣。迨及宋季，尚奇騁異，背其師授而流于頗僻者漸多有之。君子言之，未嘗不為之太息。師能循蹈矩矱，惟祖武是繩，提唱真乘，使人復見大鑒遺意，其扶樹正宗之功，夫豈小哉？余之慕師非一日，鉅細之辭皆獲觀焉，故知師為獨深，而謂非他人之所能及。然可惜者，師之名位不滿于德，使其說法五山，布霢霂之慈雲，澍滂沱之教雨，則其功逮被又不止今之所見而已。雖然，名外也，非內也；德內也，非外也。師內重而外輕者也。苟以在外者之崇卑，以為在內者之低昂，是不知師者也。師之行業余既詳，書成記，勒之堅玟，復為讀斯錄者著其說如此，千巖在定光中，又未必不以余言為然也。師諱清欲，字了庵，南堂其號也。族姓朱氏，台之臨海人，嘗住開福、本覺、靈巖三禪剎云。

千巖禪師語錄序

往予家居時，嘗謁千巖禪師于烏傷伏龍山。當是時，遐邇學子望風奔湊。曾未幾何，化荒墟為樓觀，易空寥為金碧，鍾鼓之聲上徹霄漢。嗚呼！何其能也！蓋禪師以無能為能，不用為用。芳蘭生于幽谷，而馨香遠聞；蒼璧韞于玄璞，而光輝外發。禪師處于遐壤，而人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于庸常者歟？且禪師在時，其弟子嗣詔嘗錄其語，鋟梓以傳。予嘗獲觀之，其敷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制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不無，不

中、不邊，在普應之門，蓋亦鏗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者，抑亦末矣。禪師既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錄者皆為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庵鄰上人自幼侍禪師，與聞其道，乃以舊本重刻，不遠一千餘里來徵予序。予謂禪師之道見于言，讀其言自可知其道，又何以序文為然？稽之古德，其語存于今者，多名縉紳為題辭，不若是，固不足以表正宗之所寄第。予也非人，惡足為禪師之重輕，以禪師與予交也，因不辭而為之書。雖然，禪師之道，不落有、無，中、邊，虛、實者，固不可以語言文字求也。欲求禪師之道，其亦得魚兔而忘筌蹄者乎？禪師行業，予嘗為撰塔上之銘，茲不書。上人方閱三藏諸經，連年不自休，今又孜孜而為是圖，亦可謂不悖其師者也。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古之人道，感而形化，曷嘗貴于言哉？甚不得已而有言。言或易于遺忘，又甚不得已而記錄之。雖曰形諸簡編，然懼不能行遠，又甚不已，始刻文梓而傳之。其言之也，欲擊蒙于當時；其傳之也，將澤物于後世。惓惓為道之心，為何如哉？此濂于歷代諸師之言，不能無感也。激者則曰：「靈明中居一塵不可留，況語言文字？紛穢龐雜，足以礙沖虛而窒真如。達摩氏東來，持《楞伽經》以印人心。《楞伽》，佛口所宣也，君子尚謂其墮于枝蔓，況後來師弟子策勵之言乎？」曰：「不然也。人之根性不同，而垂接之機亦異。其上上者，一見之頃，情塵自然銷霽，何假于言哉？若下下者，朝夕[諒-小+日][諒-小+日]誨之，淡如嚼蠟，竟不知其味，苟欲絕文字，令其豁然自悟，是猶采鳧藻于山顛、求女蘿于海底，終不可得也。今之去古亦遠矣，自大鑒以來，其語具在，人仰之者，如應龍升天，海立雲流，或現大身、或現小身，不可凡情測度，儻不因其言而求之，則其超然獨立，不墮色聲者奚從而知之？既知之，必將則而象之。若以其窒真如而礙沖虛，一切斥去，濂不識其可乎？不可乎？雖然，《寶積經》云『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離諸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為義。』法藏且爾，況下于斯者乎？以此觀之，當略其文而究其義可也。然而取魚者必資筌、搏兔者當用蹄，兔與魚既獲，而無事于蹄筌。吾心源既澄，識浪自息，復何義之云乎？」濂之區區，又不能無感于後之人也。育王禪師裕公三坐道場，策勵學徒，如青天霹靂，聞者掩耳，演說無上妙道，如升蘇迷盧山，闊視四天下百物無所遁藏。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謂其言出入宗乘內典，左右逢原，其文涉獵百氏，燦然可睹。鞔峰住山，恕中愠公謂其設施踔厲，不愧為大慧七世孫，皆知

言。濂頗獲與公游，嘗以賸語三卷質正于公，公不鄙而題識之，許其可以入道，今已十閱寒暑矣。公之徒師秀不遠千里，以公三會語請濂序而傳之。嗚呼！公之有言與秀之汲汲圖此者，夫豈得已者哉？濂雖不文，因不辭而書諸首簡云。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贊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為黑白之所宗仰。一旦祝釐江渚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摭其行業為文勒諸碑，而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雷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遍覆，法雨普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具大力量者，孰能與于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果無之也，求其真淳無偽若師者鮮也。濂既為敘其事，復歎豔之，歎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真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于虛空，真相如如不動故。師昔嘗登寂照場，耳邊一喝三日聾，惟聾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川，翁川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即使波濤增洶湧。繼升補陀洛伽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霄峰，所談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于師之道不相攝。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歎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于結習，可以觸動于悟機，可以速證于菩提，是宜流通于世間，視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小大。施其善巧之力，釋彼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達摩歷辨于六宗，臨濟有發于三要，照耀今古，函蓋乾坤。茲其為巨浸之輿梁，作昏衢之燈燭也歟？有若悅堂顏公禪師，以東嶼正嫡弘西來。太宗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

幢，凡四坐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下璽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駿奔，如眾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霑被為多，其善誘弗倦，則春氣津津，太和襲人也；其發蒙撤蔀，則翳捲太清，冰釋洪河也；其警省振勵，則震雷虢虢，喪厥匕箸也；其含弘攝授，則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利鈍者歟？所印有小大，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釋結習，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于斯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為方外交，而禪師受度婺之寶林，又在予父母之邦，稽茲緣契，實繫中情。禪師上首南峰珵公，得法最蚤，乃出四會語僤題首簡。予竊聞之，入奧室者能探于幽邃，升危岑者始矚于冥茫。松月大師印公，禪林之獅子，法海之長鯨也。其稱禪師之道，高于圓照、佛照二公，其言豈虛發者哉？惟賢知賢，蓋可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矩度，究其遺轍，足證新功。是錄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于語言之外者乎？

雲棲曰：「四會語錄今無存，松月亦未知何許，而曰道高于圓照、佛照夫二公，豈易及哉？而曰過之，更俟賢者考正。」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為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為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楩、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楩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為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稽子楩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頷下數髯，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眾方讙譁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嘿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為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啟窗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樞要，亶亶不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岩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章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為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閽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庵，逮啟視之，設利累累然生矣。公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于世，不可略也。蓋公道契佛祖，名震華夏，誠

堪輿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非苟涉于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譬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濂何敢復贊一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勷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尚假濂文以傳之哉？子楩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黑白成皈仰云。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于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于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囿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為成，孰能為之壞？吾不為後，孰能為之先？吾不為下，孰能為之上？芒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于不可象，斯為大矣；明而至于不可名，斯為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火水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磐徂徠之松以為煤，斷淇園之竹以為管，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劫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證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于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庵，俗姓某，世居姑蘇，得法于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剎，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遂主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楩公請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纏，如鷹脫絛鏇，摩雲而奮飛也；其方便為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

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無以逃其責矣。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唱圓悟之道于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于其中稱為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峰紹之。妙峰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持左券相授，器度吻合，無差爽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來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已矣。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穎悟之姿，銳意于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座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參叩，一聞鼓鳴，群疑水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真常之機。自是六坐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于現寶樓閣及種種莊嚴，導彼末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聲聞之起，水涌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翛然坐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于恃口給而昧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它宗言之，執持正法，作獅王哮吼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年以來傳者失真，瀾倒波隨，所趣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加印可，致使魚目渾珍，揚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誚之，為瓠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抄而熟記之，曰此為臨濟、此為曹洞、法眼、此為溈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為活機，如此問者即如此答，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于口，名之曰傳公案，若是者，皆見棄于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入無內、大入無外，機用真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有在也。余耄矣，厄于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弗寘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瑩中璵公也。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無相居士坐清淨室，想清淨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鍠，合掌頂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有如轟雷，蟄蟲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鍾，人正昏酣，一聞音聲，颯然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假觚翰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開光明藏，洞照篇端，使信心者同入如來大華嚴海。」居士微笑告沙門言：「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纏結悉皆解脫。既解脫

已，萬法皆空，何況于言？爾等結集翰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于翰墨之間，湘竹、兔毫、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錐鑿，鑿彼崖石為菩薩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具足。爾意云何？是真佛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觀實相。惟是像佛，四體奇偉，被服絢麗，固無異者。若比真佛神通變化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遍周沙界，豈同崖石拘礙方所？況此文句，纔脫口吻，即第二義；書之簡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抹黛，經營想像，貌師子王，拳毛旋螺，利距削鐵，威稜氣燄，可怖可愕，迫而視之，勢若飛動。爾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假，是師子相，形模生獰，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比于真，奮迅跳擲，百獸盡伏，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唯真者方能動物，寓形縑素與木石等，況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跡？用之求道，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尚善權，難齊一軌，如求兔者必假于蹄，欲致魚者定資于筌，魚兔既獲，筌蹄則棄。法因言入，言入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非闡揚我佛如來第一了義，有能于此文句之中，或四三句、或五六句，乃至無句，勿著色求、勿著聲求，忽然悟入、譬一切眾，眇者能視、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為霑丐，胡可喻云？若執文句，反為留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依形色、不墮斷常，入離出微，內外體淨。眾生迷惑，無繩自纏，大覺世尊大含攝故、大慈憫故，別有正傳，曰思惟修。一念不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象朗融。非生、非佛，非真、非妄，非小、非大，非一、非多，此即所謂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無能所，從古諸師燈燈續燄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一機一言皆轉法輪。法不流通，是為秘法。宜示信心，共入圓智。既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為法法。法法之法，不可思議，我言真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信解受持，作禮而退。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敘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玄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豔而瘦者、翠白而緗緣者、五色交糅變幻而不恒者，一囿于氣而弗可移也。至于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火鬣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斕班

者、介而紫暈者、鱗而含金者、眾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于岐陽有鳳則超群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眾人是也。眾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斡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掇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弘；所子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知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局囿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況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概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群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絕，不為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卮匜者焉、有壅盎者焉、有沼池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為大，大亦不能為小也。濂皆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眾，晚閱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鞘而珠走盤也。發為聲歌，其清朗橫逸，絕無流俗塵土之思，寘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于門，既得之，不翅太難珊瑚之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　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　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曇鍠編類成書，釐為十卷，來徵濂為之序。嗚呼！文者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于十百之中，超然騫舉，而慕賢者之閫奧，其可傳遠無疑。濂烏得不倡體用之說以驗同志哉？有訕濂陷于一偏而不可為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于文者也，是膠柱調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用明禪師文集序

昔者蘇文忠公與道潛師游，日稱譽之，故一時及門之士，若秦太虛、晁補之、黃魯直、張文潛輩，亦皆願交于潛師，相與唱酬于風月寂寥之鄉，宛如同聲之相應、同氣之相求者。有識之士疑之，則以謂潛師游方之外者也，其措心積慮皆與吾道殊，初不可以強而

同。文忠公百世士，及其門者亦英偉非常之流，其于方內之學者，尚不輕與之進，何獨于潛師皆推許之而不置邪？殊不知潛師能文辭，發于秀句，如芙蓉出水，亭亭倚風，不霑塵土，而其為人脫略世機，不為浮累所縛，有如其詩，此其所以見稱于君子，而其遺芳直至于今而不銷歇也歟！四明永樂用明詗公，蚤從月江印公究達摩氏單傳之旨，踰十餘年不懈，自覺有所悟入，一旦忽慨然曰：「世諦文字無非第一義，吾可以不求之乎？」于是形之于詩，皆古雅俊逸可玩，已而著為文辭章句，整而不亂，言辭暢而不澀，論議正而不阿，聲名籍籍起群公間。會先師黃文獻公游浙水西，用明橐其所作來見，復成詩八十韻以為贄，黃公讀已，大加稱賞，遂日與黃公游。及其東還烏傷，用明又賦詩餞之。黃公因造序文一篇以遺用明，其聲氣之同，蓋翕如也。今年春，余奉　詔來京師，總修元史，適與用明會于龍河佛舍，用明出詩文各一鉅冊示余曰：「子黃公之高第弟子也，盍為我序其首？嗟夫！黃公以道德文辭高出一世，固當代之文忠公，而吾用明之作亦何愧于潛師？」顧余視黃、秦、晁、張諸君曾不足以供灑掃之役，何敢為用明序乎？獨念及黃公之門三十餘年，知用明受知，為深幸與用明交，亦似無間諸君之于潛師者，序蓋不得不作也。雖然，大圓鏡中無一物不攝，初無一物可攝，實有非世諦文字之所能解，此蓋用明與月江講之熟矣，奚俟余言哉？姑攄其鄙見以為敘，使後之讀者知古今人未嘗不同，不特文忠公之與潛師而已也。

水雲亭小稿序

余在金華山中觀蛻岩張先生集，有跋夢堂噩公、用堂楩公吳中唱和卷後，其言曰：「詩家寥寥，叢林有人。殆與唐皎、宋潛方駕。」余竊以謂夢堂之詩，幸已見其一二矣，而不知用堂所賦為何如？意其必高爽而絕塵者乎，不然，先生何為以如晦參寥擬之也？及來南京，獲與用堂會于護龍河上間，出詩文一帙，所謂水雲亭小稿者，俾余序之。非惟其詩可稱道如先生所示，其文亦深穩平實而多言外之趣，因竊自歎方外之人，其用志不分，乃能如斯之工也。或謂余曰：「達摩氏西來，其所傳者心法而已矣，何以詩文為哉？子所取于用堂者淺矣。」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我三界大師金口所宣諸經，所謂長行，即序事之類；所謂偈頌，即比賦之屬。汪洋盛大，反覆開演，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城邑人物、飛僊鬼趣、羽毛鱗甲，莫不攝入。故後世尊之號曰文佛。如此而能文，吾惟恐其不能文也。大師姑置之，不敢妄論。次而毘尼諸聖賢，暨天親、無著、台衡、清涼諸師，或結集羯摩律文、或造為百法等論、或撰為

大經義疏，卷軸繁夥，汗牛充棟，使其不能文，其果能致是乎？諸師又且置之，至于近代尊宿，如明教之嵩、寶覺之洪、北澗之簡、無文之粲，咸弘宗樹教作為文辭，其書滿家，殆不可以一二數也。嗚呼！使無若而人，佛法果能光明俊偉有若今日否乎？所謂傳心之法，固在于所當急，而一切棄之而弗講，吾未見其可也。若夫拈花摘豔，勸淫蠱俗者之為，則當斥而棄之爾。余之有取于用堂者，夫豈淺淺者哉？抑余聞實際理地，一法不立，本真獨露，迥脫根塵，遍覆大千不見其大、退藏于密不見其小，一涉有為即成剩法，況所謂文辭者哉？吾知用堂現沙門身，應世間相，一念不生，直超三界，其志蓋甚大也。寄情翰墨，不過游戲，而苟以區區之跡觀之，則幾于惑者也。唐皎、宋潛云乎哉？用堂，族陳氏，古靈先生之諸孫。今居四明，嘗掌內記雙徑，已而分座說法，緇素咸服。出世鄞之護聖、奉化之清泰，凡禪林，若古鼎銘公、笑隱訢公、斷江恩公，儒林若袁文靖公、揭文安公、黃文獻公皆嘗參叩及交游云。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七終

(丹陽居士賀學仁，男賀烺、賀炎、賀焜，施貲共刻

護法錄第七卷　計字九千零三百五十五箇，

該銀四兩六錢七分八厘。

桐城釋在定對，句容潘省耕書，進賢陳叔道刻。

天啟辛酉元年春四月徑山化城識)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八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序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寶，遣使者播告諸蠻夷，俾知元運已革，而中夏歸於正統。其稱臣者，高句驪最先，交趾次之，琉球、瑣里又次之。于時日本良懷亦令僧祖來，奉表而至。　上嘉其遠誠，　詔以天寧禪僧祖闡、瓦官教僧克勤為使，護其還國。克勤，字無逸，通儒釋書，湛堂法師諸孫也。　上召見端門，與闡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筮日啟行。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于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興兵爭。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奔，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然終疑勿釋。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陽，欲延闡住持天龍寺，無逸獨先還，無逸奉揚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闡俱。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輿馬來迎。經涉北海，時近六月，大山高插霄漢，積雪如爛銀，行一月始至，館於洛陽西山向陽精舍，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爾，非奉　帝命，不敢從王。如欲闡敷宣大法，宜同往請於　朝，否則有死而已。」君臣聞之，皆大慚服，議遣總州太守圓宣及淨業、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來貢。所虜中國及高句驪民無慮百五十人，無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舶遣歸。無逸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晝夜即達昌國州，已而赴南京，仍見　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闡亦附奏曰：「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瞻　龍顏矣。」　上悅，召對者非一，或賜食禁中，自持厥後，各齎白金百兩、文綺二縑，皆有副。　上忽顧侍臣曰：「勤一沙門，爾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親賜手詔，諭其父華毅，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國三年，將還鄉行省覲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遭逢盛際，競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予聞大雄氏設教門雖廣，其推仁及物要與二帝、三王不大異，是故昔之名僧，或籌策疆圉、或輔弼廟堂，事業稱於當時，勳名垂於後世，其載於史傳者，蓋班班可

考。達人大觀初無形跡之拘、儒釋之異也，方今堯舜在上，治具畢張。無逸出將使命，言論慷慨，已足落倭奴之膽，若使施之有政，大綱小紀粲然有序，他日將與皋、夔、稷、咼比肩，是亦法如來行、證菩薩道而已。大雄氏或親生斯時，亦未必不韙無逸之所為也。無逸之東還也，雲漢昭回之章照臨東越，東越人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為天光下燭，為禎為祥。而無逸尊公秖奉　璽書，當誨之以父子君臣之懿，予尚何言哉？姑摭其出使之績，序以為贈。春向暮，無逸將戴笠而來，予則具壺觴俟於龍江之上矣。

洪武實錄九年秋八月，以華克勤為考功監丞。克勤，紹興蕭山人，少學浮屠。洪武四年選至京，奉使日本還，奏對稱旨，賜白金百兩，命復姓氏，授以是職。攷《潛溪集》，克勤和御製詩在洪武六年，奏請日本夢窗禪師碑在洪武八年，皆云官考功監丞，而實錄載授官於九年八月，恐國史之誤也。

恭跋　御製詩後（附）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懸懸，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厭離生死，輒指為寂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為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　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嘗賦詩餞之，其詩上徹　御覽，遂俯賜和答詩，凡一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叮寧反覆之意，不亦至哉！祖闡受　命而行，自翁洲啟櫂，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始入王都，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　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聳愕，以為中華之禪伯，亟白於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實名剎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威德罔間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總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來貢。祖闡既入　覲，天顏怡悅，賜白金壹佰兩，文綺二縑。祖闡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寵，不可無以示後裔，乃粉黃金為泥，書　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濂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缽曇花，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垣赫於龍山之上，晶晶熒熒，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濂聞普覺杲公昔處浮屠中，而念君愛物之念

皦如出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闡固普覺諸孫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來庭，豈樂寂滅者可冀其萬一哉？宜其簡在　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濂不佞，忝居法從，故不辭而為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之有良材云。

王士騏《皇明馭倭錄》曰：按洪武實錄，洪武三年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　詔諭日本國王良懷。十月，良懷遣僧祖來進貢，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被擄人口，　詔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七年五月，僧祖闡、克勤等還自日本，　詔賜祖闡、克勤白金一百兩，文綺帛各二匹，祖闡等奏日本贖馬，命受之。六月，日本遣僧宣聞溪等來朝貢馬及方物，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宣聞溪等齎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上命卻其貢，仍敕中書省：「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貢，朕以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豈意使者至彼拘留二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十四年，　上命禮部遺書，責日本征夷將軍中有至尊，嘉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二僧行。及其至也，加以無禮，今又幾年矣。夫　聖諭諄諄，一則曰拘留二載，一則曰加以無禮，則兩僧之不得志於倭可知。野史不覈其真，而信僧家之粉飾，遂以趙秩之奉使為兩僧之功，豈實錄乎？他如上和宗泐送祖闡詩，　御製集不載，何也？錄以博覽者訂焉。按祖闡、克勤使日本事，王冏伯據實錄，盡疑野史之誣非也。文憲送克勤序云：「日本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據實錄，祖來為良懷所遣，良懷方以竊據被逐，日本疑祖來，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闡住持天龍寺，先遣無逸還，無逸再三以死爭之。」日本既以祖來疑中國，其請住持，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此即聖諭所謂拘留二載，及十四年遺書所謂加以無禮者也。無逸歸，見　上端門，備陳其故，闡亦附奏「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覲天顏矣。」此實錄所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也。所載白金、文綺之賜，皆與實錄同。　上顧侍臣言：「勤一沙門，乃能不辱君命。」諭其父華毅，使冠巾出仕。則日本之于闡、勤，以拘留始，以慚服終，蓋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謂二僧攘趙秩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考功監丞見實錄。十年，　高皇帝手詔諭山西布政司華，克勤見　御製文集，安得謂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飾也？實錄主存大體，故紀僧事頗略，賴文憲集稍志一二。　高皇帝御製詩，見於文憲跋甚確。文憲身在禁林，豈肯附會僧徒與國史牴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臨濟一宗流傳最盛，　聖祖遣僧化導，有微權焉。萬曆初，虜王求僧，及經江陵，命宣大巡

撫勿拒，且云：「經必有　高皇御製序文，方可與之。」嗚呼！知　聖祖之微權者，江陵也。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丘孚中信公，以松源五傳之學提唱護龍湖上，覺初恩公實與之分座說法，鑪韝宏施，烹凡煆聖，機鋒所觸抉飆奔霆，四眾皈依如水赴海。曾未幾何，孚中示寂，覺初乃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之雅山。法道亦既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若牧守、若戍將、若賢士大夫，僉以謂江心古叢林，思陵昔日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剎，非有名德如覺初，不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延致覺初。覺初以慈憫故亦起而赴之，及我　皇上正位宸極，隆興佛乘，開善世院，於大天界寺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員，海內諸名山悉隸之，掄選有禪行陟資級者伸為之主，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於是循例為江心擇賢，然終無踰於覺初者，統領遂合群議，仍請覺初居其職。會余奉　詔總修元史，來南京，覺初亦振錫自江心而至，握手共語，情藹歡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將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與漸之謂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三界見思煩惱，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斷見思惑，兼斷界內塵沙，及伏界外塵沙，用從假入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從空入假觀；次至十回向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為三賢內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為佛。以頓言之，則不階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真乘可證、無法門可學、無眾生可度，此心即佛、彼佛即心，不去、不來，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頓漸兼收；教外單傳，頓為禪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華微笑，無非共一妙用，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異耳。奈何末流之弊，二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頗聞孚中雖參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覺初於禪寂之餘，亦留心於教相，為人演說弗置。是皆不徇一偏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為說以贈覺初，覺初其以為然乎？否乎？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線，扶持而振起之，非吾覺初是屬，將誰屬邪？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大法雨，使小大根莖無不霑潤，豈不弘且偉歟？覺初宜憂法道之衰，而思日勉焉可也。他日，余幸杖策東歸，訪覺初於海濱升孤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予與覺初，又當相視一笑，塔然而相忘也。是為序。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西竺之書，動數百萬言，雖其廣博漫衍若大海杳無津涯，其義趣未嘗不著明剴切，可以習而通之。自判教諸師各執一說，甲是乙非，學者始不知夫所趣矣。天台智者國師以五時八教判東土諸經，五時則華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也，八教則頓、漸、祕密、不定、藏、通、別、圓也。其規模宏深，節目森嚴，可謂盡矣。至真諦三藏則不然，以《涅槃》等經為漸，《華嚴》之經為頓漸之外，別無他也。新羅元曉復造《華嚴疏》，分四教四諦緣起為別，《般若》為通，《瓔珞梵經》為分，《華嚴》為滿，滿則一乘，別、通、分則三乘也。吉藏師復立三法輪教，《華嚴》為根本法輪，三乘等說為枝末法輪，《法華》為攝末歸本法輪。法輪，言其流轉而不息也。自時厥後，以《釋迦經》為屈曲、《舍那經》為平道者，此二教乃江南印之所建也。以四阿含為四諦、般若為無相、華嚴為觀行、涅槃為安樂、大集為守護者，此五教乃波頗三藏所說也。以阿含等為四諦相、大般若等為隱密相、華嚴等為顯了相者，此三時教，乃三藏奘及慈恩基依《解深密經》所立也。而賢首法藏復尊《華嚴》，立為五乘：初為愚法小乘；二為大乘之始；三為大乘之終，終始二教並依地位漸次而成；四則為頓，不階等級，一念弗生即入覺地；五則為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為真俗互融，具足圓滿無礙法門。長者李通玄又別分為十時，始為小乘有教，為諸凡夫繫著世法以為實有，還將有法轡勒彼心；次言《般若》，破有明空；次言《解深密經》，和會空有，令其不滯一邊，不有、不空；次言《楞伽》，明假即真；次言《維摩》，即俗恒真；次言《法華》，引權歸實；次言《涅槃》，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次言《華嚴》，於剎那際通攝三世圓融，盡入一際；次言大乘，人天三乘雖是同聞，得益皆別，名共不共；次言華嚴會中，十方菩薩其來不同，共會說法，名不共共。如是教相，離析尤繁，然猶據教觀而判之，初不若近代寧師合禪教祕密而混言之也。寧師以諸乘經律論而祖摩騰，曰顯教輪；以瑜伽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而祖金剛智，曰密教輪；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而祖菩提達摩，曰心教輪。其言非不佳，而去佛之意益遠矣。判教諸師家異說，而人異論，其紛紜有如此者。嗚呼！為釋子之學者，不既難矣乎？然不敢以此而遽少之也。原其立教，皆為對機，機有不同，教亦多種。譬大醫王方便治疾，狀有實虛，鍼有補瀉，隨其所見，因時制之，苟執於一，為害滋甚。彼諸師者亦復如是，或遂以甲是乙非咎之，不已過乎？雖然，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吾儒且爾，予又不得不為學佛者懼也。今日師父遊方外，以教乘之不易，明將往

大叢林，從碩師而受其說，聞予頗究內典，求片言以為贈。予言贅矣，一真法性，本自圓明，其可以語言文字求之哉？予言贅矣。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佛之書，其藏有三，曰修多羅藏、曰毗尼藏、曰阿毗曇藏，此則華言所謂經、律、論者也。經則諸佛及菩薩、天僊皆可演說，論則諸賢聖僧皆可著撰，惟律非如來金口所宣則有所不可者，故自文殊以降，不敢贊一辭，逮於雙林入滅，結集成藏，而優波離尊者復口誦聖言十過，眾證無差，然後宣布，其慎重而不輕也蓋如此。然而中夏初未之聞也。自曇柯羅持《僧祇戒本》來洛陽，始知有律文。又至唐之澄照師作《戒疏》、《羯磨疏》諸書，而律學大傳於天下，謂之行事防非止惡之宗。真悟師起于宋慶曆間，復著《會正記》十二本，以弘澄照之旨。嗣真悟而興起者，則有大智師焉，復以《法華》開顯圓意，造《資持記》，雖與《會正》稍殊，亦無非推明澄照之說，而求合乎先佛之制。嗚呼！律學之難明也久矣，自非三師者出而恢弘之，其有不失靈山之遺教乎？有其人則有其政，又豈無望後來之法嗣乎？用明上人本諸暨楊氏子，素稱儒宦之族。自幼從叔父白石琪公遊四明，遂令捨家於慈谿崇福寺別江舟毓以為法孫。別江能窮法華三觀十乘之旨，歲為長期，率同袍三十人而暗誦之，得上人以為能繼其志，極愛之而弗忘。復命出湖心廣福寺，從師而受律文大義，所謂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眾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等文，皆欲習而通之。及典事之久，遷靈芝藏司之職。今年之春，與予胥會南京，其威儀之雅，問學之佳，既足以動人視聽，而遊戲篇翰亦皆清逸有可玩者。淨覺大師以碩望宿德為釋子所宗，亦以上人為法器，俾出世於菩提律寺。上人將還四明，徵予言以為贈。予謂律文大義有三師之述作在焉，毋事乎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而律主於戒，能戒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慧，是則戒者作佛之階梯、濟人之舟航也。可不務乎？律之義雖明，而所謂持犯開遮之說，誰復講而行之？為其徒者，亦可以永歎矣。上人年甚茂、志甚大，其進未易量也。幸勿安於卑近、惑於旁岐，恪然以三師之道自期，則異日律學之再興者，又安知不在于上人乎？亦在上人自勉之而已。予老且多病，率爾成文，殊無所發越，頗聞白石師內外之學兼備，蔚為時之名僧，上人幸即而問焉，其不斥予言為誕為謬則幸矣！

贈令儀藏主序

予聞佛書，一須彌山攝一四天下，一四天下共一日月，須彌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如是，乃至恒河沙不可算數之天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況震旦一國邪？日本在東海，同為震旦之國，又可分疆界之內外邪？此所以同慕真乘而至人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達摩氏自身毒西來，既至中夏，復示幻化，持隻履西歸。後八十六年，當推古女主之世。達摩復示化至其國，世子豐聰過和之片岡，達摩身為餒者，困臥道左。世子察其異，解衣衣之，已而入寂，遂藏焉。及啟棺，無所有，唯賜衣存。事與隻履西歸絕類，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爾。自時厥後，橘妃遣慧萼致金繒泛海來請，齊安國師卒，令義空比丘入東，其首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至覺阿之嗣佛海遠、道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駸駸向盛。原大法之蘗芽，實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範堂儀公，日本之人也，俗姓藤氏，修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閩抵浙，參叩尊宿，咨決法要。洪武癸丑冬，復來蔣山為侍者，尋遷掌藏史，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範堂以予頗究內典，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文句而去，謁予以徵贈言。予謂三藏靈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十八卷，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言。其刊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垂範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真顯正，覈偽摧邪，則謂之論。三者莫不具焉？範堂既司之矣，司之寧有不受持讀誦之乎？脫若以言演說之多，無踰於此也。如曰直指人心，片言已為餘賸，何在于博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非綴無以貫之；萬法散于事，非心無以攝之。假言以明心，挈其綱而舉其要，亦古人之甚拳拳者也。大抵人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無東西，一真無妄，充滿太虛，大周沙界、細入藐微，光輝洞達，皆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一念萬年，何今？何古？寂然不動，誰佛？誰生？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可形容也。達摩氏之所傳，其大旨不過如是而已。範堂遍參諸方，諸方尊宿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曾有不自寶祕而昌言若斯者乎？予見範堂向道之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肇興于日本者，稍著見焉，而末復申之。以此者，衛法之事嚴，而利物之心急也。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是言也。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奧，慕真乘則盪名相之麤跡，二者得兼，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責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難其人，凡有關於

文辭之事，頗資之以達務，非熟采竺墳，旁通孔籍，未易以致之。苟能從事于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將自此而升矣。其任之重，不亦宜乎！會稽璞原師，其名為德[王*雲]，幼學浮圖法於諸林院，長游大方，遂干善世禪寺充內記之任。善世為海內僧伽所宗，龍象之所經，瓶錫之所聚，揮汗成雨，張袂成帷，一時號為極盛。璞原非惟稱其職，兼能近取遠攬，深涵淺受，而其學益進於前。一旦將還東海之上，與璞原游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為聲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世之學者夥矣，溺文學者則局促經畬，馳騁藝苑，其流必外騖而忘返；沈苦空者則措情高遠，游志疏曠，其流必內躁而失守。所以皆倀倀他適，不知正塗之從。有若璞原，其知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歟？處乎世間，不著世間，如環之無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用者歟？循序而上，此焉發軔，他時出世為人，其知所自重者歟？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冊麤嘗披閱，三藏玄文頗亦玩索，負誇多鬥靡之病，無抽關啟鑰之要，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銷鬻之，於是天光駿發，靈景自融，方知儀曹之云為漸門者設。璞原春秋甚富，宜達圓頓之旨，尚思得魚兔而忘筌蹄歟？白雲悅公時碩德也，身居巖壑，名聞禁闕，璞原嘗師事而親炙之，當以予言盾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為璞原告也。

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之所蓋纏，沉冥於欲塗，顛倒於暗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重山密林之中，木茹澗飲，絕去外緣，而直趨一真之境，水漂麥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馴熟，忽然頓悟，大地山河咸作碧琉璃色。能如是，不可謂無所證入，然恐墮於空寂，未敢自信，又必擔簦裹糧，不遠數百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觸如短兵相接，失眼之頃輒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藏於密，如護明珠，須臾不敢忘去。然而修多羅藏，其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之為賸語耶？又必出司藏鑰，晝夜研窮之，而畢知其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既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級之不紊，功用之甚，嚴乃如此，奈之何今之執法柄者，或不能皆然也。余方為之浩歎不止，有若季芳上人，其蓋有以起余者哉！季芳名道聯，鄞人也。幼讀儒書，窮理命之學，長依薦巖羲公修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于淨覺禪師。矩度雍容，進退咸有恒則，蓋溫然如玉者也。叢林之中咸器重之，或挽其為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

二分之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己而已矣。」嗚呼！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使之主一剎而領四眾焉，何不可者？而乃退然不居，則夫不及季芳而奔競欲得者為難言矣。季芳行哉，臨濟之子孫多有隱於鄮山鄞水之間，季芳尚即而求之，探古佛之真如，繙諸經之妙義，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剎諸名山當有遲吾季芳來說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矣。季芳行哉！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於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乏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煙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于中矣乎！天淵名清濬，台之黃巖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雷峰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為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沖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啟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為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歎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于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圖氏也，浮圖之法以天地萬物為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為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為象為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詠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含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明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融其麤濁，振拔其精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戛戛乎其難矣。為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真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雨雹為之交馳；疑網既祛，星月為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菩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譽流於四方，純行信於四眾。且以見聞未溥，踐履或礙，汎東大洋海而睹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巖而詢應真示現之方，波濤舂撞皆談苦空，林木蔥蒨各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既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肥甘，足以斲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歎哉！有如定岩，摶心為道，如孤雲野鶴，弗為世氛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為無人而不芳。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于定岩徵之也。定岩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岩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顧文逋之叢沓，兼羈思之繽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送允師省母序

人之生，天賦之以性，父母遺之以體，德莫大焉。故雖尊有天下，不敢不事天；德為聖賢，不敢不事親。以是身非我有，實天與親畀之也。夫吾之身既有所本，則凡吾所為者，豈我之能為哉？實天與親之所命，而我行之耳，安可忘所自而不察乎？古之少恩者，雖如申、韓、商、鄧著書，排擊堯、舜、孔子之道，且不敢遺其親，況於佛氏以慈仁為教者乎？故棄其親者，非佛氏之意，愚者失之耳。是以佛氏有報恩之經，稱父母恩甚至，而昔之賢者，若陳尊宿之流，多能盡於子道；近世之稱名浮圖者，亦未有不孝其親者也。今　上初立極，猶恐愚者未察，詔浮圖各拜其親，定著為律，於是習俗為之復美。天台迪中允師，浮圖之秀者，違親而從師於外十餘年矣。今歲至京師，戚然念親不置，將別其徒而歸省，謁余求序，以道其所欲行之意。迪中通內典，攻書而能詩，其於事親固無庸告之，然四方之學佛氏亦有久違其親者乎？聞迪中之風而慕效者，必名浮圖也。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彝之正理，與儒道而並用。是故《四十二章》，有最神之訓；《大報恩》中，有孝親之戒。蓋形非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篤報本反始之誠，外此而求，離道逾遠。清源上人，曩自蚤歲即豔空門，剃落於鳳凰之峰，典藏於雙檮之剎，無微不探，有顯皆窮。繼出世於龍華，俄分座於天界，宜了苦空之相，庶盡有漏之因。蓼莪忽詠，陟屺成思，瞻巖雲之易孤，歎春暉之莫報。癡鈍翁之寄像，終亦何心；陳尊宿之編蒲，願終其志。於是儒門席上之珍、法苑同袍之彥，察其誠慤，各繫聲歌，且徵題於首簡，用攄發其中情。昔者柳州刺史投分濬師，及覲省於淮南，法鄭商之先犒，屬為文采，烜著叢林。顧予末學，焉敢效顰？然而見善不揚，非君子之操；澆俗弗勵，豈達賢之為？有若上人歷抵大方，期于深詣，其欲明心見性者歟？雖嘗絕學，不廢明倫，其知反始報本者歟？契經最神之訓，如來孝親之戒，其能服行而弗悖者歟？魯典竺墳，本一塗轍，或者岐而二之，失則甚矣。自慚蹇[仁-二+(產-文+(立-一))]，馳逐章逢，知本跡之不殊，思內外之兩盡，嘉斯篤行，吻合道謨，聿增名教之重，不昧原本之義，表而出之，以為世觀焉爾？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八

(宣城居士徐日晉、男徐鏞，施貲共刻

護法錄第八卷　計字八千五百九十一箇，

該銀四兩七錢零一分。

江陰釋在琳對，句容潘省耕書，江右陳叔道刻。

天啟辛酉元年春四徑山化城寺識)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九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誥

西天僧撒哈咱失里授善世禪師誥

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為善，所以其教肇興於西方，東流於震旦。歷代以來，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不歸依而信禮之，其來非一日矣。欲使其闡揚正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曷稱茲任？爾撒哈咱失里，生於西域，樂嗜佛乘，纏結頓空，冥心契道。邇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衝大磧之埃氛，度流沙之莽蒼，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朕嘉其遠誠，特加以善世禪師之號。爾尚靈承佛敕，救濟群生冥頑而怙惡者，爾推報應之說以導之；貪嗔而敗事者，爾舉恬寂之行以啟之。庶幾符能仁之本？願協大道之至中，則子一人爾。嘉爾其懋哉！

和林國師朵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浮圖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眾之繁，剎寺之廣，不設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援選良材，用符善道，爾朵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生鄰佛土，尊禮碩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之教，孰謂非宜？今特命爾為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尚精勤弗怠，蚤夜孜孜，體如來之願力，化導有情，頑者繩之為良、惡者禦之為善，其與具生吉祥相為表裏，共闡正宗，庶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洪武實錄七年十一月甲子，詔以西竺僧班的達撒哈咱失里為善世禪師，朵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為都綱副禪師，御製誥賜之。高皇帝御製集有授善世禪師詔云：特加爾具生吉祥善世禪師，更加朵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為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相為表裏。而文憲都綱禪師誥亦云與具生吉祥相為表裏，然則具生吉祥即撒哈咱失里，蓋華梵之異也，筆以俟考。

贊

血書華嚴經贊(有序)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為尊勝。欲爇松為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煅汞為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燿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椎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為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為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眾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聖壽禪居，昔者樂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為紙，以骨為筆，以血為墨，願書一偈，況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為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剎土中一切眾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爇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為寶網，遍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為無量，無量亦為一，重重無有盡，是為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祕藏，上人出身血，嚴飾書此經。於一一滴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師子座。於一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遍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

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亡，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為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為替，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啟。

(新都謝陛跋曰：蘇州半塘寺有法寶二，一為善繼上人血書《華嚴》大經、一為雉兒塔上人血書經後我　明宋文憲公序之讚之。據序，乃知上人永明師後身，而文憲公前身也。永明師直超極樂，轉度娑婆西方一大菩薩。文憲公黼黻　皇猷，宣揚聖諦，東土一大宰官。上人從永明師二轉而書此經，再轉而終此卷。其入母夢時，不曰善繼而竟曰延壽，蓋挈前因以徵後果，共一大事因緣，文憲公豈作誑語乎？余一再瞻仰此經，毋論筆鋒遒勁，行款清勻，自始至終不見一毫怠墮相，而血光融瑩，漸變金光，非永明師一轉後身而能然乎？文憲公序則事昭、贊則義了，書復標解，非永明師再轉後身而能然乎？二百三十餘年，寺運式微，萬曆丙戌，汪司馬公遊吳，頂禮瞻仰，嘆為希有。尋憩焦山，宗人汪子建以寺僧來，願以是經權寄肇林精舍，暫藉宰官護持。司馬告之，且命其弟仲嘉與約，他日寺僧稍能興復，仍復歸其原函。寺僧亦以雉兒塔寄王居士半偈菴。萬曆壬寅，曇旭比丘有緣吾土，而寺僧孫徒明德有願還經，一時宰官、居士、開士等並贊成其勝，移書仲嘉，仲嘉謹如約。此經既還，塔亦歸附，十六年間，彈指去來，楚人之弓、延津之劍，豈可思議哉！檢文憲公集稍差數字，在集乃公定本，在經乃公的筆，集稱幻滅，當是善繼上人別號，而聖壽禪居或半塘寺中藏經所耳，茲並識之。右謝陛少連跋載此經去來事甚詳，第云：永明師一轉為善繼，再轉為文憲，以文憲為善繼後身，誤也。按文憲為永明後身，見此經序讚及永明像讚中。而善繼之為永明與文憲之為善繼，則未知何據也。文憲序讚載其門人李耑、鄭淵所刻潛溪後集中。蓋文憲未入　國朝之作，而善繼寫經始於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成於次年丙午，文憲生於元至大庚戌，計是時五十有七年矣。序云：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文憲殆親見善繼者，安得為善繼後身乎？三世去來，如屈信臂不可思議，然以應身信之，則後先歷然，謝氏之訛，不可不訂也。丙辰冬　十月，過半塘，瞻禮是經，因志其後，錢謙益記。)

重刻金剛般若尊經序贊

三界大師所說般若蓋非一種，而《金剛般若》尤為明心之要。《金剛般若》多至五千餘言，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言又為一經之要。九言之中，而菩提二字復盡攝其義。蓋菩提者，覺也。佛則能覺，眾生則迷也。此經拳拳勸誘，欲眾生去迷而就覺爾。比丘弘暢

孳孳向道，其心堅如鐵石。近獲吳興趙魏公孟頫所書是經刻本，以閩中未之見也，特歸重刻之，乃來求贊，以廣流通。贊曰：

金剛大願海，普覺於一切。眾生正昏迷，夜行大澤中，冥冥無所睹，了不辨南北，坑阱在左右，蛇虺復橫縱，軀命不自保，喪壞在俄頃。忽遇紅日輪，赫然出東方，萬象都照了，細可分毫毛，四維及上下，無往不洞達。是經之化導，功德亦如是。比丘最善巧，嗜道如嗜利，鍥刻行閩粵，見者起信心。經如大火聚，威燄照天赤，眾生妄想心，見之作灰燼。經如四大海，中墨萬舟楫，眾生沈溺者，濟之升彼岸。經如香積廚，珍膳咸充足，眾生飢虛者，聞香悉飽滿。推類而言之，更僕莫能盡，佛法難度量，贊歎輒成妄。返觀自性中，各有金剛王，與佛本一同，慎無輕棄者。

金剛經靈異贊（有序）

杭州周縉頗知書，聚二三童子講習市中，日誦《金剛經》甚謹。童子閔生觸翻佛前燈油染於經，杭之民俗，凡經像弊汙，輒投濤江，縉因束以紅燄，倣其俗行之，時元之大德庚子也。越三年癸卯，經忽還於舊所，半為潮沙所裹，而紅燄如故。縉驚喜，與吳門僧儉拂去沙塵，其粘綴者逐番分析之，遍請叢林開士題識左方。後八十一年，當　國朝洪武庚申，經入沙門宥悌之手，復重加裝[示*虎]，即南屏山中請濂說贊。贊曰：

至誠動物，靡間毛髮，此感彼應，如磁引鍼。況乎契經，世雄所說，至心受持，昭答如響。昔周氏子，朝夕嚴事，經有染汙，投諸江潮。閱三春秋，忽返元所，經實紙成，難同鐵石，非金剛力，焉能不壞？經無羽足，不能飛行，非金剛力，誰挾而至？由此而觀，佛語所至，百神訶衛，無能捐者。然而此經，觚翰所假，雖載佛言，靈從何起？世之法藏，所模經文，充棟汗牛，未聞皆驗。應知萬法，實本一心，由心誠故，而經應之。心靈經靈，理無疑者。是知此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神通妙用，一一具足，不假外求。有能精進，入在上乘，證妙覺位，亦無留難。今因贊經，推而達之，欲作佛者，此心即是。善思念之，慎毋退轉。

新刻法華經敘贊（有序）

蘭溪天真禪師竺源遠公發真正心，務欲流通大法，請故翰林侍講學士陳公達繕書《法華經》七卷，鍥諸文梓，歷三年始成，復不憚溽暑竭蹶，來青蘿山中俾余作贊。惟此法華經王，乃三界大師第五時

所說，凡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蓋前四時之所開演，若華嚴則犄妙適均，若鹿苑則純犄無妙，若方等則為犄者三、為妙者一，若以般若較於方等，減去一犄，而其妙正同，度門雖弘，皆未能遍收群機，唯至法華開權顯實，而使藏、通、別三者咸歸一乘，所謂純圓獨妙者也。嗚呼！世尊五十年間說大乘經，諸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者，其尚有加於此歟？書寫而刊布之，宜也。斯贊之所由作，其辭曰：

維妙法華，經中之王，如山宗岱，猶河趨海。其義云何？大寂定場，獨一乘法，無二無三。天真比丘，徵彼哲士，假觚翰林，寫卷凡七。其初肇自，片言之微，漸成文句，遂析品第。中間無算，塵沙點畫，縱橫順逆，左右鉤連，諸變幻事，一一皆從，三千性相，熾然出現，若正若依，以及假名，攝歸一妙，無餘欠者。虛空有盡，而此功德，歷劫無盡。法界眾生，與佛真身，本來不異。雞號而興，至於日沒，擾擾前塵，分別影事，妄勝真迷，不自覺知，入生死輪。如來哀愍，以方便故，說大乘法。蘇迷盧山，廣博高勝，或可挾持，此修多羅，未易得聞。乾闥婆城，日高則隱，或可控搏，此修多羅，未易得聞。優曇缽華，千年一現，或可獲睹，此修多羅，未易得聞。我今讚揚，實本佛言，初非誑語。諸有情眾，生希有想、生難遇想、生精進想，或於其間，領解義趣，不昧一心。相由是空，法由是假，中體絕待，三一圓融。修性冥泯，大光普照，明了無礙，彈指之間，證無上慧。

洪武十三年夏五月五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景濂撰

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善世禪師薩訶拶釋理，自天竺來東土，敷宣正法，化導諸有情眾。近依契經，開演八支了義淨戒，分別事、理二犯，事犯易遮，理犯難制，於是推致其極，使人咸知法性本空，初無證修，斷常不立，真妄雙泯，佛之大戒，蓋無踰於此矣。禪師既已著為儀文，命其弟子智光譯為華言，以廣流通，而請金華宋濂為之序，濂遂合爪作禮而說贊曰：

我聞波羅提木叉，二百五十為防止，於中各具四威儀，合為一千無剩欠。過去見在及未來，循環終始至三千。若以三千攝眾義，分配身口七支間，漸成二萬一千數，對治三毒諸惡業，大無不統小無遺。輾轉八萬四千門，法門高深固難測，終不能違事理外。事戒為緣通萬境，乃於別別無因果，據行凌犯即制伏，是則名為

別解脫。理戒由其斷惑故，道性虛通隨類遣，不隨緣別起纏縛，是則名為正解脫。西天佛子最善巧，開演八戒度眾生，重輕利鈍盡包羅，內外無為亦如是。法門雖多趨則一，此謂持簡以御煩，有能被此護命鎧，魔軍雖強不敢侵。三學殊塗戒為首，由戒生定以至慧，願入毘盧大道場，一念不生成正覺。

寫經為像及血書心經贊(有序)

無授上士請能細書者寫經，成觀音大士像，復出指端血書《心經》於像後，來請余贊。贊曰：

法門之相，有總有別，真身為佛，佛說為經。經屬於法，佛乃屬人，人法二相，了不相即。今因寫經，以成佛身，縱橫曲折，無非經者。小如沙塵，中含法界，可喻總相。復刺鮮丹，重書契經，願力所致，如黃金色。大雖徑寸，視等針鋒，可喻別相。總別雖異，其理則一。由是觀之，佛法廣大，無所不攝，即別即總，非別非總。上士於此，忽然證得，展卷之間，不見有經，經且不有，而況於佛？乃知妙用，在吾一心，與經與佛，三無差別。善思念之，我說非妄。

觀音大士觀瀑像贊

南贍部洲，東新羅國，有一苾芻，號曰靈困，以三昧力，於一毫端，現大士相。其相云何？寶冠華[髟/爾]，素衣繽繙，翹足而坐，於崖石間。其崖東邊，有一石陜，陜中有水，下注無際。其水微妙，如娑羅林，自根而莖，自莖而條，前後相續，無間斷者。大士旁睨，容顏端嚴，舉手指水，不喜不慍。沙門似杞，具大辯才，睹是相已，五體投地，而作是言：「水之怒者，無如流瀑，飛空直下，其長或至，一千餘仞，或至三萬，及無算數。鬥巖射壑，晝夜六時，無有暫捨，雖神鬼眾，聞其音聲，亦生怖畏。譬諸眾生曠大劫來，以迄今茲，無明所覆，造諸惡業，火性所激，觸山抵石，以至殞命，肝腦塗地。方其怒時，盡十方界，日月星宿、霞電雲露，盡十方界，山林墳衍、草木鳥獸，盡十方界，州邑樓閣、民人聚落，了無所見。以何因緣？怒所激故。怒火所爇，有明皆喪。大士所指，因水以喻，明覺真性，慈憫方便，最為第一。」爾時於越，有一長者，鄔波索迦，聞沙門言，瞻仰讚嘆：「善哉！善哉！沙門當知，不識水性，因石而怒？為復石怒，緣水乃見？或水石中，各有怒性？謂水之性，其怒因石，怒在水外，水性無怒，長江鼓濤，懷山蕩陸，其勢可怖，非

關於石。謂石之性，其怒因水，怒在石外，石性無怒，懸崖下崩，飛電擊丸，聲聞百里，非關於水。謂水與石，各有怒性，一鱗不生，倒含太虛，內外若鏡，不見有怒，屹立弗磨，苔蝕蘚封，萬古如一，怒從何起？沙門當知，法界無邊，空為本性，性中本空，中實非空，萬物盪摩，展轉成妄。如水流躍，非水之性，舍彼二者，欲求水性，了不可得。如石裂霣，非石之性，舍彼二者，欲求石性，亦不可得。如是思惟，微塵國土、山河大地，或淨、或垢，皆吾法身。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夜叉、羅剎，有情、無情，皆吾法性。性中所具，不遺一物，一物不留。法界眾生，無明煩惱，即是如來，正遍知覺。善思念之，此乃大士，因水以喻，明覺真性。」沙門聞我，所說妙法，驩喜踊躍，異口同音，共說無上，伽陀章句：

稽首毘盧華藏海，無量光明遍一切，本來清淨無染著，凡夫逐妄以迷真。有如空裏本無華，空裏華生由眼翳，華生華滅剎那間，空相如如元不動。願憑大士般若力，脫此八萬塵勞門，縱如瀑流千萬變，轉物不為物所轉。矧茲幻象出豪端，境相了知非實有，因非實有悟真空，即證如來大圓智。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有序)

梵稱阿縛盧枳伐羅，唐言觀世音也。其觀世音菩薩與南閻浮提眾生有大因緣，凡眾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莊嚴妙相。永嘉林一清為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參禮，用清淨毫畫東大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見天人相，翹其一足，坐彼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鎧，駢立於左。善財童子乘蓮葉舟，合爪遙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杳漫。其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咸秩。觀者動容，如親見菩薩於補陁洛迦山也。比丘似桂，乃孚中信公之上足也，耽嗜般若，如飲醍醐。以濂信嚮佛乘，持像請贊。濂觀一清運筆，皆有所表見，非徒為虛飾而已。中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眾生故；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擊道存，不以像視像，而以法視像。瞻禮之頃，三十七道品一時證入，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降伏，則畫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為無所助也。胡跪作禮而說贊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現於一切，尋聲救我眾生苦，是則名為觀世音。大東瀛海洛迦山，岩洞時時發光彩，示以澎湃海潮音，或因

音聲而入者，即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寶相毫端現，翹足而坐衣褊褶，慈容顒顒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藏。善財南詢虔作禮，腳踏蓮華以為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為法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遍十方，胎卵濕化皆含攝，以至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髮不可得。願執須彌以為毫，舒卷六合以為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眾生眼皆見。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千劫罪悉消除，不許役役從外求，一彈指頃皆究竟。

吳道玄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頓超塵沙界，吳生縱善畫，徒能具凡體。我假六神通，欲寫光明藏，須彌以為筆，太虛以為紙，經歷無量劫，但成一隻眼。此眼若開時，十方俱照了，一塵一沙中，有皆觀自在。

魚籃觀音像贊(有序)

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陝右金沙灘上有美豔女子，挈籃鬻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辭曰：「一身豈堪配眾夫邪？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唯馬氏子能，女令具禮成婚，入門，女即死，死即糜爛立盡，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啟藏觀之，唯黃金鎖子骨存焉。僧曰：「此觀音示現以化汝耳。」言訖飛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經者。烏傷劉某，命括人吳福用金碧畫成一幀，月旦十五日，展而謁焉，請余序其事。序已繫之贊曰：

惟我大士，慈憫眾生，耽著五欲，不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姝麗，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剎那間，遽爾變壞。昔如紅蓮，芳豔襲人，今則臭腐，蟲蛆流蝕。世間諸色，本屬空假，眾生愚癡，謂假為真。類蛾赴燈，飛逐弗已，不至隕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無媸無妍，誰能破壞？大士之靈，如月在天，不分淨穢，普皆照了。凡歸依者，得大饒益，願即同歸，薩婆若海。

童真觀音像贊(有序)

金華何牖德輝獲陽翟吳道玄所畫童真觀音像，乃五臺山碑，本以蓮葉為裀蓋，而十蓮華圍繞之，用表本跡十妙不二門，覽者因相生悟，而法華之微旨具見於斯。然其運思精深，措筆遒勁，真殊勝之事也。德輝將重刻寘於智者壽聖禪寺，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為作贊曰：

我觀大士相，示現一切法，不坐七寶床，唯藉蓮華葉。蓮葉生水中，清淨無染著，華身與佛身，畢竟同一體。如來所說法，取喻此最切，本跡十妙門，不見有二相。若從有眼觀，見華不見佛，一顯而一隱，見精不忘故。或逢無目人，華佛一時現，非見卻成見，功德難思議。佛身遍法界，是華亦復然，華佛二俱泯，定得大自在。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惟觀世音，誓救群迷，現不實相，變滅斯須。破凡夫執，返乎物初，一真所攝，萬境自如。

惟靈照女，入不思議，以般若種，得方便智。聚首而談，無非實際，至今靈光，照乎天地。

龍眠居士畫十八應真相贊

第一尊者，張拱立海牛脊，絕流而過。
指海為地，截斷眾流，尚不見水，何所覓牛？
第二尊者，溯風立飛濤中，足踏缽多羅。
手提大地，靡物弗舉，只一盂間，收盡海水。
第三尊者，乘巴且葉，傲睨太空，水珠亂濺葉尤上。
何分水陸？即海是路，未入水時，一葉已度。
第四尊者，與前尊者共泛蕉葉，一沙彌荷橐隨後，跼步殊甚。
天上地下，獨立無偶，沙彌何人？乃躡其後。
第五尊者，坐綵帨中，雪眉垂兩肩，四海鬼獰，甚舁之行。
長眉垂肩，不來不去，任爾東西，弗離故處。
第六尊者，橫杖在腕，有大黿負，而西黿半隱水中。
杖挑須彌，目鑠日月，愍諸有情，證龜成鰲。
第七尊者，瞪目東望，口噓氣成雲，雲中現七成塔景。
無縫寶塔，不因外見，優缽曇華，千年一現。
第八尊者，玩塔景微笑，一王孫持果獻之。
景固非真，塔亦是假，一笑之餘，語默雙捨。

第九尊者，氣貌甚偉，杖錫衝衝行，足下寶珠輪有光，炫燿如火。
平視四極，一杖指定，足下寶珠，圓光交映。
第十尊者，騎海魚，魚鼓鬣而逝，有洋洋自適意。
乘魚而來，我未嘗乘，青山過雨，白雲如蒸。
第十一尊者，布杖于海，赤足躡之，杖如龍，悠悠西奔。
汝杖猶龍，游戲海中，一息萬里，不假寸風。
第十二尊者，左手擎梵鉢，噬脣仰視，小龍蜿蜒自南來，昂首作奮勢。
真龍出現，風雲應符，雨大法雨，普活焦枯。
第十三尊者，踞崖石坐，左攬衣，右舒指指空，若有所示。
一指之下，領納大千，真如境界，不分中邊。
第十四尊者，手執脩多羅，欲讀未讀，回顧鄰坐者。
佛尚不有，何況於言？無水起波，中復駕船。
第十五尊者，側耳聽經，神觀清淨，如在禪定時。
經從耳入，當以目聽，耳目兩忘，非動非定。
第十六尊者，騎鹿行山，檜柏蕭森，陰颸翛翛吹衣。
騎鹿而行，何曾移步？欲問西來，笑指庭樹。
第十七尊者，跨斑文虎，手持降魔法杵，過前巖，巖下雜華如畫。
為無怖畏，全提宗印，大吼一聲，萬山皆震。
第十八尊者，藉草趺坐，作入定相，白毫光宛轉起兩眉間。
瞑目而坐，心同太虛，一塵不立，無欠無餘。

十八大阿羅漢贊(有序)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真像求予贊。予謂應真何待贊？有贊則贅矣。東山迫之甚，因為說偈，其詞曰：

惟諸應真，度嶺涉海，各騁神通，作此戲劇。騎魚駕黿，乘蘆履鉢，遊行自在，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最可怖愕。噓氣成塔，諸狡獪事，不一而足。我問應真，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應真漠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諸應真像，一一現前，何不我答？諦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一心。如良畫師，妍媸短長，縱橫圓方，一濡毫間，無所不有，雖駭人目，終非真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輾轉成妄。觀此卷者，願空諸心，心空法空，必定見佛。

達摩大師贊(有序)

括蒼吳福平川，以善畫名叢林間。龍門海公請寫初祖圓覺大師真像，威德如生，觀者聳然起敬。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為之造贊，而國子博士鄭君仲舒書之。贊曰：

系傳香至，法證圓真，闢六宗之異戶，歸甘露之一門。操智慧刀，斬纏蔽之枝葉；裂煩惱網，見清淨之本根。重冥穩泛，已歷三年之久；少林壁觀，竟忘九載之勒。流支屢毒而甘之如蜜，蔥嶺游行而歿兮若存。精明焜煌乎日月，氣宇函蓋乎乾坤。此所以一華五葉之記，遍周沙界而大法彌尊也邪！

高峰妙禪師像贊

目光凝定，爍破大千，戒體圓明，直探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關，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有序)

禪師諱延壽，字沖玄，餘杭王氏子也。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大弘法眼正宗，華夷尊慕座下，弟子至二千人。淨慈禪寺藏其遺像，雖多歷年所，儼若生存。會濂過錢塘，其住持同庵簡公以像求贊，濂因造之，而請同庵繕書其上。贊曰：

我聞智覺大導師，進修精明無與等，誦經群羊來跪聽，習定鳥巢衣襵中。一旦撥開光明藏，際天蟠地悉開朗，如揭日月照群迷，無有擿埴索塗者。諸法盡從緣生滅，此實佛語非我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庶幾不為識神惑？因病發藥此為最，何翅藥王奪命丹？四性寂然本不生，三知廣喻益親切，有如慈母於赤子，煦嫗護持不少忘。性相二宗互矛盾，有礙如來正法輪，更相質難辨異同，折以一心歸覺路。譬猶欲適長安者，道塗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東，及其至處見不別。呼為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照了。道高非特被真丹，海外之邦尤企豔，金絲伽黎及澡瓶，遣使來施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蒲庵禪師畫像贊

蒲菴禪師，豫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取易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同袍恭肅翁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至，走雙徑謁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鶻落兔走，不閒一

髮，法喜深然之，留司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修西方淨土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浙省左丞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會稽山中。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闐遼夐，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次舉行，瓶錫翩翩來萃，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寺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思親也。自時厥後，鄞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戍軍營，子女獿雜，其褻穢尤甚。師言於帥，閫移其屯，斥群奴汛掃，建治其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靈隱。適有　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洎建大會鍾山，師奉　敕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咸有警云。師敏朗淵毅，非惟克修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為不及。其推師者，李諭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為住持，假文辭為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張公翥見諸觚翰間者，獎予為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鍠嘗畫師像求予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之以辭者，將以勵夫人人也。辭曰：

大法如如，流於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據蓮花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耳聾，聾極而聰，至聞蟻戰。祇為圓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廢學功。妄滅方真，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不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缽曇花，卻見海濱。有典必行，無墜弗舉。鍾魚互答，笠鞋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為淨，載揚清芬。有峰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啟。聲華遠揚，達于
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饌禁中，恩遇優渥。四眾傾仰，秋空孤鶚，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春飆揚，鬼神晝馳。人爭傳寶，如襲芳茝，師笑受之，吾游戲耳。內外兩充，如師幾人？闇室非燈，曷昭群昏？學徒歃豔，丹青肖 像，我作贊詞，毋住于相。

按復見心，豐城縣西王氏子，至正二年丙子，祝髮于本縣西方寺。洪武八年，行腳至天界寺。十五年，除授僧錄，司左覺義。十六年，欽發鳳陽府槎芽山圓通院修寺住坐。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府捕獲胡黨，僧智聰供稱胡丞相謀舉事，時隨泐季潭長老及復見心等往來胡府，復見心坐凌遲死，時年七十三歲。泐季潭欽蒙免死，著做散僧事，見清教錄甚詳，野史稱復見心應制，詩有殊域字觸　上怒，賜死，遂立化於階下，不根甚矣。田汝成

《西湖志》餘載見心臨刑，道其師訢笑隱語，　上逮笑隱而釋之，尤為傅會。笑隱入滅于至正四年，而為之弟子者宗泐也，來復未嘗師笑隱，野史之傳訛，可笑如此。

全室禪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撾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
詔陞京剎，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
萬乘之尊。雲漢昭回，
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　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為十方禪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全室禪師，台之臨海人，名宗泐，字季潭。八歲從天竺笑隱訢公學佛，十四薙髮，二十受具。洪武四年，住徑山，以西白禪師金公薦，應召稱　旨。五年，命住天界。丁巳，奉使西域。十五年，還朝，開僧錄司，授右街善世。以胡黨獲譴，著住鳳陽槎峰建寺。十九年，取歸天界。廿四年，復領右街善世。居無何，以老賜歸槎峰渡江，示寂于江浦之石佛寺，詳見比丘心泰塔銘。

約之禪師畫像贊

龐蔚之姿，宏辯之才。一衲二十年，脅不沾席；談玄八萬偈，舌若驚雷。崖樹重榮，兆法門之復振；塔光呈瑞，疑古佛之再來。炯炯乎眼光閃鑠，沈沈乎氣宇弘恢，颯颯乎九江風動，澄澄乎玉几天開。蓋真超於實際，斯不染於纖埃。彼自安於部婁，曾莫陟其崔嵬。倘於斯而觀感，庶立懦而興頹。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尚既入滅，其得法弟子大禪安公思慕之弗置，乃繪其像來求予贊。贊曰：
樹般若幡，有舌如霆，當空一震，百蟄咸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蓮華，臨風自笑。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眼光閃鑠，如秋隼之橫寥廓也。威鋒峭崿，猶於菟之踞叢薄也。文彩彰灼，藻火施而江漢濯也。正令揮霍，春雷霆而撒霰雹也。縈然而若有著也，悠然而無所泊也，洸然而不可度也，沈然而堪任其託也。是無忝佛智之孫、廣智之子，超然而頓覺者也。

般若松贊(有序)

千岩大師於元泰定之冬度濤江而來，憩止烏傷伏龍山，山有龍壽寺廢基，大師遂縛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遂化瓦礫之區為伽藍，松亦寢長柝為二榦，詰曲糾蟠，如虯龍夭矯，勢欲飛動。至正丁酉春，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物，其有知興衰死生之意者哉！後植松五十一年，為　國朝洪武丁巳，住山龍門海公同大師之上首良杞請吳興林君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因稽大師之言，以般若號之，且為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曰：

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青松手植，用表真乘。觀爾榮悴，以占廢興，有聲四達，播德維馨。為法來者，霧滃雲蒸，樓閣頓現，儼如化城。松亦有知，森勁摩冥，夭矯欲奮，虯龍騫騰。孰謂卉木，本乎無情？有感斯應，壹出乎誠。惟誠之至，通神致靈，勗爾龍象，慎毋敢攖。視松如師，是儀？是刑？天高月白，風度成聲，恍如演法，誨言初聆。太史作贊，勒於岩扃，百世之下，庶幾可徵。

其年五月五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撰

觀音石贊

虎林翁君祥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士妙嚴寶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蓋大士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眾生，大則示化真身於補怛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一石，不假人為，自然天造，無非自慈愍中發現。祥卿因請濂作贊，以顯神功，以示闡提生我慢者。贊曰：

玄黃既肇分，白石即受質，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千劫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劫初與劫終，常居寂光上。石本無情物，其頑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微塵剎土中，塵塵皆是佛，有情與無情，本來同一體。諸佛亦無數，動曰那由他，云何圓通佛，獨此示神變？圓通於支那，夙有大因緣，所以不會捨，如母之憶子。如來談諸相，皆是虛妄集，云何自著相？曷以釋迷網？由相以悟性，正如指指月，見月指則忘，寧有繫執故。以此四者

觀，唯知佛願弘，聖凡盡融攝，調御菩提心。假石顯靈異，超出思慮表，既非圖繪力，又匪鐫勒功。幻成妙嚴相，七寶作瓔珞，瞑目結跏坐，正以慈愍故。用警闡提者，徒爾增怠慢，當知神通力，乃復有斯事。始悔未見時，口出不淨語，如仰首唾天，唾還著面故。愚癡誠可念，寧忍加斥逐？我願大地人，無不知三依。見石非見石，見佛亦非佛，但見無量光，各自心中發。遍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銘

大慈山虎跑泉銘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鬱盤，縛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徼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為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腳」之句，蓋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阪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臨濟玄、趙州諗、南泉願、巖頭豁、雪峰存，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嗚呼！拔劍刺，山水為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　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巖戒，有道之士也，亟要濂觀泉，且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咒，久之，泉鬻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勢，濂心異之，定巖遂來謁銘。銘曰：

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氣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泠，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為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既留止，化泉為雨，式沛且滂，潤於千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群生依之，為正法幢。命世大才，猶能類象，來游來咨，如山答響。代祀雖邈，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尚被餘輝。我於世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珠琲。擾擾征驂，風埃渺瀰，有素者衣，化而為緇。願挹寸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狻猊作冠被于背，副以黃金神武鎧，匡衛正法億萬載。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有序)

皇明洪武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杭之淨慈報恩禪寺住持夷簡重治鐘樓成，復聚銅二萬觔，鑄鉅鐘懸之，用物甚弘，皆比丘安靜、善立化斂所致，夷簡請為銘，與鐘相為無極。銘曰：

南屏之山，中有梵宮，新作鉅鐘，聲震太空。一音普被，如佛住世，乘戒圓融，勝劣無滯。人天龍鬼，莫不能聞，所說既泯，始顯本真。昔觀世音，由聞而證，圓通三昧，廓然正定。矧其神功，闔闢化衡，攝其陰趣，升為陽明。聞聲而覺，覺我元性，我性本空，執覺亦病。今三大士，成斯勝因，以考以擊，以警昏昕。天光發舒，化佛湧出，我鐘熾然，共宣妙法。

惠香寺新鑄銅鐘銘

浦陽有大蘭若在白麟溪之濱者，曰香嚴。創建於東晉時，年代遼邈，所鑄之鐘，或成、或壞，不能盡知。其可知者，宋寶元間，繼隆大師實為之隆，嘗走汴京，得中宮賜銅為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則力相其事，至慶曆甲申鐘始成。越七十有八年，睦寇至，燬焉，時宣和辛丑之春二月也。普照大師子文即帥其眾而繼為之，至甲辰冬十月，鐘復成。越二百三十年，寺災，鐘又毀焉。則今至正癸巳之秋八月六日也，沙門普照與同流六十有二人，謀曰：「成壞之相，勢常相因。而鐘者，所以警昏昕，昭法度，祛障蔽也，吾等不可以不亟圖。」遂走告里之善士于君珹，珹乃捐錢一千五百緡，俾合餘燼而新之。銅以斤計，舊者三千八百有奇，新者二百有奇，至冬十二月二日，鐘復成。昔天台智者大師深弘法華之旨，未十餘傳其教幾絕。吳越國師德韶為聞十，錢忠懿王遣使航海，求其書於高句驪，後卒盛行，當時之人以國師與智者同族姓，疑其乘願輪而再世焉。今照之名，與子文之號正同，或後或先，又皆以音聲為佛事，較之國師，其跡固殊，所以昭前人之業，使之貽永久而弗墜者，則一而已，夫豈偶然哉？雖然，大圓覺海本無異同，孰能分別後先形相？若區區致泥於名跡之間亦惑矣，必也因聲而生悟，因悟以入道，庶幾無負於斯鐘之建也。與濂近遷居寺東五里青蘿山中，與僧崇侃游甚洽。侃一旦來，謂濂曰：「子盍銘吾鐘乎？」迺為之銘曰：

如來法門，千差萬別，孰方便故，以一音攝。有靈者鐘，即廣長舌，或震或撞，熾然而說。(其一)

五時所宣，諸修多羅，無量妙意，中無不包。一歷耳根，千劫弗磨，寅緣入道，莫此為多。(其二)

白麟溪濱，有大蘭若，是惟香嚴，法器所舍。鬱攸構災。一夕而化，畢竟有形，終屬幻假。(其三)
寺之比丘，咸作是言：「彼成壞相，如風轉輪，往過來續，後先相因，不有廢者，吾何以興？」(其四)
迺謁檀那，迺咨僛氏，迺簡赤金，以歸鑪錘。侈弇中程，薄厚隨軌，外圓中虛，與法為體。(其五)
若龍象眾，暨諸鬼神，胡跪作禮，靡間幽明。臺虡高懸，有聲鏗鍧，如獅王吼，如蛟龍鳴。(其六)
上徹諸天，下入九地，因聞生悟，弗述邪趣，聲聲攝入，曾無留礙，盡轉如來，大圓鏡智。(其七)
我昔嘗聞，此妙音聲，不從鐘出，不由耳生，隨處充滿，非減非增，願咸諦聽，同證真乘。(其八)

清淨境亭銘

補怛洛伽山者，在東大洋海，梵語補怛洛伽，華言小白華。傳云：山有二，皆觀音大士示現之地。其一自西竺歷羅剎鬼國暨諸魔土始至其境，其一即華嚴大經所說善財南詢之處，蓋今所也。山絕起海中，周圍僅百里，滿望冥茫無際翁洲，遠山隱隱，天外如青螺，幽闐遼夐，不可名狀。寶陀禪寺在山南，去寺三里至潮音洞，洞腳插海，張頤欲飲，怒風驅濤，進退擊衝，作海潮音，故名。洞左，佛跡二，印石上，洞顛通穴天窗，白光注其底如月。唐大中間，梵僧拜洞前，燔十指禱之，指且盡，大士為現身說法，授以七色寶石。厥後襲以為常，人以誠感輒應。或現紫金自在相，縞衣被體，而縹帶貫之，珠瓔紛然懸。或現千首千臂像，護法大神翼衛乎後先，可怖可駭。稍轉而右為善財洞，嵌巖中坼，窈黑不可測。外則峻巖壁立，泉氂氂滴下如珠，名菩薩泉。善財時現黛目粉面，寶蓋華鬘皆明潔可指數。從洞拆而北，有石類香爐、類天鏡、類佛牙，奇甚。唯磐陀石上最寬平，可坐百人。雞初號，遙見扶桑五色光發照東方盡白，久之湧出日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或輕煙明霞，左右蔽虧，愈致妍麗，誠奇觀也。自石折而西，有獅子峰，形如狻猊，作跳躑之勢。有象巖、有佛手峰，皆以其形名。有三摩地，嘉木欝森，怪石駢列，臥者、離立者、蹲欲起者、迎躍以舞者，其他勝概，難可以數計。大抵山在海岸孤絕處，重巒複嶂，蒼翠如洗，紫蓀白葩，濯濯滿地。山丹樹高數丈，絳花繞枝，鮮澤如珊瑚林、黃金沙，四布尤璀燦，眩目可玩。海水震盪，無雲自雷，終日轟轟然。頻伽之禽繽飛于青空中，上下和鳴，彷彿如稱佛號。氣象艷曠，絕不類人世，登高四顧，神思飛動，若寘身琉璃瓶中，

一髮塵土不得相侵，誠霄壤間勝特之境也。洪武庚戌春正月，部使者贛州劉君承直與寶陀大師行丕抱杖西東游，使者曰：「皆清淨境也，盍為亭？」大師乃建于寺之南嶺上，從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云。予聞從西方過十萬億國名淨土，纖穢不存，以黃金為地，寶樹重重，迦陵頻伽能演妙法。人思至之，有不能得。豈意東海之區，清淨之境，為頗近之邪？是宜大士顯靈于其地，勒銘亭上，并叩知唯心之學者。大師字大基，行丕其名，鄞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應，蔚為時之名僧。初由佛隴昇主是山，匡眾說法，恢復產業，而振興乎叢林席者，非茲之可備載，故略而不書。銘曰：

大海東匯，厥名維瀛，并包川洛，混合坤經。鯨波四繞，龍島中停，濯濯綠淨，皦皦青熒。片滓弗立，纖塵不驚，如蓮出水，類鑒含明。流雲斂翳，新旭爭熒，金沙布地，寶樹森屏。巨石佛足，嵌洞潮聲，大士顯瑞，梵童揚靈。仙帶翻縹，玄珠垂瓔，月相穆穆，飆馭泠泠。龍君持戟，水伯捧旌，衛茲勝特，控此高冥。倬彼開士，爰謀建亭，草平匪砥，有覺惟楹。直溯寂廓，將齊攖寧，塵因道寂，境逐心清。徜徉淨國，周流覺城，敢告來裔，庸勒新銘。

頌

夕佳樓頌(有序)

夕佳樓在虎林西山中，去城僅五里所，文明海慧法師始作之。法師修習西方觀想，當日如懸鼓時，必面西作禮，舉唱佛號，滅妄歸真，不使毫髮散亂。其命名夕佳，雖取陶潛氏語意，蓋他有所屬也。法師之子具庵玘公，復能丕弘父業，法華一宗恒藉之為大法船，獲濟度者甚眾。具庵以樓徵文，為述頌曰：

大雄妙嚴清淨海，攝受無邊有情眾。眾生念念在散亂，猶如火生積薪間，倏忽起滅不暫停，乃以神通方便智，教之繫念專於一。惟彼西方安養土，無量壽佛之所住，琉璃宮殿黃金地，九品蓮臺池中生，眾寶鳥林能演法，極樂永斷一切苦。其土正值日沒處，眾生知用日為觀，舉頭見日如見佛，開目閉目盡明了，佛光解破諸暗故。心定如山不可移，性中如如顯日相。四教修行隨解進，能想所想各異證。三藏有見皆生滅，通則無實如幻化。二教皆以事定故，別知本性元是佛。次第觀中可馴致，圓門妙解夐然殊，心具一切依正法，以具緣即心日現。法界心起法界日，此則名為空假中，非三非一即三一，用智破惑顯自性。猶大醫王出良藥，

入口熱惱變清涼，種種觀法斯第一，粵從大法來真丹。修者習者無量眾，冥睹如來親接引，身乘七寶金剛臺，一彈指頃生彼國。海慧尊者發弘誓，嚴潔斯樓建道場，每當山氣夕佳時，遙注西方作禪觀。尊者行成生上品，有子夙具大乘器，本性之日常在目，妙勝光明時發見。我生本是菩提種，誤嬰世網未解脫，暮年遘此殊特事，如飲醍醐生慶快。願結樓煩淨社緣，西向落日志心禮，唯心唯色妙難思，當處顯現無非佛。

天台教宗圓具圖頌

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此天台教觀第一義也。有能於此悟入，融萬法而歸一心，即一心而達三諦，其近於佛之知見乎？比丘法咸示濂圓具圖像，於是合掌作禮而說頌曰：

我觀妙境不思議，三千性相恒宛然，心佛眾生本無二，不為迷悟有增減。大充法界小塵沙，一一具此無量法，須知一念即三千，三千一念亦如是。譬如空懸十寶鏡，鏡前爇一光明燈，一燈遍入一切處，一切攝歸一燈內。光光涉入了不礙，互遍互融無盡藏，此境即空即假中，而亦不落空假中。非先非後非異時，舉一即三三即一，事理俱攝無差殊，修性齊照亦不別。五佛開顯大車譬，只此一乘圓具旨。若祇觀心不觀具，乃以一觀分二家，或約三諦作二造，有昧圓融祕密義。妄嗔染淨無異觀，是非能所亦雙泯，遍虛空界盡法身，一法外求即邪道。唯此如來正法輪，有非語言能擬議。大海可飲風可捕，歷劫讚嘆莫能盡。

偈

朽室偈(并序)

材仲禪師嘗名其室為朽，而徵辭于韓莊節公、黃文獻公，二公既為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濂為黃公弟子，復令說偈繼之。濂也何人，而敢犯是不韙哉？雖然，不敢辭也。為之偈曰：

鄞有開士，屢主名剎，其所住處，遂館曲房，堅緻華好，開士顧之，獨名為朽。我問開士：「彼所謂朽，雨風所侵，螻蟻所蠹，棟撓檐拔，今則靚飭。如上所云，以朽為名，不亦厚誣？」開士答言：「屬世間相，無有弗壞。譬如春華，朝上穠冶，夕則零墜，何有真實？今之所居，雖號堅好，我目視之，無不朽者。楹桷壯麗，視如敝漏。丹臒絢耀，視如黜昧。超然此身，如託虛空，畢竟虛空，無有壞相。豈惟是室？觀人亦然，地水火風，假

合而成。迷者自恃，等于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即是幻，世即是夢，而況是室？終歸于空。若能于此，入正思惟，觀室無室，觀身無身，庶幾可入，真空觀想。」我問開士：「善學佛者，無欣無厭，如開士言，是有厭心。所言朽者，因堅而名，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縱已朽，堅性終在，我本無堅，朽從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況樂觀空，是為空病，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空，非有非無。其室永存，何緣能朽？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何有礙？」開士聞已，破顏微笑，揚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立即成妄。請返塵轅，毋戲論法。」

柳庵偈（并序）

本然淨上士，吳興人也。問道于淨慈同庵禪師，已而侍司，陞主藏經之室，結廬苕谿上，環植垂柳，遂扁曰柳庵，因以自號黃鶴仙人，為繪成圖。予謁同庵南屏山中，本然乃來徵予說偈。偈曰：

柳乃植物類，既已強名柳，庵與柳異趣，曷以柳名庵？庵柳不相涉，況復號諸人？若使會于一，適越而首燕，雖欲強相從，畢竟無合日。咄茲繪事假，非柳亦非庵，庵中亦非人，無一是真實。咸因觚翰力，幻出諸影像。盲者來捫摸，但見紙成軸。絕類梵志家，夢中而說夢，重重皆虛妄，誰為能覺者？眾生強分別，見異不見同，世間諸品類，隨念各現前。諸佛善圓融，見同不見異，萬彙方芸芸，含攝盡歸一。非指可喻指，非馬可喻馬，難以目之睹，乃成心所障。有人斯有庵，有庵斯有柳，三者無二相，物我齊冥故。上士志心聽，我說柳庵偈，白石雖點頭，未嘗談一字。

清齋偈（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于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工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以義中證修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既豔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窗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水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為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冥寂于至道，見焚沈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于水，非火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遘香水，香氣從何起？因知

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煙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即圓融。悟理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後先了不別。敷演真實義，普度有情眾，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真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徹無纖翳，特為作證明，表此清淨法。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有序)

方外範堂儀公來言：「同袍有原要宇簡中者，日本之人也，姓藤氏，為其國貴族。年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給灑掃之役。久之，國師為薙落，受具足戒。尋往建仁與聞在庵禪師大法要旨，遂使侍香左右。每慕中夏禪宗之盛，洪武甲寅夏，不憚鯨波之險航海而來，憩止南京大天界寺。聞江右多祖師道場，欲往禮其靈塔，頗聞古有贈言之禮，世恒相因，先生能不廢之乎？」予曰：「此吾俗間事也。簡中學絕俗之道，文字且不當立，況予之賸語邪？」範堂曰：「請為一偈何如？」予曰：「杳冥之中，其光如曛。不依形立，常與道存。雖偈亦奚以為？」範堂曰：「此姑寘之。第二門中，何事不可說？先生自通一大藏教，乃欲遏絕初機之士乎？」予曰：「本自現成，誰為初機？一且不有，孰居第二？強生分別，去道茲遠也。」範堂曰：「先生辨固辨矣，吾無以酬之。簡中必欲徼片言之賜，慈悲者果能拒耶？」予笑曰：「如此則或庶幾也。」于是合十爪，而唱偈曰：

諸法本無滅，是故無所生，其意果云何？本性不變故。眾生墮虛妄，常見有生滅，因緣十二支，猶如玉連環。鉤鎖不可斷，正滯無明根，根斷枝葉枯，豈復能滋生？若能斷其生，而死自然滅，不見有一法，滅將從何起？如來最方便，示此思惟修，蕩相而明空，功德難思議。如執金剛劍，寒鋩湛秋水，斬除諸煩惱，智慧即現前。轉移剎那間，不見有真妄，如種缽特摩，出自淤泥中。華雖未敷榮，其實已全具，雙舉復雙收，不見有先後。如然長明

燈，于彼昏暗室，明生暗即亡，非暗往他所。明暗本無二，不見有出入，沙門汝當知，此乃真實義。迴光自返照，照性亦并忘，前滅既不接，後起亦不引。前後際皆斷，無思心正住，所謂諸因緣，銷殞無餘者。江右多古塔，骨朽已千載，塔前諸樹林，晝夜談妙法。熾然雖不停，無耳乃得聞，沙門汝當知，勿墮于色聲。有佛與無佛，不可生執著，行行早休歇，契彼無上道。

雲谷偈

雲出谷中，境也，氣之所寓也。道陵師，沙門也。其以雲谷自號，是寓乎寓者也。若以一真法界言之，凡所寓者皆妄也，況妄之又妄者乎？一旦心空法空，則諸妄皆真矣，何雲谷之有哉？為說偈以明之，偈曰：

白雲出空谷，此是山中境，上士以自號，是心隨境轉。我日本無雲，雲出亦非谷，終日遍太虛，不著於一處。我心能轉之，一一皆自在，此為空谷義，上士當聽聞。聞聞了不聞，頭頭皆是道，苟著於一邊，但見谷中雲。初如一縷絲，漸成兜羅綿，敷布於四方，遂成澤物功。此是第二門，初非真實義，勿謂老書生，妄意談般若。

說

聲外鍠師字說

曇鍠上士以聲外為字，請予為之說。夫鍠，鐘之聲也，聲果在外乎？曰外也。鐘雖在內，其扣擊之也，其音遠揚，或一里所焉、或四三焉、或十焉，鏗鎗震撼，如雷電發於太空，果在外非內也。然而人必有形而影始隨之，天必行雲而雨始從之，銅必成鐘而聲始應之，不然，則摶泥肖鐘，叩之則紈然寂無遐聲；削木為鐘，撞之魄然，縱有聲，不踰於戶閾矣。如是謂之內可也，非外也。此猶涉於偏也。由體以達其用，內而外也；從末以推其本，外而內也。此猶局於器也。一沙之內，法界具焉，內乎內而非外也。虛空無盡，何有限封？外乎外而非內也。此猶未能忘乎境也。我無內，孰能求吾之外？我無外，孰能求吾之內？此非內非外也。非外非內，則內外混融矣。雖然，聲無內外也，心有內外也。心生而內外生，心滅而內外滅，即大雄氏所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者也。心實即有，心虛即無，慎勿為內外所惑也。余嘗宴坐般若場中，深入禪定，有鉅鐘朝夕出大音聲，我未嘗聞之也。此無他，所聞既寂，能聞亦泯，能所

雙絕，非聞聞而聞聞自見矣。於斯時也，求聲之在內者尚不可得，況聲外者乎？上士以聲外為字，蓋欲離夫聲塵而超出其間也，非謂鐘之聲有內外也。然有外則有內，既曰聲外而未忘乎內，是逃影而行日中也。予懼其泥夫跡也，因辨聲之有內外者以貽之。上士，四明人，蒲庵翁入室弟子也。禪宗教典皆潛心探賾，而尤精詩文，叢林中咸敬禮之。蒲庵寓居京師護龍河上，上士凡三次來省，士大夫高其行義云。

報恩說(為罕無聞沙門作)

如來所說《父母恩難報經》云「父母於子有大增益，設使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未足報父母之恩。」佛言如是，則凡有父母者，不問在家、出家，皆當報恩。何以故？我之肌膚筋骸，非父母不生；我之飢飽寒燠，非父母不節；我之出入勞逸，非父母不念；我之就安避危，非父母不分；我之循理屏欲，非父母不教；我之離俗學道，非父母不成。父母恩德至廣至大，雖竭恒河沙算數亦不能盡。天台有一沙門，名曰無聞，既著福田衣，參善知識，晝夜六時，每思父母恩深，未知所報，不遠千里，特來娑羅林中，五體投地而白無相居士曰：「《難報經》中所說父母之恩，鴻博勝羨不可思量。弟子欲假如來三昧之力，升濟神明，未知何法而可？唯願居士慈悲分明開示。」居士告言：「沙門！汝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本。何以故？眾生由情生恩，由恩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戀不捨遂成妄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沙門！汝欲報恩，莫先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盡，性源自澄，能如是者，名大報恩。何以故？愛為欲水，混混不窮，能滋長一切無明枝葉，茂骫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為利劍，鋒刃難觸，能斬伐一切智慧善果，生意刊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為毒藥眾苦慘刻，能斲喪一切眾生身命，七竅流血，彈指變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燄，光芒燭天，能焚毀一切廬舍器物，化為灰燼，無復孑遺，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虎狼爪牙銛利，能吞噉一切有生等類，窺伺搏噬，最可悕愕，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魑魅，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修善之士，顛倒錯謬，喪其本真，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航，檣傾楫弊，能沉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徙，不到彼岸，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枳棘叢生道，傍能鉤罣一切塗行，商旅冠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傾崖，摧墮無時，能壓碎一切動植諸物，有識、無識皆為齏粉，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蚖蛇，口噴毒火，能戕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膚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

道。以是思惟，愛之為害，不可具言。沙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即可破妄，汝能破妄即是返真，直入菩提之路，福德所被無量無邊，雖聚七寶高如蘇迷盧山，持用布施不足過也，是為大功德力、是為不思議勝力、是為十方大覺如來三昧神力。報父母恩孰出於此？」沙門聞已，得大饒益，頓然了知恩愛本空，法塵清淨。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九

(常熟縣居士楊，捐貲刻此　護法錄第九卷。

天啟癸亥年秋月徑山化城識)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十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袾宏　輯

虞山錢謙益訂

題跋

恭題　賜和托缽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菩薩果位中人，慈憫眾生，故乘願輪，降生人間，執符御曆，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為閻浮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欽惟　皇上撥亂反正，出斯民於塗炭而衽席之。既臨　宸御，洊建無遮大會于鍾山，度諸幽滯。將行事，　上致齋便，閤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僧為誰？」臣以前住持開元文康頗著托缽歌行世，見寓古開善道場。明日，　大駕幸鍾山，召見文康，索其歌觀之，　天顏怡懌，遂敕奉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夜二鼓，　上命兩黃門跪張于前，且讀且和，運筆如飛，終食之間而章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援據經論，滔滔弗竭，至於西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辨才無礙，而能遽至是邪？越三日，文康受　賜而歸，裝潢成卷，將留鎮山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王道真乘並用，每下璽書護其教，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烝民也。　上今俯和文康之歌，所以推獎禪宗而勉勵其徒者，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尚宜勒諸堅玟，導宣　上德，以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壬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是賜。又明年甲寅春二月，始拜手稽首而題其後云。

跋新刻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後

天界禪林，有比丘曰惟肇，具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一切有情共升清淨毘盧覺地，於是募刊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雄氏為十二大士說本起因地，究其所修，不越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去惑離愛，其故為最盛，宜乎比丘拳拳樂此而不忘也。金華宋濂胡跪合掌，為之贊曰：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菩提，更無煩惱者？真體遍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著間，清淨且穢濁。雖不容纖塵，未嘗

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像本現前，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足。若使善泅者，捕影於水中，汪洋茫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元是佛，不待登圓覺，苟欲求證時，即無能證者。此為上根人，談此無礙法。肇師大方便，勸人真正修。修之果何為？孜孜在三觀，庶得祛愛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據，竟登涅槃門，非真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跋法華經

烏傷溪上有一居士，傅姓權名，欲報母德，無以自效，一旦思惟：「如妙法華，實經中王，至誠歸依，當得分願。」乃筆成卷，乃鳩眾緣，鍥于文梓，用廣流通。無相居士驩喜讚歎，為說偈曰：如來三輪不思議，五時演說度迷情，惟此法華真正門，獨能廢權而立實。四味之麤皆已盡，一乘之妙乃圓融，從茲無二亦無三，是則名為最上乘。若曰小大不相即，不識何以攝群機？欲暢如來之本懷，舍此莫求真實義。粵自三譯來震旦，塔廟在在放光明，譬如日月行中天，不分淨穢皆照了。須知不假身外求，心佛眾生元不別，常境如如本無相，常智寂寂亦無緣，三觀三諦皆現前，不分後先與中外。居士欲報慈母德，繕書入梓以流通，一一毫端現諸佛，熾然說法遍十方，見聞無不起信心，共入毘盧華藏海。

跋戒環師首楞嚴經解後

《首楞嚴經》，其立題凡三：一名遍知海妙蓮華王十方佛母，一名悉怛多般怛囉(即白傘蓋)無上寶印清淨海眼灌頂章句，合今題而為三。其本指則五，以人法為名，常住真心為體，圓通妙定為宗，返妄歸真為用，上妙醍醐為教，大概欲使眾生開圓解、立圓行、登圓位、證圓果而已。若稽其何時所說，其在法華開權顯實之後，涅槃扶律談常之前乎？蓋波斯琉璃之異代，持地耶輸之所證，左右參驗，誠足取信。所以長水璿、孤山圓、長慶巘、渺潭月諸師，號為科判名家，未敢有易斯說者。予在虎林，見五臺沙門善攝解本，獨判楞嚴在般若之後、法華之前，心雖奇其說，而頗意其為一人之私言。今觀溫陵戒環師所論，正與善攝同，其謂阿難既於法華諸漏已盡，不應於楞嚴未盡諸漏，而經中言最後垂範，實楞嚴法會之最後，非臨滅之最後者，尤發善攝之所未發。予竊自嘆玄理之在人心，雖南北之殊，風土頓異，而其不隨物以變遷者未嘗不同。惜予儒家者流，弗悟建相分別之理，無以知其孰淺而孰深也。謹用識其立題本旨及異同之說於卷末，具金剛觀察智者當能有以決之。

跋金剛經後

先佛所說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而此《金剛經》實當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姚秦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始用華言翻定，元魏菩提流支、陳真諦、隋笈多、唐玄奘、義淨相繼，各有所譯，號為六家。唯什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而梁蕭統復分第為三十二，故今特盛行于世。其二十一分增多六十二字，即非什本，而後人據五譯以鈔入之爾。世之名僧達賢銓釋此經，殆且百家，獨無著、天親二論師配一十八住，斷二十七疑，允合先佛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濂欲據之作集解一部，病於烽火未息，志莫能遂。因繕錄成卷，寘巾箱中，朝夕玩繹，庶幾了空名相，洞明覺地，他日於一毫端現諸萬象，破種種迷、成種種智，尚未為晚也。

至正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無相居士金華宋濂題。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日休嘗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為一經而注釋之。復患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別立章號，析為四十有二，學佛者喜其據義之弘博也，遞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讀而病焉，蓋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日休華人，素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攷知其得失？佛言微妙，雖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其偽真？是皆不能無所疑也。昔者孫明府患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著論頌重加刊削，修成一部，而斥長水、孤山二師以為依句而違義，正與日休略同。大慧杲公直以毀謗聖教闢之，孫之書因不行世。日休與大慧為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巖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謾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泉府都事東陽何公福僧心崇內典，特粉黃金為泥，寫《般若心經》，僅五十五字，而公遽捐館舍。後六十年，而公之孫觀光，始補書為完經。初公既寫是經，藏篋衍中，時聞金石鏗鏘之聲，家人亦不知為何祥。觀光偶見之，遂續其後，於是其聲遂絕。噫！亦異

哉！稽之在昔宋慶曆中，張文定公安道自禁林出守于滁，入琅琊僧舍，見《楞伽經》二卷，恍然悟其前身所書尚缺二卷，安道遂從而補之，世號為二生經。今都事公書之於前，而觀光續之於後，祖與孫同一氣所生者也。雖曰異世，而精神感通終出一軌，較之二生，不尤為至近者乎？竊惟《心經》凡更三譯，實大部般若之樞要，首之以五蘊，繼之以十二處、十八界，因其根有利鈍，故其說有廣略，非夙有緣契，莫能注意於斯，觀光可謂善繼先志者矣。濂又聞安道既見《楞伽》開卷未終，夙障冰解，從是有所悟入。觀光他日於一言之下洞徹心源，其造詣未必出於安道之下也。觀光尚勗之哉！

跋金剛經篆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上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終有盡時，喻如虛空，庶幾無盡。濂以古篆，寫成卷軸，隨寫隨空，不見有跡，光明熾然，遍覆大千，是用持寄，穆菴禪師。禪師所見、禪師所言、禪師所履，與此般若，非同非別，同別兩寘，現前見佛。

題金書法華經後

右金書《法華經》七卷，迺一軍校破燕都時所獲，欲焚經取金，以資日用。其第七卷已燬，軍校之父愀然弗寧，遽持前六卷售于銕塔禪師，禪師傾衣盂酬之。未幾，高麗蔡洪司丞匍匐求觀，觀已潸然泣曰：「此洪所書，以報父母之恩者也。戎馬紛紜，逃難解散，豈意於此重見之？」禪師益神異其事，乃粉黃金為泥，介舊友穆菴康公請補書其亡。予既書已，合爪言曰：「是經在處，天龍護持，將燬而弗之燬，垂亡而弗之亡，此何以故？蓋將放如來之慧光，破眾生之重昏也。雖然，經之功德不繫有無，洞照十方，初無一字，火不能爇，金不能書，一涉有為，即第二義。學佛之士又當於此而參之也。」禪師名善慶，號雲房，古林茂公之法嗣，年已八十，純實無偽行，舊主正覺禪師院，今退栖蔣山之西菴云。
洪武癸丑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記。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憫群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為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沙門支彊梁樓所譯，前魏陳留王時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

是矣。初因吳僧道裕誦出，不具翻譯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為謗議，沈酣名相之深，宜無怪者。四明祖杲禪師嘗閱齊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題錢舜舉應真圖

錢舜舉所貌應真渡水圖，備極情態，此畫史恒事爾，或者妄謂應真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為紙墨所惑可也。

跋清涼國師所書栖霞碑(代黃侍講，今載侍講集中。)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主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嘆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為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睹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毘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卷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果。覽者毋徒弊弊焉，索之於形跡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也。

題繼絕宗賦太璞詩後

右鏡中憶佛叟所賦太璞詩一章，贈其弟子具菴法師。具菴久從叟受經，傳三觀十乘之旨。本末弗遺，小大兼舉，叟甚愛之，故因具菴之名如玘，而字曰太璞，且為賦是詩，惓惓以苦彫琢輕，暗投為戒，師弟子之間，可謂恩之至、義之盡者也。然而教中諸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冥息而已，正不欲其暗投，況復雕之琢之以傷其璞哉？叟之含意也亦深矣。具菴嚴奉叟戒，秘藏不露，道成之後，沖然而若虛，然而玉氣燁燁，上射斗牛，終有不可掩者，黑白同辭，遂推具菴為台宗巨擘。具菴雖欲自閟，孰得而閟之哉？嗚呼！名者實之賓也，實茂而名彰，亦其理當然爾。具菴裝詩成軸，而徵濂識之，於是乎書。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予觀朱長史所撰一雨大師塔銘，不覺為之嘆曰：嗟乎！精誠之至，何所不應哉？鄒衍慟哭，六月降霜。魯陽揮戈，白日退舍。夫以匹夫之微，尚能感天象之變，況學浮屠者志念專一，而外物不足以汩其真乎？大師焚身而甘露降，亦其理之恒爾。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庸庸爾、碌碌爾，何以致是也？豈亦有宿因乎？予則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從容就火之時，一心唯知有雨爾，無絲毛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乎天，天惡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浦陽江上有僧曰祖登，禁雨三日不應，登康侯山墜崖而死，大雨即隨至，其事亦猶是爾。祖登之歿，鄉人至今尸祝之有如大師者，長史寵以雄文，且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木茹澗飲者爾，亦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尚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餐者，可愧哉！可愧哉！

題江南八景圖後

圜悟諸子，唯虎丘大慧倡道為尤盛。東叟穎公則大慧之曾孫，癡絕沖公則虎丘之玄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烈，其以江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留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為物所轉。雖繪事之微，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般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足以識此也。是卷，癡絕歸之東叟，東叟歸之仰菴，仰菴又一二傳，而今天王講師藏之。頗觀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　國朝洪武四年辛亥，已歷一百三十四年。其去作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傲兀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有暢文溪題識，文溪蓋與剡源載師初游，亦名僧云。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右大慧和尚杲公為僧清立所作疏，凡一百九十四言，乃公七十一歲時書，其凌厲橫逸之氣，老而不衰，於此猶足見其彷彿。人知仰公者，唯知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群迷，而不知其忠義耿耿，注意於家國者甚篤。縱有知其忠義者，而又不知其戲游翰墨，循蹈矩矱，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公之應物無方，是謂如神龍變化不測者矣。疏文不局於駢儷之體，而特舉趙州公案為言，無非欲闡大法以昭示人人。後來沈溺葩藻，而於道無補者，其尚以公為鑒哉！清立字無欲，公嘗稱其堅厲入道，蓋亦佳士云。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懷深遺墨三紙，其一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之樂小法、其三言書不必聖人合道者從，鑿鑿皆真實語，有益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八世孫，蔣山之第九祖，真證實悟，為人天師，故其德聲洋溢乎遠邇，雖其身已歿，而靈驗尤為著顯。字畫本非其留意者，筆意圓熟，動中規矩，世之臨池苦心者或未能遽及，誠可寶也。金壇一萬，中師嘗分座說法於蔣山，因購獲之，不翅見摩尼珠。諷詠之久，如聞禪師謦欬之音。雖然，中師尚勉行其言，毋徒玩其遺墨而已也。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予幼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禪師經賈似道墓，詩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己是僧彬」之句，最得詩人優遊不迫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宰輔，傲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卹之，其卹之者唯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崗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此詩，將有餘愧矣。此實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因濟藏主以禪師手跡，與元叟端公山居謠聯為一卷，詣余求題，故為疏詩之義。若此山居謠，寄興高遠，綽有寒山子之風，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為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贍，至於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鉅公悉趣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汎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為土苴，況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違矣。雖然，汝霖遍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於翰墨間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為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有粗跡而本無粗跡，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二惟一，初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遠州高園人，姓藤氏。嘗掌書記於蘇之承天寺，繼同五山諸大老入鍾山，點校毘盧大藏經，其同袍皆畏而愛之云。

洪武九年春三月，翰林學士宋濂跋。

題栖雲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其所載紫巖靈巖勝，概分明如畫，時正當祥暑，不覺涼颼生肘腋間。今年夏六月，客有授予蘇太史《棲雲軒記》，記為本菴上士作，其狀靈巖之景亦分明如畫，蒸溽為之頓消。嗚呼！因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興遄發，尚忘其時之燠炎，況親睹嵬眼[泳-永+頃]耳之勝者乎？蓋玄靖久栖此山，太史亦嘗出游覽，故其言真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跋《山栖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云：「若夫雲幻非幻，契經多言之，苟欲重宣其義，非千百年莫能盡。他時或造山中，當敷座於巒光水影間，為上士說法未晚也。」

跋佛頂托缽歌諸文後

穆菴禪師康公，耽樂法乘，見諸履踐，每念先佛以乞食為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尚恐留情末法，乃一切悖之，而唯嗜欲是滋是長，於是著托缽之歌。古者專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上道，亦無自滿之意。末法乃中道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於是書《首楞嚴經》十種識陰之文，在昔陀摩尸利刻苦修行，獲遇堅牢比丘相與激勵，卒趨覺門，而使彌樓犍陀佛法再興。末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誠心向道者，於是錄堅牢石室之偈，其一則詠之以己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概勉人捨妄入真，無乖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此，其可不為慟哭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無之？若讀斯卷，當有蹶然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予亦望之。
無相居士金華宋濂題。

跋德禪師船居詩後

右船居詩十章，唯菴然禪師所賦。蓋禪師嗣法千巖長公，千巖則普應國師之弟子也。普應證道之後，因欲避世，多好船中居，至大己酉泊儀真，辛亥泊吳江，延祐丙辰泊南潯，故詠船居者頗多，而廣錄中所載者僅一二耳。今唯菴亦有斯詠，其殆有所本歟？然船非水則不可行，水非船則不可居，必二者相資而後成也。無相居士則不謂然。我非船，何處不可行，豈特水哉？我非水，何處不可居，豈特船哉？是將有不假跡而見、不依形而存者矣。唯菴以為何如？唯

菴之詩，托物為喻，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予故推其祖孫相承之，故喜而為之書。

跋廬阜三笑圖

廬阜三笑圖，蓋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及浮屠慧遠也。相傳圖始于盧楞伽，世人臨摹者甚多，而先儒是非之者亦不少。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沒于宋元徽五年丙辰，壽七十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于義熙三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耳。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年餘，淵明之死亦二十餘歲矣。若淵明生于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于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也，安取所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遂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修靜之事，其有不考者乎？蓋晉有兩修靜議者，弗是之察，故遂致此紛紜也。趙彥通廬岳獨笑之篇，乃黃口小兒強作解事者耳。一者之論，其不同有如此者。維楊郭君逵以此卷求題，凡淵明之出處，　國朝諸大老若肅貞敏公、楊文獻公、商文定公及司業硯公論之已詳，區區末學何敢妄贊一辭？姑取前輩是非之未決者，就洽聞之士質焉。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屩摳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巴且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為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一人背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史》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索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于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不共時者，蓋

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為方外之遊。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群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十(終)

(常熟縣居士宋奎光，捐貲施刻　護法錄第十卷。

天啟癸亥年秋月徑山化城寺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